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0n1382

無準師範禪師語錄

(侍者) 宗會・智折・覺圓・如海・妙倫・惟一・了禪・了心・普明・了南・紹曇・了覺・師坦・妙因・至慧 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382-A
  - 佛鑑禪師語錄目次
  - 佛鑑禪師初住慶元府清凉禪寺語錄
  - 佛鑑禪師住鎮江府焦山普濟禪寺語錄
  - 住慶元府雪竇山資聖禪寺語錄
  - 住慶元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語錄
  - 住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 小參
  - 佛鑑禪師法語
    - 示惠侍者(前住能仁)
    - 示心侍者(前住馬谿)
    - 示光首座(住福林)
    - 示覺長老
    - 示寧侍者(見住靈巖)
    - 示南藏主
    - 示湛上人
    - 示湛然道士
    - 示彬典座(受牒正覺)
    - 示日本然上人
    - 示清藏主
    - 示瑜上人
    - 示求堅上人
    - 示超如二上人
    - 示受業覺上人
    - 示溥塔主
    - 梁王寺捺塗田求語
    - 示曇上人(號竺源)
    - 示仁上人
    - 示徹上人
    - 示周司戶
    - 示鑑侍者
    - 示垠侍者

- 示升上人
- 示月上人
- 示寧藏主
- 示塋上人
- 示湘監寺
- 示燈禪客
- 示小師德通禪客
- 示日本爾侍者(住東福)

- 普說
- 拈古
- 頌古
  - 世尊拈花
  - 女子出定
  - 賓頭盧親見佛來
  - 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
  - 那吒太子枏肉還母枏骨還父
  - 居一切時不起妄念
  - 六祖風旛
  - 馬祖陞堂百丈卷蓆
  - 馬祖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
  - 日面佛月面佛
  - 即心即佛
  - 廬陵米價
  - 石頭問長髭大庾嶺一鋪功德成就也未
  - 藥山久不上堂
  - 藥山坐次僧問和尚兀兀地思量箇什麼山云思量箇不思量底僧云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山云非思量
  - 龍潭送天皇餅
  - 趙州親見南泉
  - 趙州洗鉢盂(二)
  - 趙州訪二庵主
  - 婆子偷趙州笋
  - 趙州勘婆
  - 溈山普請次有一僧聞版聲呵呵大笑而歸
  - 溈山同僧樓上看雨
  - 劉鐵磨到溈山溈山云老牸牛汝來也
  - 仰山插鍬
  - 清稅孤貧乞師賑濟

- 洞山萬里無寸草處去
- 大隨蓋龜
-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
- 巖頭起滅不停
- 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霜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云什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石霜石霜云這老漢著什麼死急玄沙山頭老漢蹉過也
- 地藏種田博飯喫(二)
- 國師三喚侍者
- 漸源吊慰
- 盤山聞歌郎
- 僧問天章寶月禪師如何是佛法大意章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便與麼去時如何迢迢十萬未是遠
- 皓老布裩
- 僧問谷隱慈照和尚如何是道照云臘月三十日
- 僧問古德如何是和尚深深密密處古德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祗待
- 山前麥熟也未
- 人間無水不朝東黃河因甚向北流
- 僧問大龍色身敗壞

◦ 偈頌

- 花光十梅
  - 懸崖放下
  - 絕後再甦
  - 平地回春
  - 淡中有味
  - 一枝橫出
  - 五葉聯芳
  - 正偏自在
  - 高下隨宜
  - 幻花滅盡
  - 實相常圓
- 朝陽穿破衲
- 對月了殘經
- 入已還閉
- 懷古
- 四威儀
- 次建康留守趙龍圖雷音堂韻

- 次平江知府鄒編修韻(并引)
- 次長沙趙督相送惠首座韻
- 次韻題大梅常禪師塔
- 寄雲居掩室和尚
- 少室
- 止翁
- 石田
- 別浦
- 高原
- 死翁
- 復古
- 雲谷
- 枯木
- 無際
- 訥堂
- 掘[泳-永+盾]
- 常覺
- 琴枕
- 跛翁
- 臭庵
- 次野雲南和尚雪竇錦鏡韻
- 送趙龍圖歸四明
- 送無相和尚歸鄉
- 送訥堂和尚住秀之天寧
- 送率庵和尚住雲居
- 送凝藏主歸蜀
- 送曇藏主雪峯見癡絕(前佛隴)
- 送姝昭上人歸鄉
- 林泉野人
- 再鑄粥鍋
- 大芙蓉接待
- 寧海接待
- 鷄鳴接待
- 元道士(前玉隆知宮)
- 淨道士
- 相士
- 無方刊字

◦ 讚佛祖

- 釋迦出山相
- 觀音大士
- 漁婦觀音
- 文殊大士為龍女說法(泰首座請讚)
- 三教合面相
- 十六羅漢
- 須菩提
- 布袋
- 維摩居士
- 達磨祖師
- 祖師圖
- 豐干
- 寒山持經拾得手接
- 蜆子
- 金華聖者
- 端獅子
- 普化
- 泉大道
- 郁山主
- 言法華
- 鳥窠
- 臨濟
- 忠道者
- 靈照女
- 常不輕童子
- 豐干寒拾虎四睡
- 題巖寒拾
- 圜悟(妙喜侍立)
- 大慧
- 破庵(為即庵讚)
- 無相(祥長老請讚)
- 孟保相

◦ 自讚

- 鄒編修請讚
- 彰聖輝長老請
- 興化益長老請
- 定慧圻長老請
- 延慶日長老請

- 倫侍者請(見住瑞岩)
- 東林日長老請
- 覺際融長老請
- 曹山榘長老請
- 洪長老請
- 永壽礎長老請
- 因大師請
- 日本琳上人請
- 禪人請讚
- 小師德輶請
- 德義請
- 德濬請

◦ 小佛事
- 為天童無際和尚起龕
- 為靈隱妙峯和尚秉炬
- 為印西堂秉炬(塗毒小師)
- 為擇維那秉炬
- 為一維那秉炬
- 為開上座秉炬
- 為覺上人秉炬
- 為海觀上人秉炬
- 為足知倉秉炬
- 為欽上座秉炬
- 為堉上人秉炬
- 為聞上座入塔
- 為法清上座入塔

◦ 序跋
- 跋大丞相游公所書心經
- 跋圓覺經集注
- 費居士請諸山書金剛經得最後一分仍命跋
- 跋能凝範三人讚十二散聖
- 跋船子和尚頌後
- 跋圜悟法語
- 跋大慧法語
- 跋雲窠語錄
- 跋念鐵觜語錄
- 跋嘯巖語錄
- 跋少林語錄

        - 跋石巖語錄
        - 跋石田語錄
        - 跋大歇語錄
        - 跋大慧出隊歸止知事頭首出迎手帖
        - 跋破庵法語
        - 跋癡絕書石田語
        - 跋無庵語(孟少保)
        - 書楊省元學道論
        - 枯禪序
        - 跋闡提頌軸
        - 跋弼知客山水軸(破庵石田癡絕跋在前)
        - 跋用庵軸後
        - 跋出化先馳頌軸
        - 題牧牛圖
        - 題僧畫草虫
    - No．1382-B 大丞相游公祭文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82-A

維佛鑑老自蜀道來，早與石田師兄同為破菴上足，得句中眼，秉梱外權，險如劒閣崇墉，壁立萬仞，奪却梓潼如意，截斷眾流。自清凉過焦山，由雪竇移鄮嶺，業風飄轉，驅來五頂峯頭，宿債難逃，爭奈西番劫火。你諸人百般較計，這些子一味癡頑，瓦礫成堆，椰栗杖依前橫竪，工徒雜作，金剛圈各自嚥吞。凡五會問答舉揚，被叢林勘驗不少。順寂之前一月，蒐揀而為臣編，況曾信筆親書，自甘招伏，更引旁人作證，忒煞周遮。點檢將來，有甚交涉？祇恐旃檀林下展轉傳抄，何如搕[木*(天/韭)]坑邊等閒拋擲？且圖省事，免起禍端。然雖如是，這一則公案畢竟如何合殺？不見古人道：陽燄何曾能止渴？畫餅幾時充得飢？勸君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咄！淳祐歲辛亥月建丑日壬子，滄洲道人程公許希穎霅溪寓隱西瞻堂書。

佛鑑禪師語錄目次

序
卷第一
　慶元府清涼禪寺語錄
　鎮江府焦山普濟禪寺語錄
　慶元府雪竇山資聖禪寺語錄
　慶元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語錄
卷第二
　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卷第三
　小參
　法語
卷第四
　普說
　拈古
卷第五
　頌古
　偈頌
　讚佛祖
　自讚
　小佛事

序跋
祭佛鑑禪師文
卷第六
奏對錄
行狀

No. 1382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一

佛鑑禪師初住慶元府清凉禪寺語錄

侍者　宗會　智折　編

師於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入院，指三門云：平直道路，敲磕門庭，豎四橫三，是人知有。新清凉到這裏，又作麼生入寺看額？佛殿你坐我立，尺短寸長，口耳不及，正好商量。商量箇什麼？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
踞方丈。前三後三，今日明日。達磨不會，九年面壁。
拈府帖。祖師巴鼻，衲僧巴鼻。有些巴鼻，全沒巴鼻。因甚如此？公驗分明。
拈法衣：著清淨衣說法身佛，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著無分別衣說化身佛。遂提起衣云：這箇是什麼衣？眾眼難瞞。
指法座：須彌寶座高八萬四千由旬、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當自立身如彼座像，乃可得坐。且道新清凉身長多少？乃云：俱。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金輪統御、玉葉騰芳，四海歸仁、萬邦入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　判府節制尚書洎闔府尊官、　判縣郎中，伏願永佐明君、長居祿位。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楊岐第八世前住安吉州鳳山資福禪寺破庵禪師大和尚爇向爐中，用醻法乳。遂趺座(問答不錄)。
乃云：靈山話月，曹溪指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挂在壁上未曾動著，今日無端入這行戶。事到如此，也只得東簸西簸，未免拈起多年曆日，於中點出些子悞賺處。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道江南兩淛春寒秋熱。然雖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復舉：永明潛禪師，僧問：達磨西來，傳箇什麼？潛云：傳箇策子。僧云：恁麼則心外有法。潛云：心內無法。後來佛鑑拈云：心

內心外，有法無法，稍稍參問底便知。只如道傳箇策子，且道策子中說箇什麼？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師拈云：大凡明辨古今，決斷是非，也須是斬釘截鐵始得。佛鑒恁麼提掇，前頭莽鹵，末後顢頇，所以蹉過策子裏頭事。且道策子裏頭畢竟說箇什麼？上大人，丘乙己。
當晚小參(問答不錄)，乃云：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用不停機，隨宜應變。有時好未必好、有時惡未必惡，栴檀林裏噴伊蘭，鐵牛擎出黃金角。這箇則且置，只如據令一句作麼生道？吹毛曾不動，徧界髑髏寒。
復舉：德山示眾云：今夜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師拈云：德山老兒一條脊梁，硬似鐵，拗不折，無端被這僧將一片麻皮等閑纏倒了也。且道諸訛在什麼處？具眼者辨取。
謝兩班，上堂。一箇是一箇，兩個是兩箇，東土小釋迦，西天胡達磨。拍膝一下，云：卞璧驪珠成滯貨。
浴佛，上堂。今朝又值四月八，天下叢林皆浴佛，清涼有令不能行，隨例大家[病-丙+斯]淈[泳-永+盾]。雖然，淈[泳-永+盾]於中却有箇分曉處。且道有甚分曉？西天胡子沒髭鬚，黃面瞿曇無頂骨。諸人若不信，少間佛殿裏驗取。
上堂：十四十五，賤如泥土。十六十七，貴如金璧。此意分明說向誰，天上人間惟我知。
上堂：來住清涼寺，忽忽一箇月。閑時閑有餘，忙時忙不徹。誰知忙與閑，秤鎚渾是鐵。舜若多神笑點頭，驕梵鉢提長吐舌。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改旦令辰。恭惟知事・頭首・耆舊・大眾，各各道體起居萬福。左顧如冰如霜，右盼如金如玉。鵠白烏玄，松直棘曲。山僧返復更思量，六六元來三十六。
上堂：瞿曇瞬目，迦葉破顏。山僧聞得，咬定牙關。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新羅打鐵火星飛，燒著廬山羅漢院裏王和尚腳指頭。磧境廟大王忍痛不禁，直得通身汗流。起來道：恩大難酬，笑倒溈山水牯牛。
解制，上堂。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百億毛頭獅子，一毛頭現。拈起拄杖，云：看！看！十方諸佛・諸大菩薩・有學、無學，盡在清涼拄杖頭上作自恣佛事，浩浩地辯論不已，被維摩老子喝一喝，直得懪儸散去，在東還東、在南還南、在西還西、在北還北，還本土已，依位而住，各務本事。諸人還見麼？若不見，且聽拄杖子重說偈言。卓一下。

中秋，上堂。尋常月是中秋月，中秋月是尋常月。看來真箇只尋常，道是尋常又還別。別別，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瑞慶節，上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雪峰輥三箇木毬，禾山老一味打皷，海水揚波，須彌作舞。因甚如此？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老範首座至，上堂。陽春曲，無弦琴，聲偃六律，韻排五音。月冷兮風清，山高兮水深，舉世有誰知此心？良久，顧示云：噇！
上堂：索寞清凉寺，家風實可憐。白雲迷谷口，黃葉聚堦前。衲破通身冷，柴生滿室烟。誰知今日事，不異普通年。
謝新舊知事，上堂。鶴唳于天，魚躍于淵，涵波泳月兮悠悠，乘雲馭風兮翩翩。時哉！時哉！不可得而明焉，令人長憶老南泉。
上堂：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箇字無人識。雪竇只知開口，不覺舌長。清凉則不然，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不必重拈出。何故？古篆分明。
上堂：一不得收，二不得放。是則迦葉擎拳，非則阿難合掌。誌公不是閑和尚。
上堂：諸佛知處，諸人不知，不知最親。諸人會處，諸佛不會，不會尤切。且道因甚如此？鷄寒上樹，鴨寒下水。
佛成道，上堂：老胡半夜見明星，瞎却平生兩眼睛。直至如今無摸索，一回舉著一傷情。雖然，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王知縣到，上堂。舉王常侍訪臨濟遊僧堂公案，師云：臨濟老絲綸在手，不妨卷舒自如；王常侍明鏡當臺，一點瞞佗不得。只如末後道：將謂是箇俗漢。諸人作麼生商量？須知傳說非傳說，莫把曾參作魯參。
上堂：春日遲遲，春風浩浩。靈利衲僧，點即不到。唯有東村王大翁作麼生？良久：放牛喫我谿邊草。
結制，上堂。舉：古者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若道有無為可學、有佛可選，無有及第之時；若道無可選、無可學，亦無有及第之時。畢竟如何？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上堂。玄沙[祝/土]著脚指頭，至今忍痛；水潦喫馬師一踏，大笑不休。清凉山裏萬菩薩，到處覓不得。拈拄杖，云：元來在這裏。卓一下，云：賺殺人。
借庵至，上堂：和麩糶麪，夾糠炊米。半夜三更，瞞神謾鬼。冷地有人覷見，直得左手掩鼻。山僧燒沉香供養他，何故？不是冤家不聚頭。
謝監收上堂：穀熟豆熟，粥足飯足。仰面看天，兩手捫腹。這箇說話分付佗了事。衲僧若是口赫赤地，說禪說道，說玄說妙，說有說

無，說長說短，山僧不敢與佗較量。何故？家住東州。
謝職事，上堂。衲僧用處，了無定度，握土成金，握金成土。所以，有時進一步，百事頭邊沒回互；有時退一步，衲被幪頭渾不顧。只如不進不退又作麼生？行者打皷，山僧上堂，大眾問訊，侍者燒香，戒香・定香・慧香，願此香雲遍法界，供養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且望大慈大悲。乃舉手，云：莫怪空踈，伏惟珍重。
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彫葉落時如何？問云：體露金風。這跛脚阿師與麼答話，悞了多少人？不作佛法會，便作世諦會了；不作世諦會，便作佛法會了。若是清凉則不然，有問：樹彫葉落時如何？只向佗道：體露金風。須是恁麼始得。
中秋，上堂。八月十五，月圓當戶，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目必瞽，君不見老長沙弄爪牙，一踏踏倒小釋迦，將謂是箇老大虫，元來却是一隻虎。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拈拄杖示眾云：見麼？若真箇見得去，隨時受用，亦只可可地，終不大驚小怪。若不見，且安舊處，不得動著。遂靠拄杖。
上堂。南泉和尚道：山僧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山僧十八上解破家散宅。清凉不然，山僧十八上做僧、十八上行脚，出一叢林、入一寶社，到處橫草不拈、豎草不把，於一切時只領現成受用。如今四十五也，依然只是舊時人，懵懵懂懂，百無一能。阿呵呵！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上堂：一冬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裏有虫。豈不見南泉道，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枝松。
上堂：開口即錯，閉口即喪。不開不合，十萬八千。到這裏如何通信？監院昨日設齋，若僧若行俱飽，燈籠露柱亦飽。一飽忘百飢，人人盡展眉。太平無事日，唱箇囉囉哩。好大哥！
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臘月盡是歲除夜。夜來臘月已盡，舊歲當去，今日新歲到來。及至天曉，大開門戶，祇候新歲，竟不見來。躊躇良久，正沒理會處，忽然撞著箇聰明大王出來道：長老，長老，好把曆日子細看，更有一箇閏月在。山僧被佗點破，不覺呵呵大笑：過去已過去，未來亦未來，即今名現在，現在安在哉？三段不同，收歸上科。卓拄杖一下。
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事。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井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化八鄉。

上堂：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好事大家知，今朝正月一。
元宵，上堂。人看人，火照火，無雜壞，忘彼我。與麼會得，許你親見然燈如來，得受記別。如今十箇五雙，多是坐在光影裏，動輒隨人脚跟後轉。乃高聲云：大眾。眾舉首，復云：不信道。
普請，上堂。一拽石，二搬土，三分甜，七分苦，糞箕拈起兩肩擔，颺下钁頭無覓處。唵，墳噴嘬嘬，悉哩蘇嚕。
佛涅槃，上堂。黃面老漢二千年前有五件沒量罪過，直至今日未有一人舉著。清凉小比丘不惜口業，從頭點過，也要眾人共知，始從兜率宮中不依本分示生閻浮，是第一沒量罪過。又不合半夜逾城直往雪山，六年苦行做盡萬千模樣，向明星現時打失鼻孔，便大驚小怪道：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似與麼欺胡瞞漢、誑謼閭閻，是第二沒量罪過。又不合起道樹、詣鹿苑，列三乘、分五教，說有、說無，說頓、說漸，說偏、說圓，說出許多閑言長語，污人耳目、累及後代，是第三沒量罪過。至於末後打箇沒合殺，却向雙林樹下示般涅槃，以手摩胸告眾，猶自口吧吧地道：汝觀吾紫磨金軀，瞻仰取足，無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所謂到老不知羞耻，是第四沒量罪過。更有第五沒量罪過。
良久，休！休！數人不要數盡，罵人不要罵著。少間下座，與大眾同到大佛殿，燒一炷香，點一甌茶，普禮三拜，且與佗一時蓋覆著。若蓋覆得去，則天魔拱手，外道歸心，迦葉擎拳，阿難合掌；若蓋覆不得，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結制，上堂。安居結制，現前三昧。普化搖鈴，老盧踏碓。
上堂。古聖道：是法不可示，言詞相寂滅。是何言歟？清凉今日出廣長舌去也。遂指云：這邊是香爐，這邊是花缾。會麼？三錢買，兩錢賣。
中秋上堂，舉玄沙示眾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猶如話月，曹谿豎拂猶如指月。鼓山出眾云：月聻？沙云：這箇師僧却來就我覓月。山拂袖歸眾云：道我就佗覓月。
師云：這兩箇老凍儂，頑處似牛皮，爛處如壞絮，雖然各有機關，爭奈渾無展處？只麼低頭懨懨歸，不知忘却來時路。
謝月首座．瓊首座持雲巢語至。上堂：一止切一止，一動一切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用。昨日有人從西川來，却得江東信。說道趙州親見老南泉，鎮州蘿蔔三斤重。
上堂：摩騰入漢，平地風波。達磨西來，重增殃禍。是則是，且道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川僧藞苴，淛僧瀟灑。
上堂，舉真淨示眾云：頭陀石被莓苔褁，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大眾會麼？是大神呪，是

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謝監寺齋，首座秉拂上堂：古者道：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則監寺施財、首座施法，所謂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既無差別，不妨以禪悅為味、以法喜為樂，各隨所宜、各得受用、各得充滿，無有高下、無有限量、無有平等不平等者。因什麼却道共寶器食飯色有異？爭怪得別人？
道舊相訪。上堂：作者相逢，你西我東。水歸滄海，月上孤峯。放出城中老鼠，咬殺村裏大虫。因甚如此？閩蜀同風。
再住清凉，上堂。鼻繩拽脫上梅谿，橫臥千峯適所宜，豈謂業緣逃不得？依前拽杞與牽犁。如是，則重翫故山風月，再耕舊日田園，不辭領破蹄穿，豈憚拖泥帶水？所以王老師道：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谿東牧，未免犯佗國王水草；擬向谿西牧，亦未免犯佗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清凉有條攀條、無條攀例。既然如是，且道作麼生是納些些底道理？昨日前山去，今朝後嶺歸。
上堂。上元正月半，無油不點燈，誰人知此意？有月上危層。看看燈明，如來在諸人眼睫上放光現端，見諸人不采，走入大石國裏去也。拍禪床，下座。
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依舊則故是，因甚南枝向暖北枝寒？拍禪床，云：莫道春風有兩般。
上堂：佛法遍在一切處，一切眾生及國土。有世界，以光明而作佛事；有世界，以香飯而作佛事；有世界，以寂默無言無說而作佛事；有世界，以夢幻・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燄・呼時響，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是故，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卓拄杖，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復卓一下，云：喚鍾作甕。
退院，上堂：住亦無可說，去亦無可說。竇八布衫穿，金剛嚼生鐵。

佛鑑禪師住鎮江府焦山普濟禪寺語錄

侍者　覺圓　編

指三門。三門佛殿，一見便見。踢倒淨缾，撼動門扇。
佛殿。你不識我，我不識你。狹路相逢，腦門著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方丈，橫按拄杖云：山僧與麼為中下機人，或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卓拄杖云：三十年後。
陞座祝　聖罷(問答不錄)，乃云：枕石漱流，正好喚起來打；攔街截巷，腦後也與一錐。直教昧者明、窒者通、坐者起、行者詣，方許

跨焦山門、登焦山堂、入焦山室、見焦山人。見則見了，然後焦山緩緩地向你道語在。何故？長江流不盡，松露滴無時。
復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
師云：這僧在光影裏行，雲門向草窠裏輥，直至于今轉身不得。且道焦山與麼批判節文在什麼處？喝一喝，下座。
當晚，小參。一言坐斷，千古萬古黑漫漫；線路放開，前波後波鬧聒聒。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秤頭斤兩，輕重隨宜；尺下短長，剪裁在我。至於安邦樂業，順俗和光，總四海為一家，會百川同一味，此猶是諸方普請邊事。只如海門岸闊，浮玉峯高，浪激千尋，雲橫萬疊，又向甚處覓佗縫罅？拍膝，云：不是任公子，徒勞話釣竿。
復舉雪竇禪師一日與李殿撰坐次，有一秀才．一道士入來，殿撰云：三教中那教最尊？雪竇起，側身而立。殿云：有口何不道？竇云：對夫子難言。
拈云：大小雪竇被殿撰一問，直得側身而立。若無後語，忌被打破蔡州。
上堂：夜暗晝明，天平地平。三日一雨，五日一晴。達磨大師不安本分，被人打落當門板齒。廬山歸宗和尚無端拭壞一雙眼睛。拈拄杖卓一下：同坑無異土。
上堂：十字街頭道得一句，三家村裏使不著。三家村裏道得一句，十字街頭使不著。雖然三家村裏．十字街頭，有錢騎馬，無錢使牛。
佛涅槃，上堂。正覺山前，雙林樹下，弄假像真，弄真像假。臨風哮吼戴嵩牛，顧影嘶鳴韓幹馬。諸人還見釋迦老子麼？豎拂子，云：來也，來也。
上堂。召大眾，以手點鼻，云：山僧一生被這箇礙，眾中有下得毒手底，為我拈却。若也拈得，許諸人十二時中有箇安樂處；若拈不得，香自至鼻，亦謂之偷。
上堂。今朝七月一，明朝七月二，一日是一日，幾箇知慚愧？顧視大眾，云：有麼？有麼？乃搖手，云：不是，不是。
謝新舊知事并監收，上堂：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然於動靜之間無有分別，而不見絲毫動靜之相。動靜之相既不可得，則一動一靜、一出一入、一放一收、一進一退，無非神通光明、游戲解脫之處。既然如是，只如默時說、說時默，獅子吼、野狐鳴，野狐鳴、獅子吼，畢竟是分不分？良久：會麼？洞庭山下水，南嶽嶺頭雲。
重九，上堂。重陽九月九，箇箇盡知有。喫了茱萸茶，多是眉頭皺。唯有陶靖節，獨歡顏解道。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雖然，俗氣不除。

瑞慶節，上堂。舉：洞山云：若論此事，如國家二十四路相似。若一路信息不通，便是不奉於君。若據焦山今日看來，可謂是太平時節。非但二十四路，直是塵毛剎海，無有不通底信息。信息既通，奉君盡忠。風從虎兮雲從龍。
上堂，舉：僧問古德：一陽生後，日長一線，未審佛法長多少？德云：長一線。後來又有古德云：一線長。
師云：前頭道底與後頭道底，直是天地寥遠，若緇素得出，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今時人多是渾崙吞却，所謂顢頇佛性，儱侗真如，如將魚目亂明珠。
上堂，舉：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既是十劫坐道場，因甚麼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焦山從來疑著這漢。

住慶元府雪竇山資聖禪寺語錄

侍者　如海　妙倫　等編

佛殿迦葉擎拳，阿難合掌，黃面瞿曇全無伎倆。新乳峯一時見了，却燒沉香供養，從教人道是罰是賞。
踞方丈。德雲不下妙峰頂，善財七日無處參尋。吽吽！你這一隊漢在這裏眼眨眨地，守待箇什麼？何不瞥去？莫妨我東行西行。拍禪床便起。
指法座：千聖頂[寧*頁]上一著子，自古自今少有人踏著、罕有人舉著，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
陞座祝　聖罷(問答不錄)，乃云：衲僧行處，不在東西，遇緣即宗，隨機應變。昨日焦山長老，今朝雪竇主人，颺下海門國萬頃煙波，來看妙高臺一川風月，聲色俱泯，是非杳亡。石頭大底大、小底小，休將佛法論量；山又青、水又綠，不得作境話會。既不作境話會，畢竟作麼生會？人間縱有丹青手，應是難傳入畫圖。
復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
師云：大眾！投子與麼也不較多，然雖如是，未免有勞尊重。當時若見，只向面前深深打箇問訊，教這老漢隱身無路。
當晚，小參。不起一念威音，已前彌勒下生；坐斷千差，南贍部洲、北鬱單越。與麼會得，便乃不離菩提場而登妙峯頂，直得水雲雜沓、凡聖交參，彼我情忘、主賓道合，座則同座、行則同行，歸則把手同歸、到則大家齊到。到則到矣，且其中事作麼生？雨花千丈雪，偃蓋萬株松。

復舉達磨大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門自然成。
師云：祖師與麼道，好與三十棒。且道因甚如此冬行春令？
謝兩班，上堂。方交正月一，又過了五日。世事冗如麻，光陰劈箭急。所以道，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乳峯看來，又有甚麼不樂處？東邊有知事，西邊有頭首。山僧贏得倚欄干，盡日仰頭看雲走。阿呵呵，時人往往聽作山居歌。
上堂。春日晴，黃鶯鳴，山花似錦，汀草如茵，堪悲堪笑。公塘寨裏王節級到處巡捕，自己不知不覺打失一雙眼睛。良久，云：彩奔齪家。
護聖小淨慈至，上堂，舉芙蓉禪師訪實性大師，大師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安向左邊云：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後來黃龍南禪師道：實性用不得便休，却將佛法以當人情，致令千古之下作人笑端。
師云：實性大師向十字街頭貨賣賊贓，猶道無人知覺，老黃龍不忍看見，巧為遮藏，殊不知欲隱彌露。雖然如是，要見實性大師則易，要見黃龍稍難。何故？為佗頭匾似扇。
上堂。靈雲見桃花，便道更不疑。玄沙又道：未徹在。後來五祖又道：說什麼未徹？更參三十年始得。山僧嘗聞說：一畝之地，三蛇九鼠。初未為然，今日以此看來，前言信之矣。
端午，上堂。舉文殊令善財採藥公案，師云：若據善財徧採，無不是藥，爭奈悞將甘草以當黃連？文殊只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要且不知來處，文殊即且置。遂拈拄杖，云：諸人且道：這箇從什麼處得來？畢竟是黃連耶？是甘草耶？卓一下，云：江南儘有，江北全無。
因事，上堂。只箇現成公案，眾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亦不少，所以金鍮莫辨，玉石難分，乳峯這裏直要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什麼人檐荷？噓一聲，下座。
破庵和尚忌拈香。這老禿無面目，不具些子慈悲，却有十分惡毒，喜亦不可近，怒尤不可觸。我昔被渠禁害，逼得頑蛇生足，以至今日燒一炷香，謾禮三拜，要且笑不成笑，哭不成哭，此冤此恨若為伸？唵部臨，唵齒臨。
上堂：山僧自入院來，經今半年，也未曾與諸人說著本分事。今日又值明覺祖忌，普請去塔，所諷經又不暇說。雖然如是，你看乳峯眉毛在麼？
上堂。佛法也不會，世法也不會，一夏九十日，瞎驢隨大隊。且畢竟成得箇什麼？乃云：不知。

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新羅日午打三更，回首面南看北斗。堪悲堪笑，黃面禪和到處行脚，只管將鼻孔東邊嗅、西邊嗅，自己鼻尖上有一點糞，十箇五雙，因甚不覺臭？

上堂。記得昔日大梅常禪師問馬大師：如何是佛？馬師云：即心是佛。佗便向這裏跺跟，更轉動不得住。後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良久，云：果然。

上堂：本色行脚人，須具行脚眼。千箇與萬箇，多是空檐版。擔版則且置，作麼生是行脚眼？朝看東南，暮觀西北。

上堂：風蕭蕭，雨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缺齒老胡剛然不知有，却向少林九年面壁，要且不在壁上。諸人各各丈夫，何不轉手摸索看？

謝首座，上堂。舉：甘贄行者入南泉設齋，請首座施財公案，師云：前頭也與麼道，因甚不行賧？後頭也與麼道，因甚便行賧？今日因行掉臂，下箇注脚，曲中直，直中曲，有增減，無數目，等閑放在暗窻前，冷地令人看不足。

重九，上堂。拈拄杖橫案，云：與麼會得，三年一閏；若也不會，九日重陽。卓一下，云：贏得通人笑斷腸。

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乳峯到這裏說箇什麼即得？今日放一線道，隨例分科列段去也。以右手拈拄杖卓一下，安向左邊，云：是何章句？復云：流通分。

上堂，舉：瑞巖和尚近日示眾，舉：古云：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煙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古德與麼道，玉本無瑕却有瑕。瑞巖即不然，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煙島。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師云：瑞巖與麼道，可謂無瑕矣。乳峯今日更資一路，也要諸方撿責。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煙島，搭笻寂寞中，望斷無人到。拍禪牀，下座。

上堂：上下三指，彼此七馬。似有似無，半真半假。乳峯被人問著，直得五年分疎不下。阿呵呵，笑倒東村王大姊。

上堂：語是謗，寂是誑。擬即乖，動即喪。明眼人，難近傍。絕塵情，忘伎倆。江西馬大師，南嶽讓和尚。

散天基節，上堂：乳峯有一張琴，不是焦桐，亦非凡木。多年掛在壁上，未曾容易品弄。今日幸遇。

新天子誕聖之辰，好日斯臨，不可放過，試彈一操，以祝萬年之壽。遂作彈琴勢，云：丁當，丁當。良久，云：會麼？願將如是曲，長奉聖明君。

謝新舊知事，上堂。世諦門中，有新有舊，有出有入，有進有退；佛法向上，無高無下，無彼無此，無黨無偏。雖然如是，阿那箇些

子是佛法？阿那箇些子是世諦？試為乳峯拈出一絲頭看。良久，云：放憨作麼？
上堂。德山老漢平生據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却道不曾打著一箇獨脫底興。他道：東廊也下喝，西廊也下喝。直饒你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興化緩緩地甦息起來，向你道未在。諸人還知二大老立處麼？天高東南，地傾西北。
冬節，上堂：一冬二冬，叉手當胸。珠鑽九曲，直在其中。
上堂。上元正月半，燈火連霄漢，千人與萬人，聚頭相共看。看即不無，第一各自照顧眼睛，乳峯不著，便末上打失了也。既是打失，將什麼辨緇素？良久，云：文殊頭白，普賢頭黑。
上堂，舉：僧問馬大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馬師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馬師與一掌，僧云：因甚打某甲？馬師云：六耳不同謀。後來黃龍南禪師道：古人尚道六耳不同謀，如今諸方浩浩商量禍事。
師召大眾云：盡信書，不如無書。
上堂：十方國土中，惟有一乘法。諸人還信麼？若信得及，拽取占波國與新羅國闘額。若信不及，采石渡頭船。
摘茶，上堂。作家相見，有底憑據。迥無人處，聚頭共語。寂子無端撼茶樹。
結制，上堂。拈拄杖顧示大眾，云：安居已竟，梵行已立，所作已辦。賓頭盧尊者無端向這裏起心動念，貶向二鐵圍山。卓一下，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端午，上堂。僧問：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採將來時如何？
師云：意在鈎頭。
進云：善財云：盡大地無有不是藥者。又作麼生？
師云：莫將附子當川烏。
進云：文殊又云：是藥採將來。意在什麼處？
師云：也好一拶。
進云：善財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未審此意如何？
師云：遞相熱瞞。僧禮拜。
師拈起拄杖，云：今朝五月端午，乳峯收得一服藥，不是耆婆留下，亦非扁鵲傳來，雖然不直分文，要且無病不治。所謂佛病・祖病・禪病・心病、一切毛病，凡曰服者，悉得痊愈。乳峯不敢珍惜，今日擊鼓陞堂，普施大眾。若是有病者來，左手分付；無病者來，右手分付。且道因甚如此？有亦不有，無亦不無。乃卓一下，云：趙州東壁挂葫蘆。

上堂。直鉤釣鯨鰲，曲鉤釣魚鱉。乳峯粗識好惡，不敢屈抑諸人。便下座。
上堂：眼底年來胡種滅，叢林喜見太平時。太平消息誰相委，只許張公李老知。且知底事作麼生？東州稻熟，西州米賤。
上堂。萬木驚霜風，千林著秋色，堪笑寒山子，到處覓不得。拈拄杖，云：元來在這裏看看。卓一下，云：又入露柱裏去也。
上堂：秋風離離，秋色依依。嶺上白雲，一片兩片。籬邊黃菊，三枝五枝。世間多少登高者，只管步步登高，脚跟下蹉過，往往不知。乳峯恁麼道，畫虎成狸。
上堂。乳峯今日開爐，不會挑灰撥火，大家衲被幪頭，只麼團圞打座，不求諸聖、不重己靈，從佗門外區區世路、擾擾紅塵，夏了秋、秋了冬、冬了春。良久，云：思量也是慕西秦。
上堂，舉白雲端和尚謂五祖曰：有一事老兄還知麼？祖曰：不知有什麼事？端云：近有數禪客自廬山來，問佗也有箇悟處，教佗說也說得、頌也頌得、批判也批判得，只是未在。五祖聞得，七日七夜不成腸肚。
師云：白雲和尚用盡自己心，笑破佗人口。乳峯這裏亦有一件事，不得不說與諸人。近日亦有數禪客自諸方來，問佗也無悟處，教佗說也說不得，頌也頌不得，批判也批判不得。雖然如是，乳峯却許他是箇千了百當底人。諸人聞得，亦不用疑著。何故？南天台，北五臺。
上堂：聲前一句，不封不樹。坐斷舌頭，如何通吐？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
上堂：臨濟為睦州所誤，雪峯遭巖頭毒手，沒齒嚙冤，萬世不朽。所以學者當深思彼伐木丁丁之聲，照古照今兮宜善求友。
上堂，召大眾云：禪！禪！妙高峯頂，千丈巖前，作麼生有箇古松樹？奇奇怪怪，屈屈曲曲，拳拳攣攣。諸人若恁麼會，驢年
謝首座藏主秉拂都寺齋，上堂。古人道：法輪未轉，食輪先轉。乳峯這裏，二輪俱轉。二輪既轉，使我現前一眾聞所未聞之法，得未曾有之食。此食勢力至於七日，然後乃消。此食既消，其法亦忘。不妨三三兩兩，水邊林下，相呼相喚同徜徉。
上堂，舉：丹霞訪古寺，經宿至早，煮粥熟，行者盛一鉢與古寺，又盛一鉢自喫，殊不顧丹霞。霞自盛一鉢喫，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遂問古寺：何不教訓這行者得恁麼無禮？寺云：淨潔地上不可點污人家男女。霞云：忌不問過這老漢。
師云：行者雖好接高賓，爭奈手頭短促？丹霞不解作客，未免勞煩主人。當時若自盛粥喫了，拽拄杖便行，免累佗古寺無點污中却成點污。且如何免得？良久，下座，巡堂喫茶。

上堂：前面是懸崖萬仞，後面是荊棘叢林。兩邊烈焰，火聚於中，如何轉身？趙州老漢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正旦，因雪，上堂。今朝正月一，只是尋常日，就中殊異處，徧界鋪銀色。銀色世界已現，普賢在什麼處？豎起拄杖，云：看！看！諸人既不相顧，不免却乘六牙香象入五臺山，與文殊師兄賀歲去也。卓一下。
滿散天基節，上堂：王道平平，其壽綿綿。漁歌樵唱，共樂堯年。無為焉，無私焉，乾坤一統舊山川。
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未得底人見拄杖便喚作拄杖，既得底人喚作什麼？若也道得，卓一下云：即今入地。若道不得，靠拄杖云：直待根生。
謝天童垠首座，上堂：萬別千差處，事同一家；事同一家時，萬別千差。太白山前水磨，日夜輪轉不歇；乳峯寺裏參退，喫茶。
謝頭首秉拂，都寺齋，上堂。縱無所畏，說大脫空，離有希求，辨最上供。雖然，又須是大無慚愧之人，方能饜飽法味。自餘下劣種草，未免遇而不遇。不遇底且置而勿論，只如饜飽者，還有報德處也無？乃噫氣兩聲，下座。
壽慶節，上堂：智度菩薩母，容受一切法。然於一切法，而離分別相。分別既離，諸法如如。蜀江萬派朝滄海，閩嶺千尋插太虛。
上堂。擊皷陞堂，大眾雲集。佛法有底商量，今日熱如昨日。
解制，上堂：克期取證，繫縛盲驢。休夏自陳，且莫鬼語。饒你一坐坐斷，別有生涯。若到諸方，不得道從這裏過夏來。何故？雪竇親栖寶蓋東。
謝後堂首座，上堂。舉：趙州會中有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趙州，州云：總教伊作第二座。主事云：教誰作第一座？州云：裝香著。主云：裝香了也。州云：戒香？定香？
師云：趙州老漢是則是，觸著便動，揑著便轉，爭奈七手八脚一時露乳？峯這裏不用相推，要識第一座便是第二座，要識第二座便是第一座。良久，云：少室峯前，迷逢達磨。
上堂：秋高增爽氣，夜寒添夾被；草虫吟壁根，黃葉飄庭際。直得山僧展轉返側，喜而不寐。阿呵呵！伸脚元在縮脚裏。
石巖和尚至，上堂，拈拄杖云：久默斯要，不務速說，既逢識者，玉石難藏。既是難藏，提拄杖云：且喚這箇作什麼？為復是玉耶？是石耶？卓拄杖云：分。(敘謝不錄)。
復舉：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
師云：面面相看，眼眼[病-丙+斯]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倒却門前剎竿著，鳳棲不在梧桐樹。

中秋，謝焙經兄弟上堂。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聽在說處，說在聽處，聽說兩忘，如何剖露？經入藏，禪歸海，唯是馬簸箕，拈弄有餘態。每遇中秋翫月時，尋思直是令人愛。何故？不見道：簸箕有唇，米跳不出。

上堂，舉：僧問長沙：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沙云：如何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後來大慧道：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來，徑山手裏請棒喫。師召大眾云：衲僧家自己尚不見有，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又轉箇什麼？大惠老漢無端隨後說難說易。拍禪床云：拈得口兮失却鼻。

上堂。坦坦平如鏡，彎彎曲似鈎，無人收拾得，颺在糞堆頭。諸人還収拾得麼？良久，云：芽生也。

上堂。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為；來來實不來，路上勿傾危。古人恁麼道，也是踏地怕痛。乳峯即不然，要去便去，要來便來，善為箇什麼？又有甚傾危處？只是昨日經過新嶺，洪水泛漲，吹斷三處石橋，却被山僧一時等閑過了。今朝打皷陞堂，你這一隊漢擬來這裏覓佛法。良久，云：且緩緩。

上堂，拈拄杖示眾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凭拄杖湧身云：諸人還識麼？往往作須菩提尊者傳將去也。便下座。

冬至，上堂。節屆書雲：一陽生於此日。一陽既生，萬彙發生；萬彙既生，無不生者。豎起拄杖，云：且道拄杖子生多少？良久，云：何啻七尺長？卓一下。

謝首座，秉拂。都寺冬齋，上堂。無味乃真味，真味真無味。若知真味者，更不說真味。曾聞一飽忘百飢，今日山僧身便走。

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看看盡也。所謂一年將盡夜，四海未歸人。然未歸之人，直須歸去。既歸之者，不得守住家鄉。何故？座久成勞。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

師云：雲門一曲，從來無譜，韻出五音，調高千古。就中妙旨許誰知，幾擬黃金鑄子期。

天基節，上堂：君臣道合，正是法身邊事。且作麼生是法身向上事？祝融峯頂萬年松，盤根聳幹凌蒼穹。

故舊至，上堂(善演胎禽)，拈拄杖示眾云：我有一語，非甜非苦，既遇知音，如何通吐？夜來點得柳土獐，如今變成尾火虎。卓一下。

佛涅槃，上堂：靈山山上葛藤樹，引蔓牽枝徧界生，慚愧波旬推倒後，東西有路與人行。雖然，也須照顧脚下。

住慶元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語錄

指三門。此箇大解脫門，每日與諸人同出同入，遊戲於其間。諸人行一步，山僧也行一步；諸人行兩步，山僧也行兩步。然一步兩步較易，三步五步較難，脚頭脚底當自看。
指法座：大眾！須彌燈王無時不為諸人說大般若，諸人還聞麼？其或未然，鄧峯又從序品去也。
陞座祝　聖罷(問答不錄)，乃云：形名未兆，玉本無瑕；文彩既彰，物歸有主。添些子張三發惡，減些子李四生嗔。不添不減，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天，[祝/土]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正恁麼時，如何話會？良久，云：南山依舊與雲齊。
復舉阿育王問賓頭盧尊者親見佛來公案，拈云：阿育王等閑借問，酬成節外生枝；賓頭盧覿面提持，不覺眉毛拖地。育王當時若見佗與麼祇對，便與近前，以手加額，叩齒三下，使老尊者縱有神通，亦無展處。當時既已放過，只如末後道：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貧道是時亦與其數，意作麼生？風來雲意騰騰湧，雨霽雷聲殷殷收。當晚，小參。三日前，五日後，佛法委在新鄧峯手裏。放行也得，把住也得。卷舒在我，縱奪臨時。倒拽橫拖，七穿八穴。與麼與麼，狸奴白牯相共證明。大難大難，碧眼黃頭亦須莽鹵。黃連甜，甘草苦，發機須是千鈞弩。卓拄杖一下。
復舉僧問鏡清：如何是大道之源？清云：從這裏流出。頌云：
從這裏流出，滔滔無盡日。
巨浪湧千尋，誰知無一滴。
上堂：韶光爛熳時，百卉皆妍秀。處處有春風，村村自花柳。靈雲眼裏添釘，玄沙袖中出手。除非自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
前仗錫率庵和尚至，上堂，舉趙州訪茱萸公案，師云：是則是，殺人可恕，無禮難容。子細看來，也是茱萸招得。當時若解咬定牙關，使趙州縱不斬頭截臂，亦須自領出去。古人且止，只如今日率庵訪來，雖則不言探水，然而未跨門時，屋裏三長兩短已被佗一時覷見了也。何故？明眼人難瞞。
上堂，舉：古德道：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鄧峯說也說不得，行亦行不得，只是當時不著便，悞從南方來，中途[祝/土]破脚母指，至今疼痛猶未已。
上堂。今朝解制，佛在世日謂之自恣之辰，諸修學人各呈所得。我此五百大眾，一夏百二十日豈無長處？有則出來吐露看。諸人既是祕而不言，待問拄杖子看。遂拈拄杖，云：拄杖子，我此一眾你道還有長處也無？自云：無。眾人既無長處，長老莫有長處也無？自

云：無。長老既無長處，莫有短處也無？乃云：有。試道看：麤羹淡飯家常事，傷醋傷鹽笑殺人。
前住天童淨和尚遺書至。上堂：太白峯前収陣脚，鑑湖歸唱村田樂。無端調轉入新豐，誰知錯處非常錯。直得洞水逆流，乳峯倒卓，石女攢眉，木人淚落。此曲如今誰共聞，越山無際天無垠。
上堂。拈拄杖，云：三日前，五日後，藥若不瞑眩，厥疾弗瘳。卓一下，云：折脚雲門見睦州。
重陽，上堂。今朝九月九，談禪不開口。若是陶淵明，攢眉便回首。籬邊黃菊正芬披，一枝兩枝三枝四五六七枝。
上堂。一句子，墨漆黑，無杷柄，有準則。良久，云：會麼？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開爐，上堂。清寥寥，白滴滴，匙挑不上，針箚不入。是則是，須知花發不干春，切忌寒灰煨殺人。
上堂：千討萬討討不見，都不要討却成現。十字街頭逢阿爺，眉毛蓋眼胡鬚面。咦！
佛成道，上堂。拈拄杖，云：天上星，地下木，見便見，休[斯/言]速。老瞿曇，空揑目，三七日，心返復。從此拏空便脫空，天上人間徧流毒，帶累兒孫直至今，醫得耳聾成瞎禿。鄧峯雖與同路行，却不與佗同處宿。畢竟如何？乃撗擔拄杖，唱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卓一下，云：欸乃一聲山水綠。
正旦，上堂。拈拄杖，云：老僧舊歲一年專與兄弟說虛頭話，逗到臘月三十日也無一句靈驗。從今日新年去，不免改聲換調，專與諸人說實頭話去也。卓一下，云：牛角長三尺，兔角長七寸。
元宵，上堂：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火照火則且止，所謂往來人，但能看人十箇五雙，不能自看。諸人若解自看，直是教你無著面皮處。何故？投子道底：
上堂：擬即差，動即隔，忘伎倆，絕聲色。兩手揶揄懨懶休，東村有箇王大伯。喝一喝。
請淵首座立僧上堂，召大眾云：山僧數年來泛一隻無底鐵船，運載南北東西無家之子，游泳於大寂滅海，有時順水張帆、有時逆風把拖，要且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然撥轉船頭處須是大家著力。前堂首座慣諳水脉、善別風雲，今日正當千波萬浪之間，豈容坐視？敢望慈悲出一隻手共相斡運。何故？不見道：船上無散工。
謝保寧即庵和尚至，上堂：鳳凰臺畔，玉几峯前，築著磕著，夙世生冤。且道還解免得麼？以手指空云：天！天！
結制，上堂。拈拄杖，云：育王傳箭令下，應是此土佗方、人間天上，若凡、若聖，若佛、若魔，皆集吾拄杖頭上，安居禁足，共結

長期。有不順吾令者，四門天王飛熱鐵輪追之令至。至則至矣，合發明箇什麼事？卓一下，云：南斗七，北斗八。
上堂，舉：趙州道：老僧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且道趙州二時粥飯外，在什麼處著倒？雖然如是，鄧峯即不然，遇粥喫粥，遇飯喫飯，喚什麼作雜用心？還會麼？若也會得，二時上堂，許你隨隊喫粥喫飯；若也不會，閻羅王在你鉢盂匙筯上。
請保寧西堂掛牌，上堂。善知識者，如大醫王善療眾病，應是佛病・祖病・心病・禪病、一切毛病，不待一見便知深淺。既知深淺，不妨應病與藥，所謂羸者益之、盛者損之、表者汗之、裏者導之。至於用藥之際，不問牛溲・馬勃・巴豆・黃連皆為妙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灼然能殺而不能活一切死人活不得、能活而不能殺一切活人死不得。善此二者，便能起膏肓、救必死，致一切人於大休・大歇・大安樂之場、至無疑之地。然雖如是，遂豎拂子，云：且道這一揑子畢竟是殺耶？活耶？是黃連耶？巴豆耶？保寧西堂智眼洞明，善能區別。下座，與大眾同伸拜請，敢望慈悲為眾點出。
上堂。分曲直，定錙銖，還佗作者；觀風雲，別氣候，須是其人。我此一眾，盡是其人。以拂子指云：試著眼看，還辨別得麼？良久，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謝監収上堂，舉：趙州和尚道：夫為善知識者，須以本分事接人。鄧峯這裏但願諸莊豐熟，粥足飯足，供養我禪和子，令教箇箇飽齁齁地。若是本分事，斷然不敢舉著。何故？老不以筋力為能。
上堂。混沌未分已前，幸然好一局棊，無端佛祖競出頭來，一時著壞了也。鄧峯素非國手，今日試與諸人活一著看。拈拄杖卓一下，云：錯。
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飢則傷暑，飽則傷風，不飢不飽，正是膏肓之疾。我此一眾固不在此數，雖然，作者好求無病藥。卓一下。
解夏，上堂。鄧峯一夏與諸人說無義語，却被閻家老子不肯放過，別置地獄相延，所謂鑊湯爐炭・刀山劒樹・碓搗磴磨・犁耕拔舌等事，倍於無間。山僧末上檐頭便入，如是眾苦，甘受不辭。不辭則故是，諸人還甘麼？三生六十劫。
上堂。有一物，黑似漆，亘古今，無人識，却被秋虫知，唧唧空嘆息，而今拈出普請看。遂拈拄杖云：見麼？見麼？擲下云：分文不直。
上堂。人皆競賞中秋，惟有山僧不管。大都天上月圓，只是尋常月半。更有不識好惡底，無端指月・話月・翫月。又道：正好供養，正好修行。拍禪牀，噁！長夜漫漫何時旦？

上堂：行不動塵，語不動唇。現成行貨，黃金白銀。君不見洞山老，問佛直答麻三斤。
上堂。輕如鴻毛輕，重若丘山重，安排不得處，信手拈來用。拈拄杖，云：雖是死蛇，却要活弄。擲下，云：爺！爺！
開爐，上堂：衲僧門下，無可不可。熱則到處乘凉，寒則圍爐向火。飢則餐，困則臥。執法修行，如牛拽磨。
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這箇拄杖子，在諸人分上過山過水、東拄西拄，不妨全得佗氣力。若到山僧手中，直是要豎不得豎、要橫不得橫。何故？卓一下，云：大都緇素要分明。
上堂。二月春光明媚，是處花酣柳醉，五湖四海禪流，切忌開眼瞌睡，我此一眾盡是惺惺底。驀拈拄杖豎起，云：且道這箇是什麼？良久，云：我喚作拄杖子。卓一下，云：你不得喚作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靈隱高原和尚訃音至，上堂：來無所從，南高峯、北高峯；去無所至，東澗水、西澗水。幻泡忽滅，證得烏龜成白鱉；清風未已，須信高原元不死。既不死，且道在什麼處？拈起拄杖，云：見麼？見麼？卓一下，云：認著依前不相似。
上堂：名不得，狀不得，復是何物？見得到，用得親，不由別人。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無毛鷂子貼天飛，帶角大虫當路臥。
上堂：當明有暗，當暗有明。口說如啞，眼見如盲。畢竟作麼生？門外一條通驛路，朝朝暮暮有人行。
上堂：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高亭見招手乃撗趨，資福望剎竿便回去。這四箇漢總欠一錐。何故？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破庵和尚忌辰拈香。炎炎六月，飄風灑雪。百丈耳聾，黃蘗吐舌。海濶山高誰與論，一回飲水一回噎。
上堂：九日今朝是，那知是不是？若道不是，淵明把酒登東皐；若道是，窮子赤身眠露地。到這裏，往往十箇五雙，有理無雪處。且聽拄杖子為諸人出氣。卓拄杖一下。
開爐，上堂：瞿曇你自瞿曇，達磨從佗達磨，佛法有底商量，各自歸堂向火。雖然如是，也須照顧眉毛。
入城，出隊，上堂。召大眾，云：現前坐立儼然，面面相看，眼眼[病-丙+斯]覷，諸人也瞞山僧一點不得，山僧也瞞諸人一點不得。雖然，須知有互相熱瞞底句。若有，試出來露一班看；如無，山僧不免效七佛威儀，倒騎佛殿，穿汝諸人鼻孔去也。
出隊歸，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半真半假千家貨，非實非虛百寶囊。卓一下云：盡底打開都見了，有誰合火共分贓？靠拄杖云：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有般漢見拄杖喚作拄杖，有般漢見拄杖不喚作拄杖，要且總沒交涉。還會麼？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擲下拄杖云：三祖大師來也。

上堂：現前三昧，了無向背。雪壓樓臺，風號松檜。憶昔水潦被馬師一踏踏倒起來，不覺失聲道：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阿呵呵，笑倒明州憨布袋。

臘八，值雪，上堂。召大眾云：黃面瞿曇昔往雪山，六年苦行，夜覩明星，忽然悟道，於是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直得無啟口處。非特瞿曇，鄧峯展轉思惟亦無啟口處。雖然事無，一向也要露箇消息。良久，云：會麼？今朝臘月八，回觀雪山雪，密灑鄧峯前，曾無兩般色。

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看看盡也。所以道，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又道，當勤精進，如救頭然。諸人試各自猛省，看是樂是不樂。若未得其樂，直須如救頭然。縱饒樂去，亦須如救頭然。何故？田厙奴不見道，學則不固。

謝首座，上堂。叢林綱紀之設，貴在得人。有如國家拜將相似，須是文武兼備，韜略雙全，有濟險扶危之手，然後可以克服天下，莫不從風而靡。而吾教亦類於是者，所謂肘臂欲其重，爪牙欲其利，非利不能開鑿人天，非重不能權衡佛祖。具此二者，叢林乃振。叢林既振，且合發明箇什麼事？良久，魯祖面壁，雪峯輥毬。

上元，請首座立，僧上堂。突兀聲前句，恢宏量外機，未明三八九，難辨力囲希。諸人若辨明得去，便見從上來，的的相承，燈燈相續，直至如今，真風不墜。儻或未然，堂中首座深諳此旨，各宜師而親之，扣而問之，莫待老來空手歸。

上堂。卓拄杖云：內空・外空・內外空，四大五蘊不可得，山河大地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卓一下云：舜若多神面皮黑。

上堂，拈拄杖云：拄杖子，難摸索，有時喜，有時惡，攪動滄溟，衝開碧落。卓一下，云：何如普化搖鈴鐸？

上堂：形名未兆，文彩全彰；短者自短，長者自長。黃面瞿曇，徒自說黃道黑；胡鬚達磨，何須歷魏遊梁？拍禪牀，云：長憶江南二三月，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三月春將老，萬木獻青杪。微雨濕殘紅，泉聲雜幽鳥。堪悲堪笑寒山子，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德山不會。喝一喝，云：臨濟不知諸人向什麼處與育王相見。復卓一下，連喝兩喝。

上堂。拈拄杖召大眾，卓一下，云：恒沙世界諸佛國土索然粉碎，釋迦、彌勒飲氣吞聲，自餘閑佛、閑祖又向甚處出氣？然雖如是，不當宗乘。

端午，上堂。盡大地是藥，無不是藥者，信手拈來用，頭頭非取捨。拈拄杖，云：這箇是什麼藥？卓一下，云：萬病丸。
新智門誼和尚至，上堂，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花。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
師云：一徑直，二周遮，衲僧會得，眼裏添沙。若是育王又且不然，有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荷葉？出水後如何蓮花？且道與智門還有優劣也無？川僧藒苴，浙僧瀟灑。
上堂，召大眾云：古人九十日夏克期取證，而今眨眼已過半夏了也。諸人分上事作麼生？是有所證？是無所證？若有所證則且置，而今止餘半夏也未有所證底，快須證取。且證取箇什麼？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上堂。三分光陰二已過。作麼生靈臺一點不揩磨。灼然屙屎放尿亦無餘地。貪生逐日區區去。樊噲踏鴻門喚不回顧。爭奈何不是河南便是河北。育王今日鼻孔在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
中秋，上堂。萬籟聲沉沉，虛堂夜寂寂。不見寒山子，未免空相憶。休相憶。遂舉拂子，云：元來在這裏，與諸人共賞中秋。從而惡口小家道：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說則說了，諸人因甚見似不見、聞似不聞？拍禪牀，云：可煞惺惺。
上堂：古者道：從文殊門入者，墻壁瓦礫為汝發機；從觀音門入者，蝦蟆蚯蚓為汝發機；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雖然，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記得洞山離查渡。韶石山頭打不回，直至如今無本據。問佛便答麻三斤，何似庭前栢樹子。會麼？蒼鷹搦臥兔，猫兒捉老鼠。
上堂。萬籟風悽悽，千林露滴滴，塞鴈起平沙，夜虫吟破壁。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驀拈拄杖，云：更聽拄杖子露箇消息。卓一下。
上堂，召大眾云：無道可學，無禪可參，黃頭碧眼，徒話指南。霧斂雲收天宇寬，門前幸有千朵青山．萬朵青山，徘徊贏得倚欄干。
上堂。此箇事，諸人除是不知不理會則已，若知了要理會，直是殃害殺人，無理會處。何故？諸人擬向東邊尋，要且不在東邊；擬向西畔討，要且不在西畔。諸人只欲硬放下，都不管著，又却一似宿世冤家相似，不能得脫離去。正恁麼時，畢竟如何即是？豎拂子，云：冤家，冤家。
謝首座，秉拂，上堂。橫說豎說，何曾動著舌頭？逆行順行，總是家常茶飯。有準繩，無畔岸。以拂子劃一劃，云：會麼？吾道一以貫。

冬至，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一陽生，萬彙生，正當生，作麼生？卓一下，云：羣陰消殄，吾道大亨。
上堂，舉：僧問普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庭前一叢竹，經霜不自寒。畢竟如何？只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
師云：諸人還會麼？諸人若會，便見有宗門直指底道理；若也不會，育王更為頌出。仍舉前頌，下座。
上堂：一年十二月，此月乃當盡。一月三十日，此日方起頭。此日即是尋常日，那裏是起頭處？此月即是尋常月，那裏是盡頭處？若向這裏著得隻眼，許諸人會不遷義。其或未然，起滅不停，念念遷謝，逗到三十日，閻羅老子徵你飯錢，莫言不道。
臘八，上堂。黃面老漢二千年前於正覺山前夜覩明星，忽然悟道，於三七日中思惟是事，直是無啟口處。灼然此事呈似人不得、說與人不得，其惟證者乃可知焉。且知底事作麼生？豈不見真淨和尚道：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育王今日無暇與諸人喫茶，下座，同詣妙勝殿炷香作禮。然於作禮處各宜照顧，且照顧箇什麼？莫教磕破腦門。
上堂。聲前句，量外機，明歷歷，峭巍巍，舉者既少，見者亦稀。拈袈裟角，云：見麼？見麼？抖擻多年穿破衲，襤氈一半逐雲飛。
散天基節，上堂：虛空廣大，聖心廣大；虛空無邊，聖德無邊。以無邊之德被於華夷，以廣大之心包乎天地。包乎天地，其心愈明；被於華夷，其德日新。綿綿而長存，蕩蕩而難名。正恁麼時如何？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上元，上堂。今日是元宵令節，不問紅塵鬧市．酒樓花洞，處處放燈，王孫公子車馬駢闐往來觀看，乃至騷人墨客長篇短句更相酬酢，莫不以燈為佛事。所謂：一燈然百千燈，燈燈相續；一句演萬億句，句句朝宗。雖然如是，且道：一燈未發、一句未形已前如何體悉？良久，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佛涅槃，上堂。黃面老凍儂，賤賣閑骨董，為世大醫王，誰知多病痛？到頭力盡計窮，猶自摩胷告眾：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遂顧示大眾，云：會麼？楚鷄不是丹山鳳。
上堂：春風浩浩，春雨綿綿。花凝曉露，柳帶寒煙。造化無作而作，萬法不然而然。達磨九年空面壁，善財走得脚皮穿。
上堂。人人脚跟下有一坐具地，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不敢動著一絲毫。山僧今日亦不敢動著一絲毫，亦要諸人不動一絲毫，直下搆取，願視大眾。云：還搆得麼？良久，苔生也。
上堂：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迷逢達磨，趙娑呷醋。

上堂。木中有火，鑽之始明；鑛中有金，煉之始精。諸人分上，各各有無價之寶，如何甘自溺於陰入之坑？陰入之坑。卓拄杖一下，云：打破了也。且寶在什麼處？擲拄杖，云：各宜辨取。
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與三十棒。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與三十棒。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好與三十棒。何故？不見道，齊之以禮。
上堂：一夏逡巡已過半，往往精勤成懶慢。幸然底事十分現成，因甚到夜打疊不辦？君不見趙州末上見南泉，何似雪峯參老觀？
破庵和尚忌日，拈香。我昔未行脚時，便知道鼻孔在面上，及乎遊歷諸方後，依前不移易一絲毫許。幸自可憐生，無端失脚，到這老凍儂面前，被佗橫兩橫一時打失了也，直至如今，無言可說，無理可伸。雖然，舉香，云：喚這箇不是本色道地得麼？
上堂：阿剌剌，橫該抹，天何高，地何闊，碧眼與黃頭徒自鬧。聒聒，育王恁麼道，也是將鹽止渴。
謝監収，上堂。一處通，處處通，手頭活落，脚下玲瓏。常記南泉提起處，刈禾鎌子快如風。
上堂：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明眼衲僧，討甚巴鼻？豈不見山前明覺寺裏，有箇陳闍黎解道：蘇嚕蘇嚕，悉唎悉唎。
上堂。古者道：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正恁麼時，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且道得箇什麼？展兩手，云：會麼？有錢布施，無錢慙愧。
中秋，上堂。前月只此月，後月亦此月，何得塵世人，競賞中秋節？競賞即不無，且作麼生是廣寒宮裏事？良久，云：南泉拂袖之何處？藥嶠披雲笑不休。
上堂。臨濟問佛法大意於黃蘗，三度喫六十拄杖，後來却於大愚處肋下[祝/土]三拳，所謂爐韛之所，鈍鐵尤多。德山出峽來，氣吞宇宙，逗到龍潭，吹滅紙燭，失却鼻孔，遂將疏鈔一時焚却，云：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猶涉廉纖在。臨濟．德山且置，且道育王為人在什麼處？良久，云：晝見日，夜見星。
重陽，上堂。拈拄杖云：九日當佳節，黃花處處新，相逢多醉客，少見獨醒人。卓一下，云：打草只要蛇驚。
上堂，拈拄杖示眾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且見不及處如何體悉？卓一下，云：僧堂覷破香積厨，鴟吻咬殺佛殿脊。
上堂。舉拂子召大眾云：只這是，莫過於此。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諸人若抵死不信，後五日十字街頭撞見阿爺，莫道育王今日不說。

上堂：七佛已前，無消息處有消息，那箇不知？七佛已後，有消息處無消息，是人不會。知不知？會不會？璞玉渾金，泥團土塊。
大慈笑翁和尚至，上堂：若欲發明箇事，須遇其人。既遇其人，自然眼眼相照，彼彼相諳，似金博金，如水與水。豈不見大慈一日掃地次，趙州問云：般若以何為體？慈云：般若以何為體？州呵呵大笑。次日，趙州掃地次，大慈却問云：般若以何為體？州放下苕箒，仍復呵呵大笑，大慈便去方丈。
師舉了，乃呵呵大笑云：這二老漢冷眼看來也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始得。何故？將謂胡鬚天下赤，誰知更有赤鬚胡？
冬至，上堂。六陰剝盡，不可停留；一陽復生，難為遮掩。難遮掩處，物物現成；不停留時，塵塵解脫。舉拄杖，云：只這箇，豈不現成？卓一下，云：豈不解脫？恁麼會得，許諸人證不退轉地；其或不然，一九、二九、三九、四九，從頭數去，前頭大有寒凍在。
上堂。一年十二月，只餘此一月；此月極盡處，又見明年月。循環既無端，何勞強分別？分別不生，則前後際斷；前後際斷，則真智現前；真智現前，則不見有現前之量，亦不作不現前之解。正恁麼時如何？豈不見瑯琊讚菩提達磨云：師心兮戴
上堂：錦包特石，鐵裹泥團，現成活計，格外鄉談。明眼衲僧會不得，月移梅影上欄干。
歲旦，上堂。今朝正月一日，且要捉景，第一不得說雜話。說佛說法是雜話，說禪說道是雜話，說玄說妙是雜話，作麼生得不成雜話去？良久，云：果然。
散天基節，上堂。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言而不足則且置，作麼生是足底道理？良久，云：蟠桃結實三千歲，睿筭延鴻億萬春。
因事上堂：有一人聞此事，歡喜讚嘆，我說是人永劫沉淪。有一人聞此事，闡提毀謗，我說是人活陷地獄。且道二人中那箇可救？會麼？前三後三，十雙五單。江南地暖，塞北大寒。
佛涅槃，上堂：二月十五，瞿曇滅度。諸天悲泣，羣魔鼓舞。且道鼓舞底是？悲泣底是？育王敢道總不是。何故？清平世界無閑地。
上堂：春色依依，花木芳菲。滿眼滿耳，絕毫絕釐。惟有子規知此意，一聲聲道不如歸。
上堂：黃蘗樹頭蜜菓，破蓆袋裏珠珍。愈藏愈顯，日久日新。爭似颺從閑壁角，聽教人道不逢春。
謝都寺結夏齋，首座秉拂上堂，召大眾云：山僧昨夜偶因無事起來，東行西行至佛殿前，約三更時，忽見張上座・李上座二人在中庭互相徵問，張云：今年都寺好結夏齋。李云：好在什麼處？張云：施主沓至，連供者三，使我一眾皆獲饜飽，一飽之餘更無餘

念，所謂一飽忘百飢是也。李云：飽則飽矣，更須除却箇飽始得。此飽不除，為飽所礙，則為虛飽，非真飽也。張云：某甲只恁麼，老兄作麼生？李云：恰是首座好秉拂。張云：好在什麼處？李云：凡出一言、道一句，莫不驚羣動眾，去離泥水，活人眼目，使我一眾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皆得法喜禪悅之樂。張云：樂則樂矣，也須忘却箇樂始得。此樂不忘，為樂所困，不為樂也。

二人互相問難，經八十反，山僧在暗地裏聽得，忍俊不禁咳嗽一聲，二人驚愕云：噁！元來和尚在這裏。二人於是近前問訊，復舉前話，慇懃致問，願求一決。山僧見佗語聲高低，遂於手上揑一揑，二人懨懨散去，莫知所之。已而樓頭鐘動，東方既白矣。即今擊鼓陞堂，重舉一遍，以謝都寺首座，也要大家共知，舉亦舉了，謝亦謝了，知亦知了。且道山僧當時於手上揑一揑，二人懨懨散去，意作麼生？諸人還會麼？良久云：斷碑鐫白字，當道種青松。

徑山少林和尚遺書至，上堂，召大眾云：少林消息絕，大地一團鐵，愁殺寒山子，無言倚寥沉，悲風流水聲嗚咽。

端午，上堂。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無不是藥，隨手用去無不應效，而能起膏肓、活必死。假使盡大地人一一抱疾、各各不同，到育王這裏不消一服，總教伊脫體安樂而去。遂拈拄杖卓一下，云：諸人還覺神清氣爽麼？又卓一下，云：更饒一服。

上堂：五五二十五，六六三十六。縱以大衍數，終是數不足。數得足，無不足。碧眼黃頭，口啞舌禿。

破庵和尚忌日拈香。我與這老漢，本自無交涉。狹路偶相逢，歡喜成冤結。此結不可解，此冤不可雪。唵嘖嘖嚩嚩勅攝。

上堂：朝碌碌，暮悠悠，非懈怠，非精修。畢竟如何？華亭船子，北地趙州。

解制，上堂。九旬今已滿，那事竟如何？無為無事人，往往成蹉跎。育王敢道不蹉跎？何故？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同穉子歌。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一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二

住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侍者普明了南紹曇等編

指三門。廣大樓閣，門戶不扃。了事衲僧，未行先到。且到後如何？眼不見為淨。
佛殿。天上無彌勒，人間無釋迦，燒香禮拜誰？遂燒香云：唵，摩尼達哩，吽，嚩吒。
踞方丈。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被斯徑山今日一把把定，直得盡天下衲僧無出氣處。莫有不甘底麼？拍禪牀，云：果然。
拈敕黃：從上來莫不貴重這一著子，直得不言而化，不約而同，風從虎兮雲從龍。
指法座，召大眾云：便恁麼委得，暢殺五髻峯；儻或躊躇，且行雙徑路。
陞座祝　聖罷(問答不錄)，乃云：靈山密府，釋迦老子面皮黃；少室單傳，達磨大師無版齒。聲前得句，意外明宗。透過是非關，不住羅籠表。便可十字街頭，橫三豎四；孤峯頂上，嘯月眠雲。的的無私，頭頭有據。以此弘濟大法，以此仰助教風。豎拂橫該，七穿八穴。正恁麼時如何？千峯朝華嶽，萬派肅滄溟。(敘謝不錄)
復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拈云：大眾！幸自好一片無瑕白玉，却被文殊一槌打作百雜碎，直至如今收捨不上。然雖如是，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
當晚，小參。直下便是劃地為牢，別討生涯，鑿空求縫。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翻身一躑，抹過太虛。只此靈鋒，阿誰敢擬？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無高、無下，無黨、無偏，一切處不留，一切處成就。拍禪牀，云：不知世有誰知己，相共扶持折脚鐺。
復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公案，拈云：軟底不奈硬底何，硬底不奈軟底何。然雖如是，點撿將來，未免一得一失，具眼者辨取。
謝兩班并萬年西堂至，上堂：釋迦出世，一時文殊・普賢・觀音・勢至・金剛藏・彌勒大士・佗方國土諸大菩薩・聲聞、緣覺，悉皆畢集，莫不各務本事，助佛揚化，轉大法輪，如百川赴海，同歸一味。山僧此來，新住徑山，亦有知事頭首・大眾耆舊・諸方來者大善知識，各出一隻手，作成保社，扶豎正宗。然於中間，要且你不

識我，我不識你，彼彼不相照，各各不相知。你若忻忻，我即不肯。且道因甚如此？義出豐年。
重陽，上堂。召大眾，云：去年底，今年底，輒莫明年更明年，年年只如是，黃花爛爛醉重陽，落葉蕭蕭愁滿地。諸人還會麼？以拂子擊禪牀，云：吾無隱乎爾。
開爐，上堂。僧問：初冬時節又相催，浩浩諸方爐鞴開，獨有徑山文武火，不知煨殺幾人來。如何是徑山文武火？
師云：切不得動著我香匙火筯。
進云：只如趙州道：三十年前，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未曾有人舉著。此意如何？
師云：舌頭拖地。
進云：畢竟如何是無賓主話？
師云：言滿天下。
進云：只如玄沙聞得，云：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又作麼生？
師云：一坑埋却。
進云：可謂焦塼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
師云：一劃劃斷。僧禮拜。
師乃云：五峯門下，三箇五箇，衲被幪頭，圍爐打坐，鼻笑瞿曇，平欺達磨，又誰管你張三李六？然雖如是，諸方爐鞴正炎炎，何似徑山文武火？
出鄉歸，上堂。若論此事，如國家出師相似，須是先鋒殿後俱得其人，人無異志，心無異用，一往直前，折衝千里，然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且奏凱回戈，頓轡自樂一句作麼生道？折弓放馬無餘事，倚杖逢春點異花。復云：赤手空拳下山去，滿船和月載歸來，五峯可煞無慚愧，面面相看眼未開。何故？窮坑難滿
天童晦巖和尚至，上堂：同身共命，同氣連枝。阿難合掌，迦葉揚眉。就中一句子，不許外人知。且道因甚如此？營裏天王。
謝保寧西堂掛牌及新舊都寺上堂：說禪說道易，成佛作相難。又道：成佛作祖易，說禪說道難。咄！有什麼禪道可說？有什麼佛祖可成？更有什麼一絲頭許難易來？然雖如是，忙者自忙，閑者閑。
上堂。不寒不熱，好箇時節，黃鶯頻織柳絲烟，子規猶哭松梢月。佛殿脊被鴟吻咬殺則且置，且道透聲色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老不以筋力為能。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弄精魂，只為生來無腦門，韶石一棒打不殺，至今恩愛俱成冤。正當四月八，底事與誰論？門外千峯萬峯啼斷猿。
上堂。南北東西八百牛。時來群聚五峯頭。飢餐飽臥松風裏。晝不拘兮夜不收。然雖如是。爭奈鼻頭繩索總在山僧手裏。有時一掣教

佗去。有時一掣教佗住。且總不恁麼又作麼生。擊拂子云。今日費我多少草料。
謝西堂首座，秉拂，上堂：萬年石橋，三平石梁，總沒交涉，恰恰相當。足陌見錢買賣，一毫不用商量。因甚如此？南泉斬猫兒。
火後，上堂：劫灰飛盡見靈蹤，突兀凌霄對五峯，意在目前誰共委？相同扶起舊家風。
端午，上堂。五月端午節，底事不須說。百恠盡潛蹤，羣魔俱殄滅。是則是，且道無病之人如何發藥？鄭州梨，青州棗，綿州附，漢州薑，邠州鐵。卓拄杖，下座。
入城歸，謝宣賜。上堂：去時萬木含愁色，歸日千峯展笑容。此意此心知有自，一爐香爇散天風。
上堂。七月八月，或凉或熱。景色凄清，蟬聲嗚咽。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拍膝一下，云：韶陽老人得一橛。
大內陞座及見施主歸，上堂。逾月走紅塵，生涯隨處新，逢人陪笑面，接物強精神。僥倖遇　明主，幷幪感重臣，歸來何以報？卓拄杖一下，云：只此謝　堯仁。
上堂。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古人併盡氣力，只抓著徑山癢處。山僧自罹劫火，奔走紅塵，歸來瓦礫堆中從事土水，非但業識忙忙，和鼻孔眼睛一時打失了也。如今要作全人，終不可得。然雖如是，家貧願隣富。
重陽，上堂。九日重陽節，東籬賞菊花，歌懽公子事，淡薄野僧家。雖然淡薄，不妨別有滋味。且道是什麼滋味？膠膠粘粘黃栗粽，苦苦澁澁茱萸茶。
上堂。舉：教中道：彌滿清淨，中不容佗。又道：云何是中更容佗物？驀拈拄杖，云：這箇且不是佗物。卓一下，云：豈不清淨？你等衲僧家，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靠拄杖，云：切不得動著。
入城歸，上堂：十五日以前，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十五日以後，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正當十五日，跛跛挈挈，百醜千拙。張都料，李作頭，鑿竅底鑿竅，著楔底著楔。雙徑來來去去人，長安夜夜家家月。
謝兩堂首座秉拂上堂，召大眾云：山僧是箇實頭人，愛說實頭話，凡一切事據實而論。前日兩堂首座秉拂所說法，要一人全道得著、一人全道不著。道得著底，堪與人天為師；道不著底，堪與佛祖為師。若人辨得出，自救不了；若辨不出，南州、北州名字行却，有何益哉？
水鄉持鉢歸，上堂。六月火邊坐，三冬水裏走，怒中呈笑面，鬧處伸毛手，滿載沒底船，歸來重抖擻。且道抖擻箇甚麼？卓拄杖，云：蘇州有，常州有。

郡知府至，上堂。傾蓋相逢，已成多事；側鞭回首，早涉繁詞。須是恁麼人，方明恁麼事。恁麼人既在這裏，作麼生是恁麼事？旛竿頭上鐵龍頭。復云：達磨西來，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且道傳箇什麼？徑山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既遇知音，不免破慳去也。垂下一足，云：不是樸庵，大難委悉。

佛涅槃，上堂。記得世尊涅槃日，普告大眾云：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

師云：滅度、不滅度既總不是，畢竟合作麼生？諸人還見釋迦老子麼？其或未然，却聽山僧分明為汝指出：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鷰子，沙暖睡鴛鴦。

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韶光去也誰能留？長江袞袞無暫休，人生既老不復少，此心未了空悠悠。或有箇漢出來道：大小徑山猶作這箇語話。卓一下云：打草只要蛇驚。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徒張意氣；一棒打殺，更無巴鼻。徑山今日都盧放過，且要一時腦門著地。何故？豈不見道：禮之用，和為貴。

上堂，舉應庵示眾云：三十三州七十僧，驢腮馬頷得人憎。諸方若具羅籠手，今日無因到淨名。

師云：應庵太師祖是則是，太煞舌長。徑山則不然，數百禪和數十州，襤褸破衲面搦搜，諸方有道不肯學，甘共山僧拽木頭。

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今日四月十五結制之辰，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情與無情，盡在拄杖頭上安居禁足。若凡、若聖，若青、若黃，長短、洪纖，各住自位，不得動著。候七月十五，別有條章。這箇則且置。豎拄杖，云：你道這箇拄杖子吞却拄杖子，不見有拄杖子，依舊是箇拄杖子時如何？卓一下，云：應當如是學。

謝兩堂首座，秉拂，上堂。拈拄杖云：前既無釋迦，後亦無彌勒，即今何所覩？舉拄杖云：見麼？天台三百五十錢買得。卓一下，云：賊！賊！

中夏，上堂。拈拄杖云：前半夏已往，已難推究；後半夏未來，未可討論。正當今日有箇現成公案，諸人還斷得麼？若斷不得，且聽拄杖子斷看。卓一下，云：乾三連，坤六段。

破庵和尚忌日拈香。楊岐設忌，做盡鬼怪。徑山設忌，一無所解。隨分淡淡薄薄，點一盃茶，燒一炷香，謾禮三拜。若謂報德酬恩，兔子喫牛嬭。

上堂。時節不相饒，俄當七月朝，未聞桐葉落，已覺稻香飄。泣露蟬聲咽，迎秋鴈影遙，有誰相共委？突兀對凌霄。

解夏，上堂。諸人分上各各有一節案牘，九十日內推勘已圓，今當自恣。既到山僧面前，無有不了底事。且畢竟如何決斷？已結證？未結證？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大赦咸放。

出山鄉歸，上堂：黃面瞿曇昔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召大眾云：黃面瞿曇幸自可憐生，無端被須菩提出來道箇希有，直得七花八裂，收捨不上，徑山出鄉四十餘日。今日歸來，飯食已了，衣鉢亦收了，敷坐已了，只是諸人第一不得出來讚嘆。何故？錢是足陌，物有定價。

御書至，上堂，拈香祝聖罷，趺坐(問答不錄)，乃云：須彌山為筆，香水海為墨，盡大地為紙。吾大　聖人以主天下之力，秉此筆、蘸此墨，而於此紙大書特書，縱橫得妙，輝騰今古，榮耀林泉。以此侈吾佛之光，以此霈神龍之澤，以此莊嚴寶所，以此成就福田。吉祥中吉祥，殊勝中殊勝。正恁麼時，如何報稱萬年恢正續，四海樂無為？臣僧　(師範)恭奉聖旨，特賜本寺釋迦寶殿、妙莊嚴閣、凌霄之閣、靈澤之殿、寶所萬年、正續之院二十四大字宸翰。臣僧領眾迎接歸寺，永鎮名山，陞于此座，舉揚宗旨，上祝　聖壽無疆。臣上感　聖恩，上感聖恩，下情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復說偈云：

堯仁及物麗如春，榮寵名山　御墨新。
將底醻恩崇壽域，碧天無際水無垠。

冬至，上堂。拈拄杖云：過去也恁麼，未來也恁麼，見在也恁麼。卓一下，云：一陽來復，萬彙發生，寒谷回春，冰河解凍。且道是佛法耶？世法耶？卓一下，云：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上堂：摩騰入漢，如將蒿枝攪四大海，令一切鰕蠏魚龍知水為命。達磨西來，又如將鴆毒置於海中，令一切鰕蠏魚龍飲者皆死。雖然如是，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浴佛，上堂。昔年當此日，生箇老妖孽，殃害大地人，有屈無處雪。雲門憤不甘，一棒要打殺。打不殺，至今年年有箇四月八。

結制，上堂。徑山今日結夏，不分上中下座，健則運瓦搬椽，困則橫眠倒臥，誰管你孔夫子・李老君・胡達磨。何故？善賈者不停死貨。

上堂：佛之與祖，是生冤家。禪之與道，是大妄語。何故？豈不見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上堂。拈拄杖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舉起拄杖云：拄杖子化作拄杖子，吞却拄杖子則且置，只如深沙神怒發，將嘉州大像一摑，因甚陜府鐵牛颯然粉碎？卓一下云：應作如是觀。

上堂。七縱八橫處見得透徹，寒灰死火時恰恰相當；寒灰死火時體得分明，七縱八橫處頭頭合轍。所以道：古今一貫，聲色純真。豎拂子，云：看！看！德濟龍王向這裏逞大神通，降一陣卒風驟雨，瀉向諸人面前。還知麼？若也不知，却歸靈澤殿去也。

上堂：古者道：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損。正恁麼時，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捉來摘除兩箇翼，便是一枚大鐵釘。

佛涅槃，上堂，舉：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云：吾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汝今請吾再轉法輪，莫是吾有所說法耶？

師云：黃面瞿曇以油洗皂，欲成素練，豈可復得耶？下座，詣大佛殿，普禮三拜，和：文殊一時領過。

上堂，舉：梁山和尚道：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不當宗乘。後來瑯琊道：梁山好一片真金，只作頑鐵賣了。瑯琊即不然，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一任天下人貶剝。

師云：瑯琊恁麼道，瓜田納履，未免嫌疑。徑山這裏，南來者搬泥，北來者運土，拔一毫以利天下，吾不為也。

破庵和尚忌日拈香。這箇老凍儂，猛利如虎狼，威凜萬壑風，眼搖百步光。我昔編其鬚，脫命於毫芒，至今數十載，毒恨不可忘。此世後世永永不願見，臨風誓此一爐香。

出鄉歸，上堂：千峯萬峯濃潑眼，十谿五谿深沒腰。只有山翁喜相接，聲聲慚愧與難消。且道還有所得也無？蝦蟆口裏一粒椒。

重九，上堂。黃菊新開剪剪金，忻逢佳節興難禁，臨高無語寫幽思，拄杖為吾聊一吟。卓拄杖一下，云：非但落韻，兼錯平仄。

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文殊普賢，泥猪疥狗。

上堂：今時參學，多是踏步向前道：我參毗盧師．法身主向上巴鼻，格外玄機，如渴鹿趁陽焰，於自己脚跟下事往往蹉過。殊不知舉步處踏著釋迦老子天靈蓋，開口時觸著達磨大師祖諱，要且無你在遮右掩處。徑山恁麼告報，還有猛省底麼？咄！用省作麼？

聖節，上堂。拈拄杖，云：天地之根，萬物之主，大千無以居其尊，劫石難以並其固。卓一下，云：直得森羅萬像．草木叢林．情與無情，悉皆鼓舞。時哉，時哉！正月初五。

謝智首座．惠後堂并新舊頭首上堂：徑山一句子似有如無，却須是箇具大智慧底領之於文彩未彰已前，然後知大藏小藏盡從這裏流出，至於或卷或舒、或進或退，靡不中的。雖然如是，可惜許。

中夏，歸新僧堂。上堂：大凡參學，先須自參，直須識取自家本來底面目，然後徧參遊人門戶，升其堂奧，坐其牀榻，至於自受用三昧．他受用三昧一時具足。儻或倚佗墻壁，看佗眉毛眼睫，終非究

竟。既然如是，且作麼生是自家本來面目？良久，云：北人不相鼻，南人不相色。
解制，上堂。道無彼我，踏著不嗔；用不停留，了無轍跡。翠巖東語西話，著甚來由？仰山種粟畬田，翻成窠窟。文遠於驢糞裏落節，洞山向萬里無寸草處覅跟，這一隊漢一時裂下了也。畢竟事作麼生？拈拄杖，卓一下，云：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謝新舊知事兩堂，秉拂，上堂：衲僧家，無本據，動靜去留，無非活路。進一步，臨機沒回互；退一步，聲色如聾瞽。不進不退，又且如何？前堂首座是果州人，後堂首座是蓬州人，蓬州人自打蓬州鄉談，果州人自打果州鄉談。雖然如是，君子千里同風。
出隊，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眾生擾擾昏昏，寢於長夜，困於脩途。徑山不忍見，向三冬裏轟一聲霹靂，而使夢者覺、行者詣。卓一下：還覺神清氣爽麼？成龍昇天，成蛇竄草。
檀越捨佛五臟，請上堂。無量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只在毫端。於一毫端上見得，便見靈山一會，心肝五臟盡在這裏，放行把住不由別人。若論把住，不消一捏；若論放行，則釋迦老子自還釋迦老子、文殊普賢自還文殊普賢、阿難迦葉自還阿難迦葉、護法諸天自還護法諸天，不妨各得其要、各住自位、各務本事，助佛揚化，盡未來際無有退轉。正恁麼時如何？此功德海無邊際，流出當人一念中，一念真心充法界，當知福報亦無窮。
上堂：恍恍惚惚，杳杳冥冥。非精非物，非佛非心。缺齒老胡得之而不識，颺在乎嵩山之陰。諸人還識得麼？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
浴佛，上堂。釋迦老漢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來有孝順兒孫要一棒打殺與狗喫者，又有將惡水驀頭澆者，點撿將來，總出佗圈縢不得。徑山則不然，當初若見，只與佗摩頂，云：易長易養。管取教佗哭也不成、笑亦不得。
上堂，召大眾云：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所以拶持佛祖正印者，殺活卷舒，遊刃自在，理故當然。若據今日，盡天下衲僧到徑山這裏總須乞命。然雖如是，吹毛雖利，不斬無罪之人。
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後來又道：斯皆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
師云：肇法師不謬為座主，善說出格道理。若是徑山則不然，草木天下同。
破庵和尚忌日，拈香。太湖濱，南湖畔，行脚不著，便撞著這老漢。分明兩箇五百文，剛然證道是一貫。當時被渠淈[泳-永+盾]一

場，究竟成箇不了公案。逗到今日，如何結斷？炷香，云：神光斷臂，豫讓吞炭。
出山鄉歸，上堂，召大眾云：三家村裏神樹子，十字路頭牛屎堆，拾得寒山曾覷破，至今拍手笑咍咍。你這一隊後生，三條椽下閉眉合眼，恣意妄想，知什麼茄子・瓠子？
重九，能仁西堂同定首座至，上堂，召大眾云：三十年前與吾石谿商量一段因緣，橫也不奈何、豎亦不奈何，至於七日，竟無折合懨懶而休。誰知三十年後驀然撞在面前，不待商量，自然默默相契。非但石谿，至于定公首座亦同此見，毫髮無差。且道如何是相契底事？節屆重陽，日短夜長。
為石谿和尚赴蔣山引座。寶公！寶山之寶，非青黃赤白等色，亦非大小方圓等相，三賢莫辨，十聖那知？是故公亦秘惜，若非其人，未易分付。今日石谿不涉安排計較，突然在前，無心而得。既得之已，亦不以為奇特眩曜於人。是則故是，爭奈我此千百衲子虛心久矣，皆欲一見。是以鳴鼓集眾，慇懃虔請，願陞此座，於香煙起處放此寶光，令我一眾因此寶光獲見此寶，同得受用，盡未來際求無退失。然雖恁麼，更有一事不得不疑。或有箇沒意智漢，不識好惡，犯眾出來道：蔣山！蔣山！不得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吾姪却須自作支遣，莫教累及老叔。恐人無憑，先此奉白。
上堂：參禪衲子擔箇不會，到處問人。東邊問張老，西邊問李老，問來問去，忽然一旦會得，元來便是箇不會底。雖然，莫將圖上水，喚作洞庭波。
上堂：佛祖命脉，洞然明白。黑漆屏風，松蘿亮隔。
冬至，上堂。孟冬薄寒，仲冬嚴寒，寒則普天普地寒，結成冰片，凍破泥團，達磨不會，大難大難。
臘八上堂，拈拄杖云：雪山六年凍不死，一麻一麥餓不死，無端更道悟明星，蹉倒至今扶不起。拄杖子試著力看。卓一下，普賢蹙頞，文殊偷喜。
上堂：纔擬恁麼，便不恁麼。成現生涯，陳年滯貨。雪峯輥出三箇毬，[祝/土]著嵩山破竈墮。
師嘉熙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奉聖旨，特賜佛鑑禪師。師領眾迎接，望闕謝　恩畢，遂鳴鼓陞座，拈香祝　聖罷，據座(問答不錄)　乃云：形名未兆，文彩全彰。見聞知覺，覿體純真。坐臥經行，全身奉重。應萬機而無滯，融十虛而不痕。左右逢原，縱橫得妙。然雖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且把定乾坤，獨超今古一句作麼生道？雲淨日月正，風暄草木香。臣僧師範凉薄之蹤，於道無取。茲者恭蒙　聖恩，特賜禪號。寵踰其分，媿溢于中。是由昔日靈山付囑之

重，以至今日有茲叨遇。上感　聖恩，上感　聖恩。但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復說偈云：
只箇叢林粥飯僧，濫膺徽號媿無能。
臨風將底祝　君壽，遙指南山千萬層。
上堂。靈山獨付飲光，少室單傳可祖，黃梅夜半傳衣，臨濟臨行囑付。徑山這裏無衷私底佛法，今日普為諸人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只是第一不得生風起草，第二不得匿影逃形，懸崖鳥道不得寄跡留聲，白日青天不得嚗言寐語。老僧恁麼告報，莫成寐語麼？良久，云：正是寐語。
浴佛，上堂。僧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意如何？
師云：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
進云：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周行七步，意作麼生？
師云：乞兒伎倆。
進云：只如世尊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又作麼生？
師云：屎窖裏出頭來。
進云：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未審據何道理？
師云：喪車後掉藥袋。
進云：既是未離兜率，因甚已降王宮？
師云：南地有竹。
進云：未出母胎，因甚度人已畢？
師云：北地有木。
進云：如何是徑山今日報恩一句？
師云：惡水劈頭澆。僧禮拜。
師乃云：土宿頷下長髭鬚，淨飯宮中生悉達。西天此土絕知音，千古萬古阿剌剌。
上堂。山僧近日偶因送客下山，途中撞著箇田厙翁，佗便近前相接，見其頗恭，遂問云：翁翁高姓？渠遂指空中一片雲道：長老還見麼？山僧對云：見。佗又道：見什麼？乃依實對佗道：是一片黑雲。翁云：今夜定有雨。山僧見其語頗異，又問佗：翁翁高居甚處？渠便荷鋤而行，更不回顧。信之，淺草有毒蛇，平田有猛虎，雖然已被徑山勘破了也，且道諸訛在什麼處？我這裏七八百衲子盡是禪中之精，必能緇辨。
解制，上堂：孤峯頂上，百草頭邊，豎去橫來，築著磕著。汝等諸人提坐具向日本國裏作自恣佛事即不問，長連床上喫粥喫飯一句作麼生？三年一閏。

上堂：一是一，二是二。天是天，地是地。南北東西，各依本位。只是當時二祖不合禮老胡三拜，使我東土人至今無處出氣。然雖如是，蛇無頭不行。
上堂：昨日九月九，過了重陽節，今日憶重陽，陞堂何可說？擬欲問黃花，黃花雖有在東籬；擬欲問白醪，白醪雖有非我知。不如一時放下衲被幪頭，從教門外風颼颼、雨颼颼，幽州江口、採石渡頭，三三兩兩釣漁舟。
掛御書寶所額。五峯插天，一塵不到。特標寶所，雲漢昭回。不問南來北來，普請一時證入。證入則故是，其中事作麼生？香風吹動春長在，瑞氣氤蟠夜不收。
掛寺額(寧宗御書)。古佛示此額，今佛成此額。文彩全彰，當陽顯赫。直得龍翔鳳翥，日月騰輝。地闢天開，山川改觀。凡曰見聞，駭心動目，莫不因此額而得入此門。既入此門，則見廣大樓閣，清淨道場。綿亘十方，彌綸八極。重重華藏，處處莊嚴。交光相羅，如寶絲網。不相障礙，無壞無離。而使人人除一切障，滅一切惑，及得一切諸總持門。於少時間，入無量劫不動本處。徧遊十方，得徧處定。殊勝境界，隨處現前。所見不忘，所思不亂。原其旨歸，皆由古佛今佛廣大願力之所攝持，不可思議。
廣大願力既不可思議，則知佛之壽量亦不可思議。佛之壽量既不可思議，則知所化國土廣博嚴淨亦不可思議。所化國土既不可思議，則金枝玉葉曄曄騰芳亦不可思議。然此不思議事，非口能宣，非言所及，則故是。只如涓此良辰，特標此額，千祥併集，萬善同歸一句作麼生道？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出鄉歸，上堂。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十字街頭橫拖倒拽，三家村裏順俗和光。桑樹上中箭、柳樹上汁出則且置，坐斷千差一句如何話會？五峯依舊插天寒。復云：竿頭絲線放還收，時有金鱗上直鈎，風月滿船雖不惡，爭如峯頂冷湫湫？何故？富客不如貧主人。
佛涅槃，上堂。舉世尊臨涅槃時，以手摩胸告眾公案。師云：衲僧家佛之一字尚不喜聞，有甚工夫觀他紫磨金身？其如滅度・不滅度，又干我什麼事？雖然如是，少間大殿內因甚燒香禮拜？殷人以栢，周人以栗。
上堂，舉：昔日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其起處不得。一日忽見，遂問云：汝依何而住？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云：吾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師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誠實難見。徑山逐日與諸人同出同入，同起同坐，同鉢盂喫飯。諸人還知徑山起處麼？若也知

得，則諸人十二時中無虛弃底道理；若也不知，徑山分明為汝說破。乃云：東廊上，西廊下。

為新廣壽引座。雪峯發九重聖箭，誰敢當鋒？三聖躍透網金鱗，應無雜食。要明那畔事，須是這邊人。三家村裏，閙市叢中，妙應無私，臨機有準。雖然如是，不是冤家不與隣。

結制，上堂：徑山結夏，不論功過，飯來展鉢盂，困則伸脚臥，縱有千人萬人，只消一箇半箇，豈不見流支要打胡達磨？

因事上堂：阿剌剌，橫該抹，渾無柄杷，如何提掇？徑山寺裏八百來僧過夏，於中多有肉身菩薩，畢竟如何摩訶薩？

上堂，召大眾云：一夏九十日，只餘半月了也。是汝諸人每日區區地理會佗家事，自家鼻孔還曾著眼覷著麼？若也覷得見，便知道元來只在面上，十二時中許汝有出氣處；若覷不見，徑山分明為汝說破。遂噴嚏一聲，下座。

謝翠巖西堂新舊知事上堂：雪峯輥毬．睦州擔版．楊岐栗棘蓬．東山鐵餕餡。多處添，少處減，留得翠巖眉毛蓋眼。

上堂，拈拄杖示眾云：人人有箇水牯牛，迴迴地常露現前，只為耽於睡眠、役於塵事、失於管帶，一向走入深草裏去，竟無尋處，十二時中未免迷悶。然雖如是，要且元在。如今要見麼？擲下拄杖云：頭不少，尾不欠。

中秋，上堂。一年十二月，月月有月半，何獨喜中秋？一時爭賞翫？人人盡道十分圓，我道依前缺一半。如何是那一半？待今夜月從西邊出，即向汝道。

上堂：徑山無伎倆，住院多阻障。飯在平江府，口在凌霄上。河港既不通，千里空相望。暫假維摩手，一鉢共分餉。分餉即分餉了也，只是其中飯色有異，却不干老僧事。

上堂：現成公案，何事不辦？百發百中，無邊無畔。捏不聚，撥不散，萬籟俱沉兮明月半窻，一色難分兮蘆花兩岸。

上元，上堂。從上有祖已來，的的相承，綿綿不墜，譬如一燈然百千燈。至于今日，燈燈相傳，光光相照，無彼無此，無前無後，無壞無雜，平等清淨。然於其間多在光影裏，獨有五祖老兒就中較些子。何故？不見道：無油不點燈。

日，首座瑞世延慶上堂，拈拄杖云：釋迦飲氣，達磨吞聲，德山、臨濟曝腮鱗於龍門，自餘之輩，三千里外斫額放一線道。卓一下云：隨分身春色，一枝三兩花。

結夏，上堂。徑山今日傳箭令下，是汝諸人自今日去，眼不得妄眙，耳不得妄聽，口不得妄言，足不得妄舉，一切皆不得妄。依吾令者，同此安居；不依吾令者，貶向無生國裏。且如何說箇不妄底

道理？山僧淳熙四年生，經今六十五歲，本命丁酉，酉生人屬鷄。何故？不聞道：養鷄意在五更初。
破庵和尚忌日，拈香。這箇老凍儂，從來不賭匙，剛把胡張三，喚作黑李四，更於眉上安眉，不向鼻中出氣。我昔沒興遭逢，直得無處回避，所以一年罵一頓，終未快人意。而今對眾盡底揭翻，非但教佗舌拄上齶，也要天下衲僧腦門著地。
上堂：達磨西來，添鹽減醬。後代兒孫，千般萬樣。誰信碁盤石，元在凌霄上。山僧恁麼道，已是龜毛長數丈。
開爐，上堂：徑山門下，無彼無我。大家疊足挨肩，共向無煙宿火。若是香匙火筯，不得動著。何故？不見道：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
結制，上堂。徑山今夏向瓦礫場中與諸人禁足安居，雖凡事不如儀，要且人亂法不亂。凡出一言、布一令，各要遵守。有四件事告報諸人，不得違戾。且那箇四件事？健時要坐禪，困時要打眠，肚飢須喫飯，陸地要行船。
上堂：戶牖見通，墻壁生礙。簸箕有唇，洞庭無蓋。若說經律論三藏，比量法門，現量法門，分科列段，教中自有人在。
上堂：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佛法麼？既來後，別有佛法麼？何不返照自看，只管向外馳求。東邊參，西邊學。禪牀上老凍儂，口角頭咂嗽，大策小策抄寫，還當得麼？徑山從來無記憶，口吻遲鈍，無可施設。唯是瓦礫場中有一枚鐵釘，諸人朝朝暮暮，來來往往，因甚覷不見？若覷得見，[翟*欠]瞎你眼。若覷不見，[翟*欠]瞎你眼。
上堂。今朝九月九，事例皆如舊，或採菊、或登山、或賦詩、或飲酒，此儒者之事。諸方長老遇此佳節，亦未免擊鼓陞堂，談空說有，徑山隨例顛倒。遂展手，云：閙中伸出一隻手。良久，云：作什麼茶鹽錢布施？
上堂：秋風清，秋月明，秋葉片片，秋露零零。缺齒老胡，不道佗全不知有？只是不合向少林九年面壁，未免坐久成勞，食飽傷心。孟節使捨財建造，上堂。萬緣泯息，大用現前。殺活卷舒，縱橫得妙。水盈科而流也，所涸者濟；弦持滿而發也，所當者摧。不動神情，掃清魔壘。致乾坤於掌上，揭日月於域中。顯逸羣過量之機，作希有難能之事。至於不有其德，不居其功，安貼邦家，頓轡自樂。正與麼時，如何通信？深沉滄海恩波闊，皎潔秋空氣象高。
謝首座秉拂并諸莊執事，上堂。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所以南泉不出方丈，却在莊上喫油糍。既被鬼神覷破，未免土地前添一分供養。還會麼？水高一丈，船高一丈。

端午，上堂。以拂子作書符勢，山僧書一道神符，普施大眾，使千妖百怪．邪魔魍魎之鬼各退百由旬外，不敢仰視。佩此符者，皆獲吉祥。忽亘符使者來告云：如上神符，莫不靈驗。外鬼為殃，固以走散；內鬼作祟，最難遣除。山僧向佗道：誠如所言。然別有箇神呪，使外鬼、內鬼粉為微塵，悉皆掃蹤滅迹。乃扣齒，云：內鬼、外鬼是何面觜有大神呪？消弭，消弭。良久，云：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掛鐘。聲此洪鐘，一新號令，有四願言，宜加聳聽。扣一下云：皇帝萬歲。扣一下云：重臣千秋。扣一下云：安鎮邦家。扣一下云：興隆佛法。願以此願，同此洪音，殷殷弦弦，久而愈鳴。連扣三下。

上堂：萬籟沉沉，孤月團團。葉零零兮山瘦，風蕭蕭兮夜寒。拍禪牀，云：不知誰共倚欄干？

重九，上堂。去年不在家，虛過重陽節。今年既在家，須要強施設。淡水煮冬瓜，真箇滋味別。不知滋味者，却似嚼生鐵。何故？眾口難調。

上堂。有求皆是苦，無求乃真樂。山僧前日出鄉四十餘日，晝乞村落、夜寄僧房，脚纔到家，又復入城謁見檀越。區區如此，莫非有求可謂是苦，然覓一針鋒許苦相了不可得；事畢歸來，通身放下，晝食三頓、夜臥一牀，一切無求可謂是樂，然覓針鋒許樂相了不可得。苦樂雙亡，如何通箇消息得與諸人共知去？良久，云：德山托鉢歸方丈，麻谷携鋤入菜園。

謝都寺首座，上堂：重巖風露清，深院霜天曉，一曲少林春，幾人彈得妙？自古彈者希，亦復聽者少。以之贈伯牙，伯牙不肯要；以之獻子期，子期拍手笑：休！休！不如留取自彈一曲，謝我新舊知事首座，也要諸人共聞。以拂子擊禪牀，云：何似大石調？

上堂：徑山不敢相謾，開口便見心肝。今朝十月十五，下元解厄水官。或有箇漢出來道：長老！長老！非但飽學，亦乃高才。只向佗道：便是蘇東坡七世為人，也未會在。

出水鄉歸，上堂，拈拄杖云：山僧前日領眾泛一隻無底鐵船，徧化南州北縣，聚落鄉村無不經過。所化既眾，所得亦不為不多。末後到一乾闥婆城，於閙肆中偶見舜若多神與驕梵鉢提二人對坐於閻浮樹下，其前置一寶物，價直不啻三千大千世界。於是二人論義，義勝者得此寶。驕梵鉢提乃問舜若多神曰：汝既無身，憑何立義？舜若多曰：以虛空為義。舜若多神却問驕梵鉢提：汝既無舌，憑何立義？驕梵鉢提曰：以寂默為義。二人辯論經八十返，不分勝負。

山僧聽之既久，忍俊不禁，於是近前問：二賢者可容老僧與此高論否？二人曰：有何不可？吾二人於此論義，勝負未分，若得吾禪師

一決，不勝至幸。山僧遂云：若以虛空為義，則問者亦空，答者亦空，聽者亦空，其義亦空；若以寂默為義，則問者亦寂，答者亦寂，聽者亦寂，其義亦寂。有何勝負耶？二人不能加答，老僧遂向佗道：兩人爭不住，打歸常住。於是得此寶歸，脚未跨門，庫司知事也要，修造諸公也要。山僧云：二俱不可。老僧出去多時，我此一眾寂寞既久，不若先將此寶散我現前大眾，且做箇暖熱。擲下拄杖云：渾崙休擘破，却要眾平分。

聖節，上堂。天清地寧，慶襲一人，九州四海咸被堯仁，熙熙然涵泳化育，猶千花萬卉之逢春。以拂子作舞勢，云：山僧恁麼，且道意作麼生舞蹈揚塵？

上堂。五峯門下，百種全無，僧牀迫窄，堂供蕭疎。脚下踏著底破塼頭．碎瓦礫，面前撞見底王獦獠．李麻胡。恁麼薄福住山，真箇辜負老胡。雖然如是，更點分明。

病起，上堂。山僧病即諸人病，諸人病愈即山僧病愈，如是則山僧即是諸人、諸人即是山僧，於其中間覓一絲毫彼我之相了不可得。得到這箇田地，是謂一味平等、無有高下，然後山僧自山僧、諸人自諸人、張上座自張上座、李上座自李上座，病則各自病、愈則各自愈，人人不相知、彼彼不相涉，是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與麼說話，阿呵呵！笑殺杜順和尚。

開爐上堂：禦寒古有家風在，三個柴頭品字煨，今日無柴又無炭，從教各自撥寒灰。豈不見道：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是汝諸人也且恁麼東撥西撥，忽然沒興，被你撥著也不定。

上堂，舉拂子示眾云：一見便見，更不再見。張顛草書，李廣神箭。

上堂。欲明此事，如臨大敵，須是號令森嚴、軍伍整肅、謀臣猛將各得其人，然後戰必勝、攻必取。若不然者，眨得眼來，一箇箇總是喪身失命底。卓拄杖一下，云：且喜天下太平。

正旦，上堂。拈拄杖，云：舊年佛法說到臘月極盡頭，新年佛法又從正月還起頭。若論起頭與極頭，都盧只在拄杖頭。遂喚，云：拄杖子！我且問你：今日正月一日也，新年佛法從那裏起頭？卓一下，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伏惟首座、大眾各各道體起居萬福，東邊立底如龍如鳳、西邊立底如鳳如龍，人人公辨、私辨，箇箇宗通、說通，冤親平等，理事圓融。又喚，云：拄杖子！我且更問你：如何是理事圓融底道理？卓一下，云：一聲遍在諸人耳，諸人耳在一聲中。

謝兩班執事，上堂。人之形體，有耳目、有手足，可以視聽、可以運用，一處不仁，不名全人。若備具者，則隨意所適，可以成就一切事業。叢林体製亦復如是，則有知事、有頭首，以之掌握寺門、

紀綱清眾。一不得人，則叢林衰；既得其人，則叢林振。叢林既振，且畢竟成得什麼邊事？一二三四五，各各面相覩，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朝廷降香祈晴，陞座拈香云：此一辨香，九重城裏頒來，五髻峯頭拈出，爇向爐中，為祥為瑞，供養常住三寶．三界龍天，祈求晴霽，願賜感彰，仰符　聖主之丹心，克遂　明堂之大禮。遂趺座(問答不錄)，乃云：大朴未散，古佛家風；至理既彰，通人活計。絕緣而照，離念而知，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塵塵爾，剎剎爾，圓融無際；巍巍乎，蕩蕩乎，綿亘有餘。舒卷自由，縱橫得妙。且坐斷千差一句作麼生道？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鳳來儀。

復舉：僧問太平恩禪師：日未出時如何？恩云：眾人皆仰望。又問：日出後如何？恩云：萬里照無私。

師云：太平恁麼答話，可謂應時應節。徑山今日更資一路，或有問：日未出時如何？只向佗道：在。日出後如何？却向佗道：普。若更問：徑山是臨濟兒孫，因甚闡雲門宗旨？向道：千車自古無歧轍，四海如今共一家。

謝首座、維那，上堂。黃蘗赴堂，無端向南泉位；中座興化行令，從而逐出克賓。父不父、子不子、弟不弟、兄不兄，千載令人恨不平。如今莫有報不平底麼？良久，云：咄！咄！

朝廷撥賜萬年正續院產業。上堂：田地穩密，不妨蕩蕩乾坤。寶印發輝，又見重重光彩。得之諦當，用處玲瓏。普濟貧乏而有餘，饜飽飢虛而無盡。而使狂者息，昧者明，來者安，去者適。無無不是，箇箇歸源。法法全彰，頭頭有據。正恁麼時，恩歸何所？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復云：曉來瑞氣鬱忽忽，流出恩波自九重。地厚天高何以報，飽看南嶽祝融峯。

孟少保為石田和尚齋僧，請上堂。靈山密付，少室單傳，的的相承，綿綿不墜，不論緇黃青紫，大都達者為親。是故，韓文公肯首於大顛；裴相國印心於黃蘗；李駙馬參石門，著手心頭便判；龐居士見馬祖，一口吸盡西江。此皆從上真宗，古今一貫。我石田師兄末後句子固不容易令付，而無庵居士亦不容易承當，膠漆相投，繩繩有在。然這一片田地，四至界畔契券分明，幸有當人一時承紹了也。惟中間樹子，莫怪徑山却有分在。何故？無蒂花頭須結子，不萌枝上要抽條。

復云：前日無庵以石田拳頭塞石田鼻孔，後來靈隱癡絕，凡以無庵拳頭塞無庵鼻孔，逗到徑山。這裏無拳頭可用，未免却借鼻孔特為出氣去也。石田不下尋常種，一味深耕種蒺藜，沒興有人親踏著，痛連心髓血淋漓。此恨難雪，此悔難追，慢罵呪詛，活陷泥犁。這般冤結何時解？直待虛空落地時。

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曾聞大亂之本生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載之後，千載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誠哉是言！
解制，上堂，舉：岳林振禪師示眾云：布袋口開，還有買賣底麼？時有僧云：有。振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振云：老僧失利。
師云：岳林設箇問頭，也似從容閑暇，及乎被這僧道箇有，便見荒亂，七手八脚一時俱露。徑山今日布袋口開，莫有買賣底麼？良久，云：異獸藏頭角，靈禽惜羽毛。
謝首座，秉拂。新舊知事，上堂。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說聽俱忘，語默不二。如是，則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進一退，悉皆不二，是謂微妙清淨、平等不二法門。然雖恁麼，不落因果，因甚墮野狐？不昧因果，因甚脫野狐？以拂子擊禪牀，云：參。
上堂：非至巧不能極其妙，極其妙處巧亦無所施，巧無所施妙亦不存，然後可以隨機應變，不滯一隅。至於垂一機、示一境，自然去離泥水，有活人眼目。是故運斤者必須敏手，而受斤者亦須有不動之質。昔臨濟喫黃蘗六十山藤，猶嵩枝拂相似；百丈遭馬祖震威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且道古人還有漏逗處麼？爐韛之所，鈍鐵猶多。
結制，上堂：龍蛇混雜，凡聖交參，儱儱侗侗，顢顢頇頇。雖則顢頇，於中却有箇分曉處。如何見得？前三三，後三三。
破庵和尚忌日拈香。燒香草舍蚊煙，禮拜小兒匍匐。楊岐頂上握拳，何似鎮州蘿蔔。噫！有年無德。
上堂：長河裏有一隻爛官船，櫓棹蓬蓆，頭尾都無。要撐駕又撐駕不得，修整又修整不得，毀拆又毀拆不得。官路上朝朝暮暮，來來往往，多少人看見，多少人覬覦，只是不敢動著。何故？動著即禍生。
解制，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遂府鉢盂，邛州磁碗。
謝新舊兩班，上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阿難合掌，迦葉攢眉。盡道徑山寺裏兩班職事各得其人，如南泉之有黃蘗、慈明之有楊岐，新之與舊、退之與進，各得其宜。只如藏頭白、海頭黑又作麼生？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中秋，上堂。指月與話月，檐雪共填井，翫月與捧月，未免弄光影。月墮？以拂子打圓相，云：見麼？彷彿似鹽官扇子，元來恰是雲門胡餅。
開爐，上堂。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天下叢林今日開爐，諸方老凍儂聲皷集眾，所說法要莫不說火、說炭，以此二者為

佛事，或說炭庫藏身、或說折合還歸炭裏坐。不然，說我喚作火，你不得喚作火。或說死柴頭上火、或說無煙火・文武火，徑山這裏總不得道著。若道著炭火二字，便是觸諱，犯突吉羅罪。既不許道著，畢竟如何露箇消息、應箇時節去？徑山有箇道理，乃云：通身黑粼皴，人人盡知有，開口便道著，何曾燒却口？雖然如是，也是蕭何制律。

上堂：古德道：昨夜雨滂澎，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奴子，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我今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是故我不敢輕於汝等。緣汝等一箇箇皆是現在諸佛，是汝諸人還自信得及麼？遂合掌云：噁！佛！佛！

上堂：達磨大師道：吾法三千年後，不移易一絲髮許。大眾舉頭看見鉢盂峯一生參學事畢，何故不見道不移易一絲髮許？

淨慈無極和尚遺書至，上堂：六十四年作麼生生憎？佛祖黃連未是苦。一笑飜身什麼處去也？虛空獨露，元來只在這裏。下座。炷香瀹茗，以醒瞌睡。

謝兩班，上堂。山僧今日打箇四門斗底陣，以阿閦鞞佛・須彌相佛等恒河沙數諸佛把定東門，以日月燈佛・名聞光佛等恒河沙數諸佛把定南門，以無量壽佛・無量相佛等恒河沙數諸佛把定西門，以焰肩佛・最勝因佛等恒河沙數諸佛把定北門，以釋迦佛・彌勒佛・盡此土現在諸佛等以為中軍，又以文殊・普賢・觀音・勢至等諸菩薩眾及阿難・迦葉・賓頭盧、頗羅墮等諸二乘僧以為隊伍。陣勢既圓，却出箇暗號子，而使不期而集、不約而同、不令而行、不戰而勝。既是勝矣，然後與見前大眾同樂無為之化。事既捷矣，所謂暗號者，不妨明說與諸人。要知麼？良久，云：東山下左邊底。

浴佛，上堂：黃面老子，二千年前四月八日纔生下來，便乃眩曜螢火之光、蚊蚋之見，却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當時若早遇雲門，後代兒孫不至遭佗鈍置。雖然如是，一喜一悲。

朝廷降香祈雨，滿散水陸。陞座祝香罷，趺坐。僧問：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且慈雲從何而起？

師云：彌綸八極。

進云：甘露從何而降？

師云：何處不清凉？

進云：恁麼則法雨均霑，大千普潤。

師云：石筍也抽條。

進云：記得溈山一日與僧樓上看雨，僧云：好雨時如何？

師云：鈎頭有餌。

進云：溈山道：好在什麼處？僧無語。又作麼生？

師云：如天普蓋。

進云：溈山道：你問我，我為你答。僧便問：好在什麼處？溈山指雨示之。又且如何？
師云：切忌隨佗去，迢迢與我疎。
進云：可謂只知看雨勢，不覺濕伽梨。
師云：禪客亦宜照顧。僧禮拜。
師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其理自彰。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化為龍，振鱗鬣、奮爪牙，鼓動風雲，大霈甘澤，直得大根、大莖、小枝、小葉，隨其大小，稱法界性，各得生長，而使苗而不秀者秀、秀而不實者實，慶一人之有道，合四海之懽聲。正恁麼時，如何稱讚？太平又見風光好，旅不賣粮戶不扃。(敘謝不錄)。復卓拄杖一下，云：喚起凌霄峯頂龍，縱橫變化妙難窮，一聲霹靂擎頭角，三日為霖四海通。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趙州八十行脚，中途撞著一塊石，[祝/土]著玄沙脚指，血濺梵天，直得山僧拄杖子至今忍痛。因甚如此？不見道：一以貫之。
上堂：擾擾忽忽，晨鷄暮鐘。瑞巖不會，喚主人翁。
喜晴，上堂。雲收霧斂，地闢天開，處處彌勒，門門善財。拍膝，云：安得真男子，同上黃金臺？
上堂：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一似預辦。雪峯輥毬，睦州擔版，提起破沙盆，却是漏燈盞。徑山三百六十骨節，骨節欲斷，是汝諸人還搆得麼？若也目顧東西，却是老僧相賺。
病起佛涅槃。上堂。病多諳藥性，經驗始傳人。老僧自去年八九月得病，恰恰半年，是病皆病過。病既多，隨分也諳些藥性。元來黃連便甜，甘草便苦，附子至冷，大黃極熱，其餘藥草各各有性。既知藥性，便可療病，而乃見驗。所謂經驗始傳人，見驗則故是。要且却傳與人不得，須是自得其妙始得。若自得妙處，則手頭活落，指下疎通。不問身病心病，肺肝胃腎，是冷是熱，是深是淺，或表或裏，或重或輕，來到面前，一一分曉，便能隨病與藥，令他一人人脫體而去。
記得黃面瞿曇臨涅槃時，摩訶告眾：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是則是膏肓之疾。當時若有箇作者，下得一服藥，便見釋迦老子死中得活。當時既是放過徑山，今日且作死馬醫，試下一服看。拈拄杖，卓一下，云：是。你諸人還會麼？若也會得，古佛元在；其或不然。靠拄杖，云：過去久矣。
閏月旦，上堂。二月復二月，韶光尚可留。雪消深澗底，花發舊枝頭。萬木寒威解，千峰翠色浮。有誰知此意？拍膝，云：相共倚危樓。

上堂：古者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是汝諸人還會麼？方圓一片，七畝有寬。界至已定，不用差官。
師將順寂，上堂：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從前說不到底，今日勉強出來，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擻，云：是多少？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二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三

小參

結夏，小參。天高東南，地傾西北，一句全提，乾坤黯黑，三世諸佛望風斫額，歷代祖師退後攢眉，德山有棒無處施呈，臨濟有喝亦須架閣，清凉長老固是不知慚愧，汝等諸人各自知時，寒時寒殺、熱時熱殺，青絹扇子足風凉，打刀須是邠州鐵。然雖如是，長期百二十日、中期百日、下期九十日又作麼生？清平世界切忌訛言。
解制，小參。一夏為兄弟說話，老翠巖落盡眉毛，正因兩字不聞，衲僧家大無慚愧。清凉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一夏祇與麼過，實無可與諸人咂啖。所幸諸人各自順時保愛，略不相怪，可謂上下相諳，彼此省力。然雖如是，九十日中畢竟成得箇什麼？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
冬夜，小參。羣陰剝盡，向什麼處去也？一陽復生，又從何處來？知得來處，明得去處。冬至寒食，一百五籬邊石筍抽條長丈二，鐵樹開花又生子，直得寒山撫掌拾得。呵呵，釋迦老子鼻孔遼天，樓至如來兩脚踏地，惟有山僧拄杖子裂裂挈挈、硬葛怛地，直是不肯點頭，却道：我從賢劫來未嘗聞有這箇消息。吽吽，幸然平似鏡，誰管曲如鈎？
歲夜，小參。年窮歲盡，歲盡年窮，東村王老夜燒錢，張公喫酒李公醉，不作世諦流布，不作佛法商量，硬似綿團，軟如生鐵，靈利漢子一踏踏著，也是泗州人見大聖。其或未然，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
結夏，小參。二千年前，尺不如寸；二千年後，寸不如尺。清凉到這裏，眼不見為淨，只將三文錢娶箇黑老婆，長裙短袖，拖泥帶水，隤隤[毯-炎+崔][毯-炎+崔]，且恁麼過，更誰管你結制、解制，長期、短期，殺生、護生，得念、失念？阿呵呵，少林穿耳客，元是老臊胡。
冬夜，小參。天寒、人寒，當機誰辨的？風動、旛動，切忌亂針錐。單明自己，不了目前南北東西、撞墻撞壁；只了目前，不明自己見聞知覺、半醉半醒。直須聲色頭上坐、聲色頭上臥，不為聲色所轉、不為寒暑所遷，一切處不留、一切處成就，方可隨緣度世、任運過時，寒則言寒、熱則言熱，飢餐渴飲、閑坐困眠，不離塵中、逍遙世外，這箇猶是打淨潔毬子、抱不哭孩兒。只如時當亞歲、節屆書雲：敢問金色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紅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以手指云：那邊是什麼雲？良久，云：相顧眼睛俱定動，可憐只解那斯祈。

歲夜，小參。法無去來，無動轉相，燈籠掛在露柱邊，露柱掛在燈籠上。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一般；一日十二時，時時一樣。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至於風動塵起、雲騰鳥飛、夜暗晝明、時遷歲改，又有什麼過？然雖如是，爭奈新歲君與舊歲君兩人聞恁麼告報，冷地不甘，却向佛殿角頭互相耳語。且道說箇什麼？一年好處君須記，三月江南啼鷓鴣。

結夏，小參。肉臭來蠅，垛生招箭，擬要完全，却成兩片。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流出胸中亦須吐却。靈利漢不受人瞞，向這裏擔得一片版去，我當刎頸而謝。若據見前一眾，也有靈利不受人瞞底。有則有，敢問西天那蘭陀寺今日有幾人結制？若也知得，非惟不受人瞞，便見此土西天絲毫無間；若也不知，清凉分明道破，也要諸人共委。乃云：前三百，後五百。

解夏，小參。以大圓覺為我伽藍，癩馬繫枯樁；身心安居平等性智，黑牛臥死水。更說休夏自恣，取驗蠟人，大似白日青天，大開眼了說夢。不見道：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所以，衲僧家尋常蹉口道著佛字，便須漱口三年；不覺聞正因二字，急急臨流洗耳。是故，山僧一夏九十日與諸人同行、同坐、同起、同臥，直是頂戴諸人，不敢錯悞諸人一絲頭子。分明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

冬夜，小參。正令全提，十方坐斷，放開一線，滿路歌謠，便見東家走過西家、西家走過東家，合掌擎拳，互相慶賀，道：且喜一陽來復，萬物重榮，黃梅石女依舊生兒，無角鐵牛安眠少室，唯有擔版禪和幪頭打坐，寒涕垂頤，百不會、百不知，更誰管你四時八節、八節四時？卓拄杖一下，云：無孔鐵鎚。

解制，小參。拗折拄杖子，盡大地是無孔鐵鎚；解開布袋頭，遍十方有通霄活路。天台・鴈蕩・峩嵋・五臺・羅浮・支提・祝融・五老，脚頭脚底築著磕著，東去也得，西去也得，不妨自由自在。只是前途或有人問焦山：今夏法道如何？却不得妄通消息。雖然，焦山也瞞諸方不得，諸方也瞞焦山不得。且道因甚如此？蘇州菱，邵伯藕。

冬夜，小參。滴水滴凍，渾無罅縫，明眼衲僧，失却鼻孔。豈不見適來禪客問溈山：至日，垂問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點即不到。溈云：情知子答這話不得，賊無種相鼓籠。香嚴云：某甲偏答得這話，鼠口終無象牙。溈山再理前話，香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到即不點。溈云：賴遇寂子不會。

休！休！著甚來由？日從西去水東流，幾人空白少年頭？如今往事莫追，只據見定與大眾相見。拈拄杖，云：陽極陰生，陰極陽生，明中有暗，暗中有明。且道是何宗旨？卓一下，云：參同契。

解制，小參。大地黑如漆，古今無消息，達磨老臊胡，九年空面壁。所以，乳峯這裏不敢將晝作夜、指東為西，只有一味清水白米大家喫了，聚頭一處打眠，九十日中各自開眼做夢。如今三期告滿，聖制已圓，且喜箇箇眼睛依舊烏律律地，終不被別人瞎却。然雖如是，要且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彼此三昧互相不知，乃至今日見前一眾三昧亦乃互相不知，惟是長老三昧想見諸人一時知了也。遂撥胷，云：且道山僧有幾莖蓋膽毛？良久：未明三八九，難辨力圍希。

冬夜，小參。初一初二，引手摸鼻，釋迦老子兩耳垂肩，達磨大師當門無齒。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只這些子，把定天下衲僧咽喉，直是無處出氣。拄杖子忍俊不禁，咬牙噴齒出來通箇消息，且要諸人知道：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卓一下，云：九九元來八十二。

除夜，小參。翻袴作裩，西天儘有；指桑罵柳，東土尤多。是皆欺罔良民，不顧彌天罪過。殊不知，年窮歲盡，依舊孟春猶寒；淡飡黃虀，幸是清平長樂。與麼告報，瓜田納履，未免嫌疑；去却藥忌，如何通信？夜來遍地春風動，開盡寒梅滿樹花。

結夏，小參。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拈拄杖卓一下，云：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蜜．乾屎橛．麻三斤．金圈栗蓬．蒸餅餜飥，一時撒向諸人面前，一任橫咬竪咬。或有一箇半箇咬得破、透得過，乳峯鼻孔盡在諸人手裏，且聽諸人橫拖倒拽；若咬不破，諸人鼻孔却在山僧手裏。一夏九十日，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出氣？卓拄杖一下，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解夏，小參。乳峯一眾具大闡提九十日夏，夫復何為？所謂四月十五日結也，同住五無間獄，於一切時游戲刀山劒樹、碓搗磴磨，開口悉吐黑烟、舉意無非惡念，惡念起時充塞虛空，盡虛空之量不能容受。如今七月十五日解也，惡業已具，證魔王身，盡未來際永無退失，如是則見前一眾今夏實不空過。見前一眾既不空過，燈籠露柱亦不空過，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情與無情悉不空過，至於拄杖子亦不空過。拄杖子既不空過，且道成得箇什麼？通身黑漆麤刺梨，非但登山兼打狗。

冬夜，小參。過去諸佛關空鎖夢，見在諸佛寄帽投河，未來諸佛望梅止渴。大眾！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古今節令，汝等諸人各各含齒帶髮，第一莫受人瞞。如今有般漢，纔聞輕輕舉著，便向這裏取次承當，一向定將去、合將去，要且只知仲冬嚴寒、孟夏漸熱，殊不知孟夏漸熱、仲冬嚴寒。乳峯恁麼告報，且道是瞞人

自瞞？為復別有長處？良久，云：傾心吐膽無人會，拔舌犁耕只自知。
解制，小參。拈拄杖示眾，云：看，看！十方世界，若凡、若聖．情與無情，盡向這裏安居，結制一夏九十日，今日告終。其中所得法門、所修行願各各不同，所謂諸佛則具足一切種智，其諸菩薩則成就波羅蜜門，自餘有學、無學，這一隊不唧[口*留]漢置而勿論。只如見前一眾與山僧於此眉毛[病-丙+斯]結一夏，牙齒敲磕，且道還有所得也無？若有所得，埋沒大眾；若無所得，辜負山僧。正與麼時如何？卓一下，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結制，小參。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便恁麼去，百二十日夏未是長期。其或未然，鄧峯別有箇方便，窮則變，變則通，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八片。卓拄杖一下。
解夏，小參。百二十日夏，如今已告圓，就中一句子，切忌錯流傳。眾中莫有通方底？出來將錯就錯道一句看。若也道得，後園驢喫草；若道不得，秋至鴈嗡蘆。
冬夜，小參。六爻既窮，陰魔自殄；一陽來復，吾道大亨。洞山菓子格外安排，皓老布裩依前赫赤，鄧峯寡不敵眾，相逢相見隨例道箇仲冬嚴寒，且要諸人順時保愛。若據從頭數來，灼然大有事在。何故？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方始展脚眠，蚊虫獦蚤出。救攝，急急。
結夏，小參。風恬浪靜，切忌彈跟；白日青天，宜須退步。鄧峯放一線道：且與諸人恁麼商量。忽然結却布袋頭，直得山河大地變作山河大地、吞却山河大地，你衲僧家畢竟向甚處出氣？拍禪床，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解夏，小參。面門一思，長時無間，見成句子，百味完全。若論結也，當處安居，不是拽短就長；至於解也，隨方任運，亦非拽長就短。黃連甜，甘草苦，擲地金聲如糞土，睦州拶折雲門脚，南泉不打鹽官鼓。卓拄杖一下。
冬夜，小參。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顢頇一句子，南嶽對天台。靈利漢不在商量，性燥底何勞重舉？只恁麼座著，平地陸沉；更擬進前，藤蛇遶足。豈不見玉泉皓老道：晷運推移，布裩赫赤，不是不洗，無來換替。良久，云：古今爭戰干戈裏，得到清平有幾人？
除夜，小參。舊歲今宵去，去去實不去；新年明日來，來來實不來。萬古長空無變異，循環日月空相催。山僧與麼告報，眾中或有不甘底出來道：大小育王話作兩橛。又作麼生祇遣？雖然如是，也須真箇始得。今時師僧往往語言相似、州縣不同，所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卓拄杖一下，云：誰識閻羅王是鬼？

結夏，小參。若據正令提綱，直須寶幢路上荒草連天、玉几峯前荊榛滿地，猶未為分外，而況三百、五百聚頭接耳，浩浩商量也大屈哉？育王今夜事不獲已，略借古人方便一路，與諸人赴箇程限。良久，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非不非、是不是，虎咬大虫、蛇吞鱉鼻。雖然，要且不得動著，動著則打折你驢腰。除夜，小參。無入作處，可煞見成；恰相當時，全沒巴鼻。鷲嶺妄傳迦葉，少林謾付神光，自餘列派分燈，未免遞相屈辱。只如今臘月三十日，一箇箇豈不知是歲除夜？更來這裏握節當胸，側聽箇什麼？山僧從而不識好惡，更向諸人面前分拏劈裂，也太無端。何故？彼此出家兒。

解制，小參。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所謂從四月十五日結也如是、至七月十五日解也如是、威音王已前亦如是、彌勒佛下生亦如是，萬年一念、一念萬年，無古、無今，不變、不異，便恁麼去，正坐在靈山窠臼中出頭不得。有般漢便道：衲僧家有甚固必？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屙屎、淨缾中吐唾，毀於佛、謗於法，不入眾數，熏修十不善因、成就五無間業。若恁麼去，又却墮在今時窠臼中，未有超脫一路。直饒恁麼、不恁麼，一時坐斷，別有生涯，點撿將來亦未可在。何故？又却墮在自己窠臼中轉身不得。如今要出靈山窠臼則易，要出今時窠臼則難；要出今時窠臼則易，要出自己窠臼則難。既然如是，且作麼生出得？拈拄杖，卓一下，云：靈山窠臼．今時窠臼．自己窠臼一擊粉碎了也。到這裏合作麼生？顧視左右，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結夏，小參。曹谿路上，無端浪起成堆；玉几峯前，誰信地平如掌？往復無間，動靜一源，伸出手觸著達磨大師眼睛，舉起步踏斷釋迦老子鼻孔，了無回避，迥絕安排，更說甚麼長期短期？只貴自家心肯意肯。既然如是，只如九十日中畢竟作麼生履踐？拄杖生根休用剪，鉢盂無柄不勞安。

解夏，小參。機不離位，沉乎醉鄉；語不離窠，滯在金網。竪起拄杖，云：看，看！賓頭盧尊者現在山僧拄杖頭上，為諸人作自恣佛事，廣說一夏九十日內所得所證法門、所修所行行願，人人具足、彼彼無差，直得西天那蘭陀寺諸佛弟子悉皆聞已，莫不合掌贊善，嘆未曾有：唯你這一隊漢有，若持水納石，恬不為事。既無奈何處，却入摩利支山去也。

結夏，小參。十方同聚會作麼生？箇箇學無為，有甚閑工夫？此是選佛場，賺殺人心空。及第歸，且在三門外。山僧恁麼告報，且道節文在什麼處？諸人還知麼？草本天下同。

解夏，小參。拈拄杖示眾，云：超然獨證，未免諸訛；卓爾見前，猶存顧鑒。須是擘開布袋口，突出拄杖頭，得失兩忘，是非俱泯，

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文殊、普賢竪起拄杖，云：總向這裏作自恣佛事。且道觀世音菩薩在什麼處？卓一下，云：莫向聞時認不聞。

出隊至道場，冬夜頭首秉拂罷，請小參。便恁麼委得，已是落二落三了也。儻或躊躇，不免借主人威光赴箇時節。拈拄杖，云：見成公案，不涉安排，竪去橫來，總由這裏。天地以之覆載，日月以之運行，四時以之代謝，萬物以之敷榮。卓一下，云：羣陰既剝，眾魔已殄。又卓一下，云：一陽來復，吾道大亨。直得伏虎尊者忍俊不禁，將國一祖師背一拍，呵呵大笑，云：慚愧，慚愧！風以時，雨以時，蘇湖熟，天下足，東家西家總是王老師檀越。且道到這裏如何教化？卓一下，云：須是堂頭師叔始得。

結夏，小參。一撥便轉，猶涉程途；三搭不回，故難持論。豈不見？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障蔽魔王道：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生界空，乃至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直饒恁麼刺腦入膠盆，你這一隊漢更來這裏聚頭合火，道：我禁足安居，克期取證。且擬證箇什麼？皮下還有血麼？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夜深歸去便歸去，莫待天明失却鷄。

冬夜，小參。當頭坐斷，凍鎖寒潭；覿面提持，暖回幽谷。竪起拂子，云：看，看！神應龍王與國一祖師互相慶賀，且喜一陽來復，吾道大亨，雙徑山中樓殿又見重新，十字街頭米鹽依前舊價。這箇則且置，祇如俱胝道者將盤陀石一喝，直得七花八裂，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良久，云：北斗東轉，南斗西移。

結夏，小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纔開口，觸著空王祖諱；擬動步，踏斷彌勒脚跟。頭頭總是生涯，處處無非妙用。所以道：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咄！曹溪門下切忌俗談。

解夏，小參。將心用心，重增過咎；以智遣智，轉見病深。所以道：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孽；厨乏聚蠅之糝，自然永絕饑虗。山僧一夏出出入入，略無一語與諸人相資相益，然好一釜羹，且道其中還著得鼠糞麼？良久，云：噁！今夜無端打落兩顆。

冬夜，小參。土木場中過兩冬，朝忽忽兮暮忽忽，從來業識無憑據，說甚東山大脫空？直得無禪可參、無道可學，四海禪流何處棲泊？含暉亭上望東溟，凌霄峰頭揖南嶽，翻笑老龍牙，手裏把柄破木杓。

除夜，小參。瞿曇出世，弄假像真；達磨西來，多虗少實。自餘顯大機、彰大用，玩弄神變、馳騁詞鋒，逗到臘月三十日，也只是箇歲除夜。徑山與麼告報，莫有長處麼？以拂子擊禪牀，云：堪作什麼？

結夏，小參。無奈何處，狗舐油鐺；絕伎倆時，猫兒見穀。直得眼不掛戶，意不停玄，舉步迷蹤，轉喉觸諱，不知大盡小盡，說甚長期短期？世事紛紜日月忙，一身儱侗乾坤窄。正恁麼時，且道還有出身處也無？良久，云：有功無功，莫使腹空。
解夏，小參。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南斗七，北斗八，廬山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徑山寺裏每日兩粥一齋，是汝諸人九十日內捧鉢盂向長連牀上恣意咂啖，於中還有知飽底麼？通身是飯通身水，問著癡頑總不知。
解夏，小參。僧問：選佛場開日，蔡林氣象新，心空及第者，畢竟是何人？
師云：只有你一箇不是。
進云：佛鑑禪師鄴？
師云：我亦不是。
進云：恁麼則大家隨處樂昇平。
師云：老僧與上座不同。
進云：昔日溈山坐次，仰山．香嚴侍立，溈山云：如今總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時如何？
師云：鈎頭有餌。
進云：仰山從東過西又作麼生？
師云：一釣便上。
進云：香嚴從西過東鄴？
師云：同坑無異土。
進云：仰山．香嚴恁麼祇對，還契溈山意也無？
師云：料掉沒交涉。
進云：溈山道：這箇因緣，三十年後擲地作金聲去。又且如何？
師云：不中餵狗。
進云：仰山云：這箇須是和尚提唱始得。
師云：不是好心。
進云：香嚴云：即今亦不少。
師云：喪盡家門。
進云：溈山云：合取狗口。是肯佗？不肯佗？
師云：蘇州菱，邵伯藕。
進云：溈山有如是指示，今日見前大眾侍立，徑山有何指示？
師云：飢則喫飯，困則打眠。僧禮拜。
乃云：打開布袋口，擊碎鐵門關。是凡是聖，不妨北往南來；左之右之，自然七穿八穴。說到行不到處，行到說不到時，吹毛在握，凜凜神威；寶鑑當軒，澄澄光彩。萬法豈能為擾？千聖不與同廛，

揑定寰中，特標象外。正恁麼時，文殊三處度夏即不問，至諸佛集處，因甚出女人定不得？小處多官府，空山有鬼神。
結夏，小參。集方儲藥，病者愈多；剖斜折衡，爭端益盛。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然後徑山與諸人向沒交涉處同此受用、同此安居，忘彼忘此，非實非虛，二時粥飯氣力麤，試問諸人會也無？
除夜，小參。舊歲即新歲，新年即舊年，要知新歲歲，元是舊年年。到這裏，添一銖則秤尾軒昂，減一毫則尺頭短促，須是從空放下，當處平和，自然律氣潛通，暖生幽谷，萬物獻敷榮之態，元樞忘煦育之功，水月無心，風雲自異。正恁麼時，如何路不拾遺？真古道：民皆樂業見豐年。
結夏，小參。言超情謂，理絕正偏。碓搗東南，磨推西北。渾崙無縫罅，平坦沒諝訛。三世諸佛橫說竪說，謾逞詞鋒；歷代祖師全提半提，妄生節目。是汝諸人九十日內、十二時中如何趣入？如何履踐？如何受用？竪拂子，云：若向這裏會得，許你融十虛於毫端，置塵劫於當念。時時禁足，處處安居。脚頭脚底，七穿八穴。其忽未然，佛殿裏隔子門礙塞殺人。
解夏，小參。江南兩浙，春寒秋熱，塵沙劫事在如今，如今不異塵沙劫。恁麼見得，諸人九十日內常在家中，未嘗不與山僧同出同入；山僧九十日內奔走於外，未嘗不與諸人同起同倒。不見有纖毫彼我之相，亦不見有纖毫離合之蹤，豁爾虛融，迥然獨脫。雖然如是，且道山僧在長安城裏喚你諸人，諸人在五峯頂上還應得也無？若也應得，如上所說悉皆不妄；其或未然，帶累山僧拔舌犁耕，無有休日。
冬夜，小參。寒來暑往，箇片田地何曾動搖？皷寂鐘停，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恁麼會得，便見善財童子不離本位，入普賢毛孔剎中，經歷無量國土，承事諸佛，參禮知識。一期事畢，却來徑山面前鞠躬而立，合掌白曰：今當書雲令節，天下叢林於此時興大佛事，或拈洞山菓子、或提皓老布裩、或舉趙州茶、或示雲門餅，浩浩商量，不妨鬧熱。惟是此間冷啾啾、空索索，聞無所聞、得無所得，未審師意如何？咄！豈不見道：朕聞上古，其風朴略。
除夜，小參。光景忽忽若逝川，舊年去了又新年，年來年去自來去，底事何曾有變遷？與麼會得，今年也與麼、明年也與麼、後年更後年，乃至百千萬億年也只與麼。與麼與麼，是汝諸人還曾見有不遷變底道理麼？葉生春樹秋歸土，日出東方夜落西。
結夏，小參。六合九有，情與無情。竪拂子，云：總在這裏。安居禁足，徑山令下，不許妄行一步，不得妄說一句。說須說到行不到處，行須行到說不到處。說不到處如何行？須是無足人始得；行不

到處如何說？須是無舌人始得。若說得一句，千句萬句，句句朝宗；若行得一步，千步萬步，步步踏實。且如何是踏實底道理？乃云：明眼人落井。

除夜，小參。從上佛祖的的相承，列派分枝，遍天遍地，子細看來，無非一人瞞一人，互相熱瞞而已。然雖如是，又須是真個瞞得過始得。若只解瞞人，不能自瞞，此人有手無眼；若只自瞞得過，不能瞞人，此人有眼無手；若也自瞞得過，亦能瞞人，敢保是人手眼俱備？如處晴晝，見種種物隨手取與，無所疑滯，自然不為寒暑所遷及時令所轉，又不妨見人賀冬也賀冬、見人賀歲也賀歲，要且覓佗一絲毫起處了不可得。到得恁麼田地，方許你說大脫空、行無間。行無間行則且止，如何是大脫空？良久，云：一年三百六十日，臘月盡是歲除夜。

結夏，小參。一物不為，藥嶠早成多事；無言可對，仰山已涉繁詞。去却藥忌，如何通箇消息？孟夏漸熱，仲夏極熱，子規枝上一聲聲，分明啼破三更月。諸人還猛省麼？百丈耳聾，黃蘗吐舌。

冬夜，小參。趙州南，石橋北，松根有茯苓；去却一，拈得七，龍門無宿客。信手拈來，信手便擲，隨處破蕩，隨處成家，卷舒逆順，左之右之，南北東西，無可不可，此猶是尋常用底。只如一陽未生，如何通信？以拂子擊禪牀，云：京師出大黃。

結夏，小參。三世諸佛說夢，歷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徑山昨夜亦得一夢，夢遊圓覺大伽藍中。時主持者空王如來適當結制，鳴鼓陞堂，為諸大眾說安居偈：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是諸大眾悉皆默然受教。於中一人聞說是偈，得未曾有，於是起大精進、發大勇猛，秉智慧劒一往直前，不問佛之與魔、凡之與聖、有學無學、情與無情，一切皆殺。殺一切已，然後自斷其首。首已斷故，無能斷者。是諸大眾見是事已，皆證無生。徑山隨後歡喜踊躍，於踊躍中忽然省覺。細詳前事，謂是虛耶？實耶？謂是有耶？無耶？謂是夢耶？覺耶？若謂是夢，覺者是誰？若謂是覺，因何有夢？我此眾中必有智者，有則出來為我原看。若也原得，許你與溈仰父子畬田種粟、夜寢晝餐、捧水擎茶，不妨神通遊戲。其或未然，鐵船水上浮，莫道不疑好。

解制，小參。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只貴各人自己鼻孔端直而已。黃面老漢．缺齒胡僧猶自喎斜，所以山僧一夏費盡手脚與諸人整頓，因甚到夜不正？忽有箇漢出來道：老和尚且莫口吧吧地，只你鼻孔猶欠半邊在，何不以手自摸索看？遂以手摸鼻，云：噁！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結制，小參。人人有一片田地，自古自今未嘗變易，無端被從上乃佛乃祖前後出興互相指占、各立門戶，或說直指單傳、或說克期取

證，強生節目，疑悞後人。殊不知，進一步犯著李四桑園，退一步侵佗張三麻地，不進不退，這裏一踏踏著脚跟下硬糾糾地，元是自家本業，更不用佗人作保，不妨於中隨時受用，騰騰任運、任運騰騰，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阿呵呵，喚不回頭爭奈何？

為雪竇無相和尚對靈小參：大用全提，乾坤黯黑；大機獨運，剎海齊彰。行一步，象王回旋；出一言，獅子踞地。了無枝葉，不近人情；逆順卷舒，縱橫得妙。此猶是無相賢，屬禪師平常用底。且道葉落歸根，如何通信？雲淨八紘無覓處，乳峯高插暮天寒。

復舉僧問黃龍機禪師云：和尚百年後，鉢袋子什麼人得？龍云：一任將去。僧云：裏面事如何？龍云：線綻方知。

師拈云：黃龍老漢口頭不恰、肚裏猶慳，爭如無相鉢袋子，不待百年後、未死已前一時擘破了也？若說裏面事人人盡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洞視索空無可有，從教千古錯流傳。

為淨慈北磵和尚對靈小參：大海乾枯，虛空迸裂，突然於中，產此英傑。弃儒服，著佛衣，說佛非，恣儒舌，戲笑怒罵為佛事，超然不守於途轍。橫說豎說，巧說直說，浩浩然流布於人間，不知幾千萬言。如塵如沙，如金如玉，如長江之波，如霽天之月，而使四方學者莫知其為儒耶？其為釋耶？是故有口如啞，有舌如結，不可得而擬議，不可得而分別。今既已矣，令人慟哭流涕。而今而後，不復見此明教師甘露滅。正恁麼時，徑山如何剖決？拍禪牀云：安得鸞膠續斷弦，打刀須是邠州鐵。

復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意旨如何？沙云：要騎便騎，要下便下。

師拈云：諸人要知端的麼？風流儒雅。

佛鑑禪師法語

示惠侍者（前住能仁）

文彩未彰已前，有一句子不橫不豎，突兀地，自古自今，乃佛乃祖，競頭出世，肆口宣揚，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四海禪流，瞻風撥草，擇友尋師，傍窺暗覷，終未有一人驀直覷透。然覷不透處，唯在鼻尖頭；道不著時，不離唇皮上。若向鼻尖頭、唇皮上討，則千里萬里沒交涉也。的的此事，要箇爽拔俊快底漢擔荷，至擔荷處，實無毫髮許擔荷底道理。所以迦文老漢於然燈所，無一法可得而得受記；二祖覓心了不可得處，而心安然。逗到呈朦袋時，唯禮三拜，依位而立，便有得髓底一杓惡水。

有祖以來，東西繩繩，針砭相資，水乳投合，大非容易。又不見國師一日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諾，這裏又容得毫髮許道理麼？後來有不識好惡底漢，於無道理中強出道理云：譬如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且莫說夢；如今未彰已彰，置之莫論。只如國師道：將謂吾辜負汝，元來汝辜負吾。且道：有辜負耶？無辜負耶？若有辜負，那裏是佗辜負處？若無辜負，國師因甚與麼道？須知明眼衲僧到這裏，直是有氣無出處。惠侍者本色英俊，歲久相從，善能體理，鼻頭既有通天竅，試為山僧出氣看。

示心侍者(前住馬谿)

從上知識競頭出世，提持箇事，張羅布網，接上上根器，鞠其要妙，不出乎發明各各自心而已。此心既明，只這明字亦無著處，有若紅爐上一點雪相似。逗到恁麼田地，更資悠久。煉磨至於純熟，根本既固，枝條花葉不愁不茂，方可臨大事、當大任。死生禍福之際，纖粟不能動搖，逆順卷舒，一動一靜，靡不中的。與其動也，應變靈通，圓融無際；與其靜也，虛明獨耀，不為勝妙境界之所桎梏。所謂一切時、一切處，皆吾活業，自然游刃有餘地矣。心侍者真英俊衲子，相從既久，告別寧親，勢不可遏。然通方道人，或歸去，或再來，初無固必。昔香林遠侍者歸蜀，潛光匿耀於青城水晶宮，初不欲人知，其後臭煙蓬悖，不容掩藏，竟大雲門之門，豈小小哉？此真良範，心宜勉之。

示光首座(住福林)

從上來的的相承底，非陰界中事，莫不以心傳心、以器傳器，是須羽毛特異，乃可付授。如虎之有彪，返睨其母，不守窟宅，哮吼吒沙，始得絕類離倫，超越格量。不見道：不是河南，便是河北。至索火處，豈徇塗轍者之所能及？而後益張吾宗，擘開太華，逗出黃河，有何疑滯？其道至今浩而不泯，豈小小耶？光首座。乳峯玉几至於茲山，首尾相從將十載許，中間有克由畤耐處，固難備舉，惟是分座說法，卷舒游刃，予切私喜。今腥香發露，不可掩藏，出應福林之請，雖未稱設施，然道無方所，行之在我，如不負所囑，其於臨濟豈復多讓？又何啻遇大風則止者哉？

示覺長老

的的箇事，須還佗挺特沒量漢，奮不顧身，直拔擔荷，纔涉廉纖，則撞頭入魍魎魑魅隊中，卒無解脫之日。豈不見道：俊狗不露牙，擬不擬便著。從上來唯德山・臨濟・羅山・明招・趙、睦二州・雲門輩，頗似箇體才，其餘根器有利鈍，得之有深淺矣。至於極處，固無二致，而其用處，有妙不妙耳。大凡入箇門戶，不可草草，須得根本正當，脚下牢實，然後養育成就，擴而充之，不得已而隨緣應世，操佛祖柄，開鑿人天，要須不近人情，是與不是，盡與裂下，只貴獨脫當頭契證而已，不將實法繫綴於人，擬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纔有所重，便成窠臼，瞎學者眼，不是細事，可不謹哉！覺長老相從甚久，於道深有趣向，霜露果熟，出應人天之請，求語為警，因掇筆書以贈，切宜勉之。

示寧侍者(見住靈巖)

寧侍者自育王・雙徑，首尾相從，已經數載。見其孜孜為道，真本色衲子。秋風吹衣，忽來告別，且袖紙求語，而謁蔣山。吾不欲，特地固却之，而所請益堅。因謂之曰：昔應庵據鍾阜，大慧居五峯，一時龍象往來。二開士之門，憧憧交武於道，又不知悞了多少人家男女。吾固不敢仰視前輩，而癡絕兄實當世宗匠。此行若空去，後必實回；若使實去，必須空回，斷無疑矣。忽恐問著此間如何若何，却不得妄通消息。何故？彼此老大，

示南藏主

昔周金剛弘大經論，名震西蜀，而不信禪家有直指之要，以謂南方魔子，吾當倒其巢穴，摟其種類，免使皷鬨於人，遂負疏鈔，憤志南來。豈謂持守不堅，至中途買點心處，觸於邪毒，遂生迷悶，沒理會處，急登龍潭，欲求解救之方。殊不知撞頭深入魔宮，竟為大魔所攝，向吹滅紙燭處，喪却平生，便作魔語云：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魔作益熾，於是焚却疏鈔，至於拆却佛殿，而後但持一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又云：未曾打著箇獨脫底。要且不知，佗末上先自粘手綴脚了也，却要打著箇獨脫底，不亦難乎？南藏主親從大慈雨花筵中來，遍歷諸方，而於老僧相從最久，其憤憤之志，較之德山亦不少讓。萬里泝流，後日若見獨脫底，當與德山痛出一口氣。

示湛上人

學道無過兩種病，若不滯在澄澄湛湛中，便在紛紛擾擾處，猛烈漢痛與擺撥，騰身一躑，透過那邊，非但彼我聲色能所俱亡，求其生死朕兆了不可得，方謂之大休、大歇、大安樂、絕學無為閑道人也。到得恁麼田地，猶只名自悟自了底人。若論蜀之三十六江，前頭大有灘在，切宜勉之。

示湛然道士

服有緇黃，道無彼我。如果能弘道，則不見有緇黃彼我之相，直下湛然清淨，豁同太虛，包容一切，便見山河大地，人畜草芥，莫不因茲而立。如是則非特超聖凡，出生死，至於亘百千萬億劫，不動不變，亦只恁麼。所以古人道不出是，又道莫過於此。要且不得認箇是，執箇此，認著執著則禍生也。
須參活句，莫參死句。佗得底人，宛爾不同。十二時中，只麼閑閑地、蕩蕩地，如珠在盤，觸著便轉，不留影迹，方得名為通變道人。然後隨機應用，轉化同事，度所未度，挈一切人同遊虛無安樂之地，豈不偉歟！然更須知有衲僧門下沒巴鼻一著子。你且道，這一著子灼然是有耶？是無耶？有則達磨大師無板齒，無則老君頭戴楮皮冠。然高士宿有靈骨，深疑此事，偕其徒立上人奮志南詢，徧見知識。揭來鄧峯，眉毛[病-丙+斯]結，孜孜不少怠忽。中夏錯認橘皮作火，克由畤耐。臨別炷香，求語為證。育王雖有三十棒，未欲下手。後五日或能再來，老夫當不惜也。

示彬典座(受牒正覺)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這裏只貴箇眼橫鼻直底漢，不涉廉纖，不行理路，直下頓領，然後隨分著衣喫飯，任運過時。如是，則非但世間名聞利養、得喪是非不能干其懷，縱有出世間殊勝又殊勝底法，亦無心顧著。長時只麼閑閑地、蕩蕩地，不依倚一物，長養成就，立處孤危，自然用處峭拔，等閑靠著，莫教略露些子，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縱饒佛祖亦無奈何處。雖然，正覺山頭古有十二松，更須一一點過，一株不見，便是不了事。祝祝！

示日本然上人

我有一句子，未離日本，未跨船舷時，已是兩手分付了也。這裏箚得脚，便見大唐國裏無禪師。儻或遲疑，更要進前叉手，道箇咨和尚，老僧不免向淨潔紙上重新塗糊去也。所以道無南北，弘之在

人。果能弘道，則一切處總是受用處，不動本際而徧歷南方，不涉外求而普參知識。如是，則非獨此國彼國不隔絲毫，至於及盡無邊香水海，那邊更那邊，猶指諸掌耳。此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佗術。然上人如是信得及，則逾海越漠，涉嶺登山，初不惡矣。

示清藏主

本色道流決欲究明此一段大事，非陰界中逐旋扭捏、逐旋安排、不二不四活計，是須天姿爽拔、志願堅確，從跋步時便有吞佛吞祖之量、不與千聖並立底氣槩，不拘得失、不顧危亡，只向未扃已前咬牙嚙齒，直下頓悟頓證、不留纖粟，如獅子兒哮吼一聲壁立萬仞，又如烈火觸著便燒不容近傍。正恁麼時，非但蕩去一切知見解礙，至於求絲毫頭佛法亦不可得，却向絲毫不可得處拈出一絲毫揭示未學，轉化未化、轉度未度，豈不是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業耶？
所以周金剛未出峽時，[祝/土]一肚皮骨董，充塞乎八萬四千毛孔匝匝地，誰奈其何？及見龍潭輕輕點發，便乃到底翻轉，和根拔却，向青天白日中撐開兩眼，突出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超然獨立，如雷如霆，震驚寰宇，浩浩轟轟，至今未泯，豈小小哉？清藏主本色道流，昔常爛遊大慈講席，深知非究竟學，於是焚舟南來，相從於乳峯，力究此事，憤憤之志，其於德山不復多讓。臨別，炷香袖紙求語，因書此段葛藤壯之，當如老德山發明獨脫底一解子，以救末運異見邪解之疾，其佗非所望也。

示瑜上人

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若端的一到明白之地，無有絲毫揀擇之心，亦不見有絲毫憎愛之相，廓然蕩豁，如大虛空無所障礙。然更須知有老僧不在明白裏。有般漢不識好惡，便乃踏步向前，却問：既不在明白裏，又在什麼處？似此參究，驢年也未夢見在。若是俊底，鑑在機先，領於意外，八面玲瓏，逈然獨脫，又更有什麼在與不在、明與不明底事耶？
瑜上人天姿淳雅，萬里南來，尋訪知識，孜孜於道，久而不變。鄉信忽通，遽有歸寧之行。臨別求語，以為警策，祝之曰：決欲捉敗趙州，切不得向山僧言下尋討。

示求堅上人

道在日用，若滯在日用處，則認賊為子；若離日用別討生涯，則是撥波求水。這裏絲毫及不盡，便成滲漏，十二時中觸途成滯，殷殷似有一物頓在胸中，如受鬼胎，未能分解，豈可自寬？所以古者探究箇事，大不容易，莫非畢生盡世確志堅忍，須得一到大休大歇大安樂地，方為究竟。有若架千鈞之弩，除是不發，發則鐵鼓九重俱透，然後於六句外受用，了無一法可得，不與千聖並行，方為洒洒落落真正了事衲僧也。其或不然，更向老僧語下咂啗，則成遞相負累矣。堅上人宜痛思之。

示超如二上人

古者道：密在汝邊，妙在轉處。誠哉！若轉不得動，為一切物刺著眼，眨瞪地擺撥不下，如衣壞絮處荊棘林，輕輕轉側，即便惹絆，不得自在。若是箇脫灑漢，佗自不同，十二時中胸次閑閑地、蕩蕩地，不為佛法禪道玄妙語言之所籠罩，而於語言三昧海中不妨遊戲。所以因言顯道、因道立言，有何是非得失於其間哉？超如二上人，真廣南蠻無佛性者，頃嘗相從於育王，今既旋鄉，告別於雙徑廨院，且將從上佛祖痛處恣意扭捏，呈露於老夫之前。因思古人索鎮海明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將古較今，何啻傾出一栲栳無準？有棒未暇打得，候再出嶺來，却得分付二上人，還甘麼？

示受業覺上人

動即影現，覺即冰生，不動不覺，翻身一躑，抹過那邊更那邊，不復回頭顧著，始得離倫拔萃，名為脫洒道人。儻或趦趄，未免墮在鬼域中而為魑魅魍魎，無有出離之日。須知此事實無奇特玄妙，要且只是洛陽谿裏有箇普豐院相似，若是其中人，舉著便知落處。老拙自幼出家，十八上行脚，到處橫草不拈、豎草不把，如今五十三也依舊只是舊時人，初無奇特玄妙。吾姪自乳峯玉几五年相從，豈不知之？如今臨別，反持即庵賢屬法語一軸相呈，欲老拙復書一段於其前，以為助道之要，何其特地耶？因見其誠意切切，於是信筆一揮，不覺盈紙。是則是，且道還有一箇元字脚麼？試點撿看。若言有，則埋沒吾姪；若言無，則辜負老僧。這裏撥得開，所謂金剛圈、栗棘蓬，吞透有暇矣。其或不然，更為下箇注脚。紹定己丑中秋後五日，阿育王山無準叟書于無異堂。

示溥塔主

世學一伎一能，若不得其要妙，則成常習，非伎能也，況學道乎？然學道是須得其綱領要妙，不爾，則成口耳傳授，流入名相，終成戲論耳。昔五祖少遊大慈學海，善發鉤深之問，眾皆忌之。及盡教理，知其不為究竟，於是捨而南來，已半百矣。一見白雲，倒底脫去，空拳索手，別立生涯，向佛祖提不到處，拈出沒巴鼻一著子，世莫能辨，皆目之為演山主，其可見也。而後傑出三佛諸大弟子，摐然密布於四方，其道大振，至今繩繩不絕，皆其兒孫，於宗乘豈小補哉？原其所蘊，錦心繡腸，不為不無，以世俗鄙俚之語，發明至要，說略規模，調高韻古，誠難擬議，所謂耆婆死，百草皆泣是地。溥塔主真其的的鄉人，當痛省而深慕之，則直指之道，光明有在矣。

梁王寺捺塗田求語

香水海底有一片膏腴田，不知幾千萬頃。往昔威音王傳授與毗婆尸，七傳而至迦文老漢，展轉相承到胡達磨。達磨不守家業，將白契逾海越漠，欲賤賣與梁王。梁王知其意不臧，故不納。只得悒悒渡江，直至少林。九年努觜，神光不忍見，折一臂以易之。而後子孫既繁，中間有不納官稅，冒姓名佃之者多矣。年來往往墮於農事，遂至湮沒，良可嘆惜。今杲、澤二上人憤氣不甘，復欲追還舊觀。如果確其志，則洪波險處、白浪堆中，試著工夫看。或不犯鍬钁，等閑翻得轉，則非但梁王一眾饜飽有餘，至於憧憧往來，悉皆饜飽。二上人宜勉之，吾說不虛。

示曇上人(號竺源)

瞿曇昔起禍於竺乾，尋波流於震旦，如決河源，注而為海，令一切魚龍蝦蠏游泳其中，悉知以水為命，昇騰變化者不可以數計。適此季運，昧其源者多，徇其流者眾，往往甘抱焦渴，奔逐陽焰，欲求所濟，竟乾死於滄溟之側，良可痛惜。錦官曇上人智識超然，始若不類萬里南詢，欲以折筋探其浩渺，偶不著便，悞霑一滴，於一滴中窮盡瀛渤之味，徹見乎一漚未發之前，盡於尾閭之極，真瞿曇敗家種草也。東湖率庵一見，喜而賊之，以竺源吾弟，即庵從而肆其惡。江湖道舊，異口同音，呪詛唾罵，殆無措身之處。於是不得已而理舟西泝，相從久之，且欲求語，固知其勢將不利於蜀矣。吾亦無如之何，臨岐謾祝之曰：行矣，善為方便。

示仁上人

道不可求，貴在歇心而已。然此之一歇，不可強也。須假朝求暮討，至意路絕處，忽然自歇。一歇之後，馳求之心，悉皆止息。有如途路旅泊之人，欲詣其所，力在乎行，非行不能到。一到之後，伶俜辛苦等事，悉皆止息，無復奔走。豈不見善財歷五十三參，至彈指處，樓閣門開，入已還閉。從前所得法門，所見境界，悉如夢幻。至於有見桃花而絕疑慮，聞擊竹而忘所知，要且不在桃花上，亦不在擊竹邊，畢竟在什麼處？本色道流，急須著眼。仁上人相從且久，告別泝流，炷香求語，以為道伴，且有再南之約。然初無固必，莫非任緣而已。但令一切處無第二人，一切時無第二念，不變不動，則無時不聚首也。行矣，勉之。

示徹上人

蓬山徹上人，冲虛菴之孫。萬里南詢，遍見知識，孜孜切切，略不少怠，真本色道流也。揭來鄧峯，相從數載。逮移凌霄，樂然偕行。五峯在天之表，一塵不到，實古今有道者集大成之地。徹亦自喜秋風西來，鄉信忽通，遽告歸寧。義不可免，炷香求語，併記再南之約。復出示清節老人疇昔送行及招歸二篇，其略曰：事須莫學虛頭禪，晝參夜請求真實。然真實亦不可求也，求而得之亦虛頭耳。弃虛頭，捨真實，究竟底事如何體悉？行者磨墨，山僧走筆寫護身符。五月五日。

示周司戶

某稔聞德望有日，但未遂一見為快。茲沐真染，殊慰此心。又蒙不鄙，特以此段大事因緣，相期於形骸之外，附到瓣香素軸，欲索數語，以為日用助道之資。自知林泉野人，固不當眩曜知見於名公鉅卿之前，然既出誠意切切，亦不得不以誠意相告。但此事不從佗得，只是人人脚跟下本有底一段事，歷歷孤明，亘古亘今，不動不變，纔擬心相向，便是千里萬里沒交涉。所貴當仁直下諦信，不越一念，超然獨脫，頓悟頓證。至證悟處，實無一法可得，只是舊時周司戶而已。若別有所證，則心外有法，乃成外道矣。
今時士大夫，不是不聰明，不是不靈利，只緣以聰明靈利去冥合箇事，返為靈利所惑，不見本法。要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纔有一絲頭，便與剪斷，縱有奇特更奇特，玄妙更玄妙底事，亦與一時裂下。至無棲泊處，略整頓精神，冷眼諦觀鼎鼎是什麼道理，稍覺煩悶，無入作處，却不得放捨，只就這裏緊靠著，抵死與之作頭底。不知不覺，忽然洗面，摸著鼻孔，自笑一回，方知道無生死可

出，無佛法可求。釋迦老子是箇黃面漢，達磨大師是箇老臊胡，一大藏教是甚破故紙，至於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莫不從風而靡。回省前來，憤憤悱悱，咬牙奮齒，必定慚惶無地也。寫至此，更欲列陳數段古人因緣，以盡斯軸，忽思來書所謂非事葛藤，塗糊後人之語，不覺撫案擲筆于地。雖然，已是葛藤不少，

示鑑侍者

鑑侍者英俊者流，憤志南來，決明己事，始相從於玉几而至五峯，首尾數年，略不少怠，良可喜也。秋風襲衣，遽起歸歟之興。栢庭友于賡歌以壯其行，無下數十篇，且呈無準老叟，因謂曰：一吟一詠，如枿旃檀，片片皆香。然於中有意到句不到，有句到意不到，有意句俱到者。語未竟，鑑袖出小軸，趨前而言曰：意句俱不到處，願求一語。予罹劫火，自夏及秋，奔走紅塵，有口無取氣處，何暇及此。鑑請之益勤，不得已而為之，姑紀歲月。時紹定癸巳八月十八日。是日也，錢塘之潮大於常年，觀者如堵，迎潮之人莫知其數，出沒往來等兒戲耳，中間也有出不得者。何故？不見道弄潮須是弄潮人。

示垠侍者

學道如世巨商，經涉大海，渺無涯際。始須假舟楫，勤櫓棹，及其到也，只在須臾。正恁麼時，回視前來所用功力，一時俱息，當下自然穩貼貼地，奇珍異寶，悉皆現前，方是自家元物。然後周貧濟乏，隨意運用，不由別人。豈不見昔日善財遊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一一善知識，各得其法門，要且終有限量。後於彌勒彈指聲中，入大樓閣，頓忘前證，本智現前，方名無限量法門，方名得大自在受用。當時善財若不得這一解，亦只贏得脚板闊矣。垠侍者萬里南來，遊歷江湖，想所見知識，亦不少矣。其於所證，却須超過善財一頭地，乃善

示升上人

長老小師不參禪，講主徒弟不聽教，如忽真箇不參不聽，直下踏著瞿曇未生時脚跟，摸著達磨未來時鼻孔，併將二老胡縛作一束，倒卓放尿塌下，豈不是挺特丈夫？儻或泥迹循言，準前打入骨董袋裏，無有擺脫之期也。嘉定升上人乃能仁，清谿上足，訪予于徑山，趨前而言曰：自離師日，告以欲參鍾山，又參雙徑，已蒙癡絕

和尚示以法語，佩服其教，不敢少怠，袖紙炷香，復欲老僧助拳，因謂之曰：子合喫六十棒，舍汝師而佗求，合喫二十棒，又受鍾山塗糊，合喫二十棒，今到老僧處，猶更云云不已，合喫二十棒。適值拄杖不在，併送歸。能仁行遣後，忽自知痛癢，吾三人皆犯突吉羅罪。

示月上人

學者始入道，如月初生，曲彎彎地，及至望則彌滿清淨，光徧十方，無幽不燭。然尚墮在光影裏，坐在法身邊，未得透脫一路。所以却從十六夜去，漸漸消磨至於晦，如未生時無異。當恁麼時，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只可自知。若絲毫許及不盡，便成滲漏，列在下風，向人背後叉手。若是上上根器，則不在此限。豈不見古靈行脚歸，師問曰：汝出游方，學得幾許佛法？靈云：一似當初未去時，噁開口便作屎臭氣。月上人相從甚久，切切於道殊可尚。今以有師有父在堂，意欲歸省，且炷香求語為別。從而謂之曰：子歸與師相見時，儻或問著如何若何，第一不得學古靈亂呈懞袋，恐其効德山行事，則併吾此軸俱為拭不淨故紙耳。

示寧藏主

語是誑，默是謗，語默向上別有一竅，從上佛祖未嘗敢以正眼覷著。德山·臨濟雖盡力提掇，要且只在左邊立，以手指點而已，正定處亦未嘗動著一絲頭。若欲真實擔荷，是須向胞胎未具時究取始得。不爾，縱學得盛水不漏，未免離家失業。灼然箇事，大難承當。寫至此，寧一見便喝云：住！住！我未離嘉定時，已知大佛坐在九頂山中，直至如今轉身不得。只你這老漢口裏水漉漉地，敢保亦未徹在。噫！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示塏上人

古宿道：諸方說禪浩浩地，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雖則軟郎當地看來，較之巨靈擘太華之威，猶未猛也。又有聞版聲呵呵大笑，及乎編辟將來，卻言肚飢，於是乎喜。此又何曾恣騁驢唇，亂呈懞袋耶？今時參究，往往不本源由，動輒撒屎撒尿，良可哂也。塏上人本色衲子，必不雷同，見此快以糞箕箒箒用事乃可。

示湘監寺

湘監寺乃石田師兄上足，捨其師而從吾游，多歷年所，始歸侍司，後歸庫司。人或曰：湘爽拔，非籠檻中物。以予為悞。予曰：昔楊岐輔慈明振汾陽之道，迫慈明晚參，此亦一小節也，而後應世，時曰會監寺也。會禪非特一時不知之，至於翠巖有曰：慈明佛法如一隻船，前則大寧，中則黃龍，後自稱而已。而不言楊岐，是亦不知之耶？是不可容易而擬之耶？而後續臨際正統，繩繩不泯者，又豈以清濁為累哉？所謂不知則為□，誠不妄也。湘當知人不知未為極，仍須至自不知乃善。

示燈禪客

燈禪客乃法戰場中宿將也，大凡出場定當箇事，須是七事隨身，韜略俱備，臨時布置意句，著著有出身之路，頭頭具生殺之機，或背手彎弓、或單刀直入、或迎鋒破的、或詐敗拖旗，所以有擔擎、有借事、有心行、有編辟，纔手蹉脚跌，則性命落在別人手裏。燈真差其要者，故能全身遠害，臨陣對壘，諸方老作往往無奈其何，而於徑山面前猶敢干戈相待，乃持此軸低情下顏，趨前而曰：久依嚴帳中，從前器械皆使不著，今就師處別請一箇問頭。隨應之曰：併却咽喉唇吻，置將一問來。

示小師德通禪客

德通，吾子中不肖者，侍吾最久，而嘗病其口多，每欲卸下衲衣，痛與一頓。既默識吾意，遂作廬嶽游，是避此而逃矣。又敢卑辭，願求一語，為途中自警。恭而無禮，尤為叵耐。然嗔拳不打笑面，於是引筆而謂之曰：既往，宜早歸。吾晚年雖不澡浴，要子洗脚，無爽吾祝。

示日本爾侍者(住東福)

道無南北，弘此在人。果能弘道，則一切處惣是受用處，不動本際而歷遍南方，不涉尋求而普參知識。如是，則非特此國彼國不隔絲毫，至於及盡無邊香水海，那邊更那邊，猶指諸掌耳。此吾心之常分，非假於它術。如此信得及，見得徹，則逾海越漠，陟嶺登山，初不惡矣。爾侍者勿善財遊歷百城，參尋知識，決明己躬大事，其志不淺。炷香求語，故書此以示之。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三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四

普說

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若據恁麼告報，已是埋沒諸人了也，直饒向未鳴板已前各自知時去，亦未救得一半，那堪三三兩兩聚頭接耳、握節當胷，在這裏聽山僧胡言漢語也大屈哉！彼彼丈夫、彼彼行脚，阿誰無分？何不奮發拈坐具，將山僧劈口便摵，拽倒禪床，掉臂而去，豈不慶快平生？雖然，也須實到恁麼田地始得。所以，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須兩脚踏實地始得，須得本道公驗入手始得。若真箇得入手底，自是不干事，過關、過鋪胸次，蕩蕩地掉臂便行，了無疑忌。你若未得入手，纔到關津去處，心下未免不穩，縱然硬不管拍，盲打過腦，背後忽然有箇人道：囚地一聲。時，你便面赤，被他人捉下，一場敗闕，不同小小。又如你眾中兄弟相似，若辨得千百貫錢，買得一道真正度牒插在懷裏，到處行脚，抽單挂搭，不妨自由自在。

你若來處不分明，得處不正當，便是自求不快活也。你纔跨門，便被人指點這漢了不得，莫教更撞著箇不恰好底，將你無巴鼻揑一揑，你便手忙脚亂，反不如做箇三家村裏漢過世，却無如許多事。所以適來向你道：須是兩脚踏地始得，本道公驗入手始得。你若到恁麼田地，亦未可便休。不見古者道：參禪須是悟，悟了須是遇人。若不遇人，十箇五雙。杜撰灼然如是。第一不得檐板自恃，須是捨短從長，就人決擇。我此門中，千差萬別，隱顯殊途，除大智洞明，其他莫能知之。

豈不見木平參洛浦，便致一問云：一漚未發時如何？浦云：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平不契，却往問盤龍：一漚未發時如何？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木平便悟去。後來雲峰悅和尚拈云：木平若向洛浦言下悟去，猶較些子，後來不合向盤龍死水裏浸殺住。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平云：不勞斤斧。果然只坐在這裏。你道他恁麼說話，意在於何？多見兄弟往往商量道：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便是死水。如何是木平不勞斤斧？所以只坐在這裏。若恁麼會，驢年也未夢見在這裏，須是覷透他古人一些子得人憎處始得。

又不見芙蓉寧訓禪師訪實性大師，大師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安左邊云：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後來黃龍拈云：實性大師用不得便休，却將佛法以當人情，至今千古之下作人笑端。你且道黃龍恁麼道，是肯他不肯他？到這裏，若只是參得蘿蔔頭禪底，敢保他理會不下？所以參禪既是得頭，又須得尾，方是不疑天下老

和尚舌頭。你若是真箇未有入頭處，便須把做至緊至要底一件事理會始得。古人大有方便控你入路，便須晝三夜三，將一則咬不破底話頭冷地裏東咬西咬，忽然蹉口咬破，自笑一回，然後就這裏扶持起來，甚生標格。

更有一事奉告兄弟，切不得自作艱難，先自退屈。纔作恁麼見解，便無有得底時節。雖然，又須是著些眼腦始得。若是俊底，一覷便透，自然不死在句下。記得古人道：我有一句子，待犢牛生兒即向汝道。又道：我有一句子，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又道：我有一句子，待案山子倒卓即向汝道。到這裏，眼瞎瞪底也且莫怪山僧，今日老婆更為你通一線路。我有一句子，未到焦山時已與諸人道了也，自是諸人當面諱却。雖然如是，還諱得麼？拍禪床，下座。

今夜普說，乃是因大師所請意旨，伏為報薦。淑妃娘子陳氏，欲結般若因緣，資薦冥福，又為一切人開發道心，直是殊勝，直是廣大。山僧少曾普說，以平生口吻遲鈍，又無記性。夫蓋普說，須是法性寬，波瀾闊。還佗前輩大珠・南陽・德山・臨濟・巖頭・羅山，後來圜悟・大慧・應庵，近來亦少。雖然雲月是同，谿山各異，大底有大底生涯，小底有小底活計，然又千說萬說，究竟只是說底，此事又不在說處。

蓋當人分上，各各壁立萬仞，直是坐斷諸訛，曾無箇非箇是。自是道流於中妄生節目，妄生紐捏，自作障礙，以至不得受用。灼然這裏著一點外料不得，纔涉一絲毫外料，便成剩法，為鉢盂安柄。所以動即影現，覺即冰生，直饒你不動不覺，正坐在必死之地。到這裏如何體悉？如何湊泊？如何得與此事相應去？是須得通身汗出，自家冷地裏失笑一回始得。你若未得恁麼一回，任你說得盛水不漏，只成外邊打之遶，只添得箇一場熱鬧，要且與此事了沒交涉。豈不見白雲祖師道：你若得真正一回汗出去，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你若未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誠哉是言！可謂是棒打石人頭，剝剝論實事。

你若真箇踏著這些子，自然無許多勞攘，等閑蕩蕩地，閑閑地，驀被人拶著，便乃水底火發，拈來便用一一蓋天蓋地。其實無佗，一切處總是自家底，不用安排計較，所以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答話，長老插脚不入。是皆前輩見得透頂透底，無一絲毫滲漏，方有這箇說話。若是膚淺之流，豈可同日而語耶？若據乳峯這裏，實無禪與人參，無道與人學，只是箇著衣喫飯，屙屎送尿底一箇無意智漢。荷湖海衲子。

諸位大師不鄙來此孤峯絕頂，共守枯淡，所以尋常亦不敢輕易。兄弟凡遇五日須要上堂，三八須挂牌，勉強以塞方丈之責。亦不是矜誇學解，眩曜見知，及造妖捏怪。只據自家所見，赤骨律地與兄弟

相見。然兄弟來室中吐露箇消息底，不道全無，亦多有在正路上行底。纔見兄弟在正路上行，亦不敢輕放過，便乃下堦引行一兩步。纔到放手處，又却多去不得。其實無佗，蓋未曾真正一回汗出故也。然這一解，安排不得，計較不得。若是俊底，一咬便斷，一覷便透，却無許多顧忌。若是機思遲鈍底，却不可等閑放却，直須志願堅確，勇銳直前，一切境界搖撼不動，一切語言移換不得。如經蠱毒之鄉，水也莫霑佗一滴。壁立千仞，豎將去始終不變。驀地手蹉脚跌，便見倒撲，始得不受人瞞，方可不辜負行脚初志。臘月三十日，亦不怕閻家箇漢。

且如因大師，佗雖是箇尼僧，宛有丈夫之作。原其所以，佗從富貴中來，正因出家，正因行脚，正因見善知識，正因學道。蓋佗因地既正，始終不妄，所以亦不辜。佗前日十月二十八日夜，忽然引手摸著鼻孔，便知道元來大頭向下，便來方丈通其所以。當時悔不痛與一頓，想他如今却思得一頓喫。惜山僧拄杖又却不在，且待別日分付。然得箇杷柄入手，正好放下雲頭，就人淘汰。佛殿裏黃面老漢正參禪在，所謂麤餐易飽，細嚼難飢。今時麤餐者多，細嚼者少。山僧今日打開，更說與你。如今正好近前理會也得，退後理會也得。乳峯長老也是好笑，又教人近前理會，又教人退後理會，是什麼語話？若是得底人，必然暗地點頭。佗前日初得箇消息，懽喜無限，便自主張，諱人道箇不是。近來却一向放下，聽人說話。然參禪第一不得擔板，若不擔板，自冬至夜數到太年朝，前頭大有雪在，你纔擔板便賺了，天下蓋無第一手。山僧往年入眾參禪，自知只得箇不擔板氣力，如今雖不望佗古人，然却也略知羞耻。昔日老東山參得禪了，那時也有人不肯佗，便有人去與佗說，佗便對得別，却是諸公盡得老師說話，我見老師但識羞耳。這識羞兩字子直是軟頑，古今知識、天下衲僧是到不到總出佗底不得。灼然，此事須是識羞始得，若不識羞，直饒你參得徹、悟得到，只是箇會禪漢，纔被明眼人覷見，只成好笑。且道乳峯與麼道還識羞麼？也要諸人撿責。更有一頌舉似大眾：

開化因大師，正因來行脚。
跨門一句子，等閑親踏著。
開却無鬚鎖，解却無繩縛。
末山頂上放癡憨，牛頭向北馬頭南。

拈古

世尊陞座，眾纔集，迦葉白槌云：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

師云：世尊所說底只是序分，迦葉所說底只是流通分，若是正宗分，未曾動著。徑山今夜不惜眉毛敷演去也。拈拄杖卓一下，云：會麼？三段不同，収歸上科。又卓一下。

世尊般涅槃已，迦葉後至，槨示雙趺。

師召大眾云：靈山百萬勝集，唯迦葉獨紹祖位，誠不忝矣。何故？為佗親見黃面老子脚跟來。

世尊見文殊在門外立，世尊云：文殊！何不入門來？

文殊云：我不見有一法在門外。

師云：解說出格道理，還佗七佛之師，檢點將來，不可放過。當時待佗與麼祇對，從而向佗道：且居門外。若向這裏透得，許佗出得女子定。

傅大士道冠、衲衣、儒履，朝　梁武帝。

師云：傅大士如善玩珠，固無觸手墮地之失。雖然，未免傍觀者哂。育王當時若作傅大士，待佗問：莫是僧耶？便以手指衲衣對之，免見重重敗闕。古人則且置，遂以拳安頂上，云：諸人只今喚作什麼？

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

傅大士分科列段，已是周遮；老誌公曲順人情，重增話杷。然雖如是，要且未曾動著正經在。且正經畢竟作麼生講？顧示大眾，云：洎合落在葛藤窠裏。

六祖風旛話

師云：祖師與二僧恁麼說話，總是盲人摸象清凉。不然，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心動。擲下拄杖，云：是什麼？

布袋和尚以破布裹一塊乾屎，逢人拈起，云：兜率陀天底，兜率陀天底。

瑯琊云慈氏 菩薩。

圜悟云：熟處難忘。

大慧云：不才淨漢。

師云：若是育王則不然，待佗拈起恁麼道，只向佗道牢收取。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

師云：馬師父子傳盃滿泛，意在延接高賓。惜乎這僧不善開懷，到底却成虛設。只如道：藏頭白，海頭黑，又作麼生？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馬祖同百丈・智藏・南泉翫月

師云：三箇老凍儂，一人曲彎彎地，一人圓陀陀地，一人黑漆漆地。馬大師養子之緣，末後念一道真言，一時與佗蓋覆著，可惜放過當時一等，與佗本分草料，後代兒孫不致扶籬摸壁。

有僧參馬祖，祖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便入，祖便打。

僧云：和尚打某不得。祖靠拄杖便休。

師云：這僧敢將赤體挨佗白刃，要且入得出不得。諸人還知麼？馬師一條拄杖，至今猶靠壁在。

馬祖畫圓相，雪竇云：二俱不了。靠却拄杖，劈脊便打。

師云：雪竇也只見一邊，殊不知馬師當時靠却拄杖，這僧至今無奈何處。是汝諸人還奈何得麼？若奈何不得，到雪竇面前總是喫棒底漢。

荷澤見思和尚，思問：甚處來？

澤云。曹溪。

思云：曹溪意旨如何？澤振身而立。

思云：猶帶瓦礫在。

澤云：此間莫有真金麼？

思云：縱有，向什麼處著？

師云：可惜二俱放過，當時見佗道猶帶瓦礫在，便與掀倒禪牀；不然，待佗更覓真金，便好和聲痛打，豈不勦絕古人？且置。遂拈拄杖，云：且道這箇是真金瓦礫？擲下，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西天大耳三藏至，得佗心通。　唐肅宗召忠國師驗之。

師云：前兩度互相熱瞞，第三度親見國師，只是通吐不得。諸人只今還見國師麼？良久，云：不是！不是！

丹霞訪忠國師。

國師躭源，總被丹霞一狀領過。然雖如是，不會做客，勞煩主人。

南泉住庵時，有一僧到，泉云：某山上作務，汝齋時做飯喫了，送一分來。其僧齋時喫了，却將家事一時打破，乃就牀臥。泉久伺不來，遂歸，見僧臥，泉亦去一邊臥，僧便起去。

泉住後，云：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師云：這僧雖然靈利，翻成懵董，當時賴是王老師。若是別人，咬定牙關，渾不采著，管教佗一生起不得。然雖如是，却須救取南泉。

龐居士問七峯：此去峯頂有幾里？

峯云：甚麼處去來？

士云：可謂峻硬，不得問著。

峯云：是多少？

士云。一二三。

峯云：四五六

士云何不道七？

峯云：纔道七，便成八。

士云：得也，得也。

峯云：一任添取。

師云：一二三，四五六，得者自得，添者自添，終竟不知峯頂有幾里。

歸宗，與南泉同行。一日，告別煎茶。

師云：南泉慣將冷口喫人熱物，若不是歸宗，洎遭惑亂。然雖如是，可惜一銚茶。

歸宗斬蛇，　本覺云：二俱不了。待歸宗道：你甚處見我斬蛇？

奪鋤頭便與一钁。然雖與麼，死蛇斬得也無用處。

師云：本覺道：二俱不了，徒有此話。既知是箇死蛇，又却不能活得。如今要見活底麼？擲下拄杖，云：看脚下。

歸宗。有僧辭去諸方，學五味禪。

師云：古今咸謂這僧等閑將箇五味換得一味，殊不知帶累歸宗，為佗一人費了多少鹽醬？鄧峯這裏也有一味，今日不惜普為破慳。良久，云：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這僧將五味換得一味，是則是，大似惹禍臨身；歸宗一味不同五味，好則好，爭奈分付不著人。清凉這裏，五味也無，一味也無。或有人來辭，往諸方學五味禪，只向佗道：善為道路。且道還有諝訛處麼？也要諸方撿責。

泐潭常禪師一日面壁而坐，南泉來見，遂撫師背一下，常云：

誰？

泉云：某甲。

常云：如何？

泉云：也尋常。

常云：汝何多事？

師云：古人道箇尋常，早成多事。汝輩後生晚進，朝暮聚頭，忉忉怛怛地驢年夢見。

睦州問一座主：講什麼經？

主云：涅槃經。

州云：問一段義得麼？

主云：問什麼義？

州遂踢一踢，吹一吹，云：此是什麼義？

主云：經中無此義。

州云：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主無語。

師云：嗄！青天白日有恁麼事？當時若見佗道：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只小小地向佗道：不說。那知當時若進得此語，縱使睦州老漢鐵作面皮，也教兩眼覷地。

趙州勘婆。

師云：一人鬧市裏颺碌塼，傷中者方知疼痛；一人慣施無病藥，解服者始覺輕安。注也注了、解也解了，諸人還知勘婆處麼？洎合停囚長智。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

師云：這箇老漢有年無德，被人逼著，直得踰墻透壁。若是徑山則不然，或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佗道：有馬騎馬，無馬步行。

趙州訪道吾，吾著豹皮裩。三門外立。

師云：諸人還會麼？奴見婢慇懃。

趙州到一鄉院，經旬，辭院主，遊五臺山，主有頌送之。

師云：可惜院主開口了合不得。若是徑山，待佗問：如何是正眼？攔腮便摑，教這老漢知道草窠裏也有大虫。

趙州一日向雪中臥，乃叫云：相救，相救。時有僧便來趙州身邊臥，州便起去。

師云：這僧好心不得好報，當時一期雖救得趙州，爭奈自己一箇渾身至今臥在雪堆裏。眾中莫有救得這僧底麼？出來救看。若救不得，三冬嚴寒總是凍殺底數。

婆子偷趙州笋

師召大眾云：婆子下掌，快便難逢。趙州休去，莫道無事好。

溈山問仰山：香嚴仲冬嚴寒年年事。

師云：溈山暗拋香餌，誰知牽動清波？二子擺尾搖頭，未免上佗鉤線。是則是，只如道賴遇寂子不會，又作麼生商量？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漁翁把釣竿。

告往知來，道頭會尾，還佗難弟難兄。若據子細檢點將來，非唯寂子不會，只這香嚴猶較三步在。具眼者辨。

畬田種粟，晝食夜眠。

師云：溈仰父子故是無一點佛法身心，勘證將來，漿水錢則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二老漢如奏簧桴土鼓，雖無音韻，六律全彰。育王即不然，或有問：和尚一夏作得箇什麼？只向佗道：待有所作，即向汝道。且山僧恁麼是空過耶？不空過耶？良久，云：我與溈山父子不同。

溈山問仰山：即今事即不問，自古事作麼生？

師云：仰山進前退後，自是今古歷然，為什麼溈山却道：汝屈我？我屈汝？會麼？良久，云：鸕鷀語鶴。

僧問溈山：如何是道？

溈山云：無心是道。

僧云：某甲不會。

山云：會取不會底好。

僧云：如何是不會底？
山云：只是你，不是別人。
師云：溈山如箭射地，雖然不巧，箭箭射著。育王今夜擬發一箭，諸人急須著眼。良久，云：時暑，不宜久立。
香嚴問僧：甚處來？
云：溈山。
嚴云：近日有何言句？
云：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豎起拂子。
嚴云：彼中兄弟如何商量？
云盡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
嚴云：著甚死急？
云：師意如何？嚴亦豎起拂子。
師云：奇哉！香嚴老子果然有長處。若人辨得，許你於佛法中有箇入處。
僧問香嚴端和尚：如何是直截根源？嚴擲下拄杖，歸方丈。
師云：噁！早帶枝葉了也。山僧恁麼告報，諸人還猛省麼？良久，云：三生六十劫。
和安通禪師令仰山：與我過床子來。
仰將床子至，通云：却安舊處著。仰如教。
又問：床子那邊是什麼？
仰云：無物。
又問：這邊是什麼？
仰云：無物。
通云：惠寂。仰應諾。
通云去。
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點檢將來，也是無風起浪。
德山托鉢。
師云：嘗聞沛公豁達大度，從諫如轉丸，誠不妄矣。何故不見道躡足封侯？
巖頭問德山：是凡是聖？
師云：巖頭前頭疑殺李將軍，後頭笑倒王大伯。雖然如是，且道那裏是佗一手擡一手搦處？哦成月下風前句，便有人傳作鬼詩。
德山示眾云：問即有過，不問尤乖。
師云：德山老漢一條白棒胡打亂打，及乎被這僧拶著，折作兩橛。
黃蘗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
師云：黃蘗潼關巨闢，貴圖直取長安。這僧既往西秦，老漢却之東魯去也。
臨濟侍德山次，山云：老僧今日困。

濟云：寐語作麼？山擬拈棒，濟便掀倒禪床。

師云：二大老奮於百世之上，固無以加，然被甲嬰胄，望堯之治遠矣。

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

師云：以的破的，以機奪機，即不無二。大老撿點將來，未免一得一失，具眼者辨取。

麻谷問僧：甚處來？

僧云：不審。

谷再問，僧云：珍重！

谷下禪床擒住云：這箇師僧問著，便作佛法祇對。

僧云：和尚大似無眼。

谷托開云：放汝命，通汝氣。僧禮拜。谷又擒住這僧，掣肘便行。

谷云：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

師云：麻谷用盡神通，要且勘這僧不了，末後未免麻纏帚帶。當時若是徑山問：甚處來？待佗道不審，便與熱棒打出三門外，教佗冷地裏叫屈。

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微云：與我過禪版來。牙過禪版，微接得便打。

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

又問臨濟，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過蒲團，濟接得便打。

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

住後，有問二尊宿：祖師西來意，還肯佗也無？

牙云：肯即肯，要且無祖師意。

石門聰拈云：龍牙不被人挨著則可，被這僧一問，失却一隻眼。

師云：石門恁麼道，只見一邊，殊不知龍牙夢中叫屈，後來不得。這僧問著，幾無雪處。

龍牙問翠微云：自到法席已經月餘，每遇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

微云：嫌什麼？

又問洞山山，爭怪得老僧。

又問法眼，眼云：祖師來也。

師云：三大老頭腦各別，鼻孔一般，然總被龍牙將箇斷貫索一時穿却了也，惜乎龍牙到了自無出氣處。眾中莫有為龍牙出氣底麼？良久，云：如無，老僧拾得性命。

雪峰寄木虵與懶安，上書云：本自天然，不假雕琢。

安接得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

師云：雪峰好條木蛇，無端與佗安足，返不得為蛇。安云：且無刀斧痕，要且瞞人眼不得。提起拄杖召大眾云：且道徑山底何似雪峰底？還辨得麼？擲下拄杖云：攛入草蓬裏去也。

孚上座參雪峰，纔上法堂顧眎，雪峰便下看。知事次日再上方丈，見雪峰云：昨日不合觸杵和尚。

峰云：知是般事便休。

師云：大小孚上座向雪峰面前重重納敗，若非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度量深明，當時直須棒折始得。

孚上座逞俊太過，翻成落節；老雪峰不施寸刃，坐致太平。是則是，可惜放過當時一等，與佗本分草料，兒孫未致斷絕。

孚上座參雪峰，　後來雪竇拈云：千五百人善知識，被孚上座一覷，便乃高豎降旗。

師云：大小雪竇隨邪逐惡，殊不知孚上座當時只陞得雪峰堂，未入得雪峰室。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師云：三聖如蒼檜聳千尋之幹，霜而不萎；雪峰猶大海容萬頃之波，攪而不濁。雖然如是，總欠一著在。

玄沙白帝

雪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輕輕被人抓著，便乃全身放倒。後來玄沙雖盡父子之情，要且扶不起。

玄沙坐次，見面前一點白，指問侍者云：見麼？

者云：見。

如是三問，如是三對。沙云：你也見，我也見，因什麼不會？

師云：玄沙老漢可謂無事生事，瞞人自瞞，你也見，我也見，用會作什麼？

聲明三藏善別音聲，劉大王請玄沙驗之。沙以銅筯敲鐵火爐，問云：是什麼聲？

藏云：銅鐵聲。

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瞞。

後來法燈代云：却是和尚瞞大王。

本覺云：三藏瞞大王，何似玄沙瞞大王？

師云：噫！佛法淡薄，那時早恁麼遞互相瞞。若論今日，徑山也瞞諸人不得，諸人也瞞徑山不得。遂以拂子擊禪床，云：且道是什麼聲？

長慶道：總似今日老胡有望。

保福道：總似今日老胡絕望。

師云：老胡有望，不須問著；老胡絕望，也且罷休。畢竟今日事作麼生？來日向你道。

僧問雲巖欽和尚：如何是真言？

答云：南無佛陀耶。

師云：古人恁麼，可謂明投暗合，更不用翻譯。然雖如是，莫將梵語悞作唐言。

僧問幽谿：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

師云：這老漢平生伎倆向這僧面前呈盡。徑山即不然，待佗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便與和聲一踏，待佗眼孔定動，老僧已入大石國裏去也。

白頭因見韶山，山云：莫是多口白頭因麼？

師云：白頭因口雖多，爭奈開了合不得？合了開不得，返不奈箇無口底何？徑山當時若見佗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只向他道：這老賊前後觸忤多少賢良。以坐具便搥，直饒韶山手中有棒，亦無施展處。

僧問：曹山抱璞投師，請師雕琢。

師云：曹山雖不損花而得蜜，亦未免費口分疎。山僧即不然，或有人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只向佗道：明朝更獻楚王看。

稅闍梨問：曹山清稅孤貧，乞師賑濟。

師云：老曹山雖則眼目睛明，爭奈放過稅闍梨？若是育王則不然，當時待佗恁麼問，拈起拄杖劈脊便打。何故？禮防君子。

曹山辭洞山，洞山云：子向什麼處去？

曹山云：不變異處去。

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

曹山云：去亦不變異。

師云：好大眾！田地穩密，血脉貫通即不無，曹洞父子檢點將來，俗氣猶在。

洞山萬里，無寸草處去。

師云：二大老，一人下脚不得，一人擡脚不起，有人辨得，許你東去西去。

洞山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石霜雖盡力[跳-兆+孛]跳，要且跳不出。鄧峰則不然，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第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

洞山雖則布漫天網，撈蝦蜆擁即得，若要羅龍打鳳則不可。後來石霜道：出門便是草。果然。

臘月二十五

師云：這公案往往多作奇特話會，便道雲門一曲韻出五音，殊不知這老漢等閑放屁，合著大石調。

僧問雲門：秋初夏末，東去西去，忽有人問著，作麼生祇對？

雲門云：退後，退後。

僧云：某甲有什麼過？
門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師云：雲門先鋒有作，殿後併吞，是則是，要且無大人相。徑山則不然，待佗道：某甲有什麼過？只向佗道：此去逢人但恁麼舉。
雲門問僧：甚處來？
僧云：嶽山來。
門云：我尋常不曾與人葛藤來。僧近前。
門云：去。
師云：葛藤不少。
僧問雲門：如何是直截一路？
門云：主山後。
僧云：謝師指示。
門云：合取皮袋。
師云：雲門大師是則是，直截未免飜成紆曲。徑山不然。或問：如何是直截一路？案：山前若言謝師指示，只向道：一任東行西行。
雲門問僧：什麼處來？
僧云：江西。
門云：江西一隊老漢寐語住也未？僧無對。
師乃云：噫！可惜許，好與劈口摑。當時既已放過，至今寐語未已。喝一喝。
雲門放洞山三頓棒。
師云：雲門前頭疑殺人，後頭笑殺人，洞山於言下悟去，更是好笑。如今莫有解笑底麼？設有，也好與三十棒。
乾峰示眾云：三種病．二種光。
師云：乾峰白日青天，剛道有鬼，不是雲門眼目精明，洎遭恐嚇。古人則且置，只如三種病．二種光，諸人作麼生透？良久，云：罕逢穿耳客，多見泣岐人。
金峰示眾云：只欲舉來，恐遭人唇吻；只欲不舉，又恐遭人怪笑。於其中間，如何即是？時有僧出，金峯便歸方丈。
後有僧問：和尚適來為什麼不答？
金峯云：大似失錢遭罪。
師云：金峯大開東閣，不遇高賓，末後未免自斟自酌。
金峯拈枕子云：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
師云：喚作枕子，不喚作枕子，總在金峯窠裏。且作麼生出得？良久，云：無人過價。卓拄杖一下，打與三百。
長慶暹禪師，長期以鐵彈子為驗。
師云：若人會得，蠟人即是鐵彈子；若也不會，鐵彈子即是蠟人。只如末後道：大底大，小底小。又作麼生？落葉飄空，或西或東。

南源示眾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

時有僧出云：如何是一言？

源吐舌示之云：待我有廣長舌，即向汝道。

師云：這僧可惜放過南源，當時待佗與麼道，只向佗道：即今亦不短。若進得這語，管取南源舌頭吐了，決定縮不得。

僧問烏石靈觀師：如何是佛？觀吐舌示之，其僧禮拜。

觀云：見箇什麼便禮拜？

僧云：謝和尚出舌相示。

觀云：近日老僧舌上生瘡。

師云：大眾還會麼？醫不得也。

梁山頌云：

我有一柄拂，真樧鐵作骨。顯道赫蚊蝠，指南不相屈。

掃除佛祖病，擊碎衲僧窟。若是上上人，終不喚作物。

德山聞得，云：梁山好頌，話作兩橛。

梁山聞云：也是當時少子細。

師云：吽！吽！克由叵耐，青天白日有恁麼事。何故？賊無種相。鼓籠。

大慈掃地次，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

後來黃龍新云：趙州金鍮不辨，玉石不分，直饒分去，也未夢見大慈在。

師云：這孟八郎漢既少子細，未免偏枯。殊不知趙州金鍮不辨，大慈玉石不分，兩箇無孔鐵鎚，打就一合乾坤。

種田博飯喫。

師云：地藏老兒盡力[跳-兆+孛]跳，也只跳不出。徑山莫有通方處麼？待計較得成，即向汝道。

僧問佛日弼禪師：如何是毗盧印？

弼云：草鞾踏雪

僧云：學人不會。

弼云：步步成蹤。

師云：古人信脚行、信口道，不妨明投暗合。若是育王又且不然，如何是毗盧印？七凹八凸，學人不會，古篆分明。雖然恁麼道，猶較古人半月程。

這裏風頭稍硬。

師云：明招祇知賣峭，不覺重重敗缺。復云：這裏風頭稍硬，鄧峰無可商量。你這一隊漢來這裏討什麼碗？擲拄杖，下座。

這老漢將明珠作豌豆糶，可惜無人酧價。當時待佗道：這裏風頭稍硬，且歸暖處商量。一時散去，非特表顯叢林參學眼目，亦且救得明招一半。

僧問嚴陽尊者：如何是僧？

陽云：喫粥，喫飯。

師召大眾云：若也會得，喫粥喫飯；若也不會，直待飽方休。

浮石開卜 鋪，斷人貧富生死。

師云：浮石恁麼答這僧話，是離五行不離五行？若道離五行，又道金木水火土；若道不離五行，且道那裏是佗直指處？會麼？金木水火土，大虫元是虎，堪笑李將軍，藍田空沒羽。

汾陽云：夜來夢見亡父母，覓酒肉紙錢。

師云：汾陽用處故是鬼神莫知，撿點將來不無漏逗。乳峯這裏素無枝葉，亦無閑神野鬼可遣，且道還有真實底麼？喝一喝。

五祖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自云：無，也勝猫兒十萬倍。

師云：鄧師伯他是蒲許村裏人，愛說蒲許村裏話，外人聞得直是莫辨語音，隣舍看來也是尋常談吐。然雖如是，可惜放過。當時若見佗與麼道，只以手近前擘開眼向佗道：猫教這老漢嗔也不得、笑也不得。

晷運推移，布裩赫赤。

師云：玉泉箇漢賣弄一腰布裩，渾無縫罅，可謂古今難並其風流。然撿點將來，猶帶些子屎臭氣在，有鼻孔者驗取。

老宿一夏不為兄弟說話。

師云：這老宿幸是一箇好人，無端被這僧連累，便見失錢遭罪，清凉門下不說佛法、不論正因，且道還免得人點撿也無？吽！吽！

淨因揩禪師接韓相公，公云：禁足不出，因什麼却出？

因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師云：淨因長老祇對俗官即得，若是禪，更參三十年也未會。

僧問保寧：如何是佛？

寧云：鐵鎚無孔。

師召大眾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

黃龍璣和尚問學者云：禪以何為義？眾下語皆不契。

有僧請益，璣云：禪以謗為義。

師云：禪以謗為義，誠哉是言。雖然如是，須是會謗始得。若也會得，釋迦老子是乾屎橛，達磨大師是破草鞋，一大藏教是糞埽堆頭，拭不淨故帋。其或未然，十二時中切不得胡謗亂謗。

天平見西院，商量兩錯。

師云：天平當時便去，不受商量，不妨令人疑著。及乎住後，吐露箇消息，子細看來，却欠商量在。唯如西院兩錯，畢竟如何商量？良久，云：天堂未就，地獄先成。

長生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

芭蕉云：相見便休，又打破作什麼？

白兆云：若不打破，又爭得相見？

師云：若論打破，也未得相見；若不打破，也未得相見。正恁麼時，如何相見？良久，云：隔。

本生問僧：近離甚處？

僧云：太原。

生云：彼間風景如何？

僧云：與此間不別。

師云：不同處不別，不別處不同，諸人不言自知。只如踏破施主草鞋，畢竟當為何事？這裏出得那邊風景在？若出不得，且向此間求。

僧問高安澄禪師：舊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麼？

澄云：作麼生？

僧云：恁麼則不受歲也。

澄云：城上已吹新歲角，窻前猶點舊年燈。

僧云：如何是舊年燈？

澄云臘月三十日

師云：一句合頭語，萬仞繫驢橛。然雖如是，錯會者多。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四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五

頌古

世尊拈花

靈山一會善隄防，蠱毒之家水莫嘗，迦葉無端霑一滴，至今猶自面皮黃。

女子出定

古老相傳鬼叫坑，看來人鬼不多爭。早知鬼便是人做，夜半三更也可行。

賓頭盧親見佛來

君王一語出如綸，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煙浪靜，碧天無際水無垠。

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

大士錯解注，誌公錯注解。臭肉積屠門，堪笑無人買。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王維雖敏手，難落筆頭蹤。

居一切時不起妄念

春生夏長，淡飯麤茶。魚投臭水，彩奔齪家。

六祖風旛

地神歸地，天神歸天，慇懃奉送，寶馬金錢。

馬祖陞堂百丈卷蓆

一柄無情雪刃刀，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掇，血噴千山風怒號。

馬祖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

諸子生涯各有成，從來孝順兩邊生。貪懽一夜渾家樂，失曉連忙打五更。

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

即心即佛

金毛獅子，生鐵秤鎚。渾崙無縫，切忌針錐。

廬陵米價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飽食高眠人不到，日從東出又沉西。

石頭問長髭：大庾嶺一鋪，功德成就也未？

南嶽峯前老石頭，怜兒何事不知羞？為人點眼長伸脚，直至而今懶不收。

藥山久不上堂

鋪席宏開見也麼，買人何似看人多。十成好箇吹毛劒，只作陶家壁上梭。

藥山坐次，僧問：和尚兀兀地思量箇什麼？山云：思量箇不思量底。僧云：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山云：非思量。

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真箇好思量。大庾嶺頭逢六祖。
鼇山店上見曾郎。

龍潭送天皇餅

持來送去樣團團，覆陰兒孫義不寒。何似當時休擘破，渾崙留與後人看。

趙州親見南泉

蘿蔔從來出鎮州，城南門外水東流。饒君說得渾相似，須是親曾到地頭。

趙州洗鉢盂(二)

千載巖前樹，曾無刀斧痕。羚羊纔觸著，滿地葉紛紛。
混成一氣，周行四時，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趙州訪二庵主

閃爍旌旗驟往來，幾人遙望起疑猜。此時若得樊公脚，一踏鴻門兩扇開。

婆子偷趙州笋

驟馬加鞭上酒樓，何如坐地看楊州。是非長短俱裁了，鼠竊終難似狗偷。

趙州勘婆

臺山路上箇婆婆，平地無風起丈波，下却斗門通底閘，更無一滴到黃河。

溈山普請次，有一僧聞版聲，呵呵大笑而歸。

風前一曲動離愁，那箇行人不舉頭。手把花枝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溈山同僧樓上看雨

分明指出與人看，多少禪和被熱瞞。舉目只知看雨勢，不知秋水沒欄干。

劉鐵磨到溈山，溈山云：老牸牛！汝來也。

共樂昇平道泰時，相逢終不展鎗旗。隨宜淡飯清茶外，困臥閑行幾箇知。

仰山插鍬

賊火相逢恰五更，見成贓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了，天曉依前各自行。

清稅孤貧，乞師賑濟。

銅公塘，鐵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說蘇州語。

洞山萬里，無寸草處去。

洞山平地露尸骸，庵主將身一處埋。狼藉髑髏相枕藉，悲風愁霧不勝懷。

大隨蓋龜

骨裹皮兮皮裹骨，大隨放出遼天鶻。東西南北謾攆眸，不知已過新羅國。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

頑皮老虎臥林丘，一任傍人放滴油，滿肚只因曾飽肉，縱加呼喚懶擡頭。

巖頭起滅不停

起滅不停誰解看，當機一撥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路，蕩蕩無拘自往還。

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霜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云：什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石霜，石霜云：這老漢著什麼死急？玄沙山頭老漢蹉過也。

同舟共賞洞庭春，終日徘徊柳岸陰。却得漁人加櫓棹，等閑抹過碧波心。

地藏種田博飯喫(二)

一片荊山璞，分明辨者難，幾人偷眼覷，只作石頭看。
種田博飯喫，飽臥長伸脚。把將三界來，安向左邊著。引得龍牙老古錐。
手裏把柄破木杓。

國師三喚侍者

一擲神杯定吉凶，再占重卜 轉靈通。分明見了今年事，却說明年事不同。

漸源吊慰

夢裏思歸問故鄉，明明說與尚徉狂。白雲盡處重回首，無限青山對夕陽。

盤山聞歌郎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哭慟一聲無處避，擢頭親見本爺娘。

僧問天章寶月禪師：如何是佛法大意？章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便與麼去時如何？迢迢十萬未是遠。

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日從東畔出。昨夜黃昏又落西，茫茫無處尋蹤跡。

皓老布裩

衿誇富貴，賤賣赤窮。殺人可恕，無禮難容。

僧問谷隱慈照和尚：如何是道？照云：臘月三十日。

臘月三十日，開口便為勑。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

僧問古德：如何是和尚深深密密處？古德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祗待。

深深親下拜，三代禮全該。此意如不然，玉帛云乎哉。

山前麥熟也未

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輒中方圓，舉皆成禮樂。堪笑鄉村賣卜人，徒勞。
鑽破烏龜殼。

人間無水不朝東，黃河因甚向北流。

黯澹灘，黯澹灘，十隻船來九隻翻。惟有三山陳上舍，我向陸地裏行看。
你奈我何？

僧問大龍色身敗壞

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乾坤不露顏。曾踏武陵溪畔路，洞中春色異人間。

偈頌

花光十梅

懸崖放下

萬仞崖頭自放身，始知花發不干春。更從箇裏尋枝葉，笑倒當年樹下人。

絕後再甦

孤根脫落偃蒼苔，冷地無端笑眼開。莫怪雪霜欺不得，只因曾向死中來。

平地回春

萬木千花凍未醒，東君無處覓歸程。擡眸忽見春風面，的皪枝頭數點青。

淡中有味

半開半合榮枯外，似有似無閑淡中。自是一般風味別，笑佗紅紫鬪芳叢。

一枝橫出

莫謂南枝能放花，傍分北秀亦堪誇。黃梅不用爭高下，草本傳來共一家。

五葉聯芳

花開五葉自芬芳，欺麝欺蘭別是香。傳得靈根元不朽，豈惟流落在花光。

正偏自在

花合花開有正偏，不完全處却完全。要知根蒂從何得，多見生埋洞水邊。

高下隨宜

樹有高低枝短長，花開隨處恰相當。都緣妙得毫端趣，豎抹橫拖總不妨。

幻花滅盡

花分枝北與枝南，向背橫斜有許般。何待支郎強描邈，開時便作謝時看。

實相常圓

黃底自黃青底青，枝頭一一見天真。如今酸澁都忘了，核子如何舉似人。

朝陽穿破衲

橫片豎片胡亂搭，長針短針信意聯。但見日頭東畔出，不知塵世是何年。

對月了殘經

入海筭沙徒自疲，風前月下幾攢眉。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入已還閉

南方經歷幾雲煙，收得珍奇貨滿船。彈指便風帆到岸，一時翻作大光錢。

懷古

空山寥寥，黃葉蕭蕭。斯人不來兮，暮待之以朝。斯人或來兮，兩無語而意消。歸去也，衣飄飄，路迢迢。誰同其孤標，月在青霄。

四威儀

山中行。移步放教輕。無別意，恐佗幽鳥驚。
山中住，落葉不知數。無人掃，翳却松門路。
山中坐，習閑成懶墮。少獻花，但見猿偷菓。
山中臥、不知時節過。雨打窻、好夢都驚破。

次建康留守趙龍圖雷音堂韻

晴空霹靂絕追尋，聽者須教辨者瘖，坐斷封疆行正令，迥然超越去來今。
底事明明不用尋？通身有口却如瘖，笑佗盧老能多事(龍圖語)，引蔓牽枝誑古今。
居士門高幾萬尋，曾聆一語警盲瘖。誰知千里同風事，歷歷分明在目今。

次平江知府鄒編修韻(并引)

博道者自西州持一杓惡水來潑老僧，育王借渠杓柄連潑兩潑，既是道中人，必不發惡也。
曹谿平地起風濤，後代船高水亦高，寄語隨流入流者，更須拋却手中篙。
曾駕鐵船驚海濤，想應不怕浪頭高。鄞江一滴渾無有，切莫妄傳深幾篙。

次長沙趙督相送惠首座韻

行脚親曾到地頭，固知不是等閑遊。歸時有問五峯信，為報龍囷已絕流。
絕流之句許誰知，獨有毗耶老古錐。非是望梅圖止渴，調羹已熟向南枝。

次韻題大梅常禪師塔

馬師問處沒蹤由，或示三冬話九秋，認著即心心即佛，一絲頭是一絲頭。
茫茫摘葉與尋枝，獨許山翁親見伊。點著直行三萬里，至今脚跡少人知。
視死生如遊戲場，固知老子不曾亡。祇今何處問消息，風遞梅花撲鼻孔。

寄雲居掩室和尚

鷲峰雲散霜天冷，南北東西片月孤。喜得江湖好消息，點胷尊者在雲居。
幾回夢到白雲顛，欲往難禁懶病牽。何日相依傾倒夜，月寒千嶂一聲猿。

從來有口掛虛壁，誰信如今口亦無。因記通身紅爛客，無端白紙強塗糊。

少室

塵蒙虛壁冷蕭蕭，未厭家風太寂寥。門外依前積深雪，不知誰肯立齊腰。

止翁

萬法都盧歸一法，一法不知何所歸。肚飢買箇油餈喫，喫了油餈肚不飢。

石田

紛紛多是競膏腴，確實誰能下一鋤？幾見萌心還懼懼？只緣無處著工夫。

別浦

東海西邊西海南，蘆花裊裊水漫漫。謝郎猶自不知處，莫作尋常洲渚看。

高原

佛祖仰望不及處，暗通一線幾何深？冰嚴雪冷無人會，空瀉斷崖千萬尋。

死翁

一驚塗毒皴，脫爾喪全軀。誰信髑髏上，重生頷下鬚。

復古

麥已登場稻滿田，簧桴土鼓樂平平。不知將謂羲皇世，元是天開寶慶年。

雲谷

或卷或舒多變態，隨呼隨應發天真。誰知路轉峰回處，幽鳥啼芳別是春。

枯木

不入樵夫手，不登郢匠門。只麼老丘壑，且無刀斧痕。

無際

儱侗復儱侗，平夷更平夷。伸手不見掌，趙州東院西。

訥堂

德山無語歸方丈，象骨低頭入草庵。大鵬一舉九萬里，籬邊燕雀空呢喃。

淈[泳-永+盾]

抓頭忘癢處，弄物不知名。一箇無分曉，千金買不成。

常覺

暫時不在還同死，徹底惺惺亦自瞞。長愛東村老婆子，逢僧也解道和南。

琴枕

巧出焦桐樣，淳含太古音。多因和夢聽，只作夜虫吟。

跛翁

平常行一步，却不墮平常。盡道脚長短，誰知脚短長。

臭庵

全無氣息，直是薰人。無鼻孔者，方堪與隣。

次野雲南和尚雪竇錦鏡韻

萬象融一奩，九色猶未多。圓淨出良範，羅紋非巧梭。有樣不可製，無痕安用磨。試問光影亡，如何復如何。

送趙龍圖歸四明

昔年曾約歸四明，綴鉢共飡莆菜羹。東園蔬薺幾衰長，望之何以辜斯盟。
鏗鏗小節何足拘，大名當振聲紘紘。旌旗不動勦胡種，屈伸一臂逾長城。
淮甸既肅四海肅，豐功盛德應難名。了知八珍與葦莧，清閑富貴但等平。
我罹劫火固無悶，公視晝錦不以榮。七佛承承竟何據，六祖忉忉空碗鳴。
君不見剎竿頭上鐵龍頭，鴻毛至重山嶽輕(六祖七佛乃龍圖語)。

送無相和尚歸鄉

同名同號同桑梓，同住江湖亡彼此。有時同上孤峯巔，有時同下滄溟底。
苦同憂，樂同喜，金博金兮水洗水。有時捩轉鐵面皮，心口全然不相似。
你若住兮我即行，你若行兮我即止。白日青天轟怒雷，平地無風波浪起。
非不非，是不是。西川大隨，桐城投子。

送訥堂和尚住秀之天寧

蘇州有，常州有。真箇有，未嘗有。賤時傾國不可換，貴則陪錢揑一斜。伸一手，縮一手。日月奔忙，山河倒走。濟北瞎驢退三步，跛脚雲門大張口。阿呵呵！
只今此話大行，何待三十年後？

送率庵和尚住雲居

東湖水深蟠老龍，晨昏出沒無定蹤。開口合口噴香霧，舉足下足生陰風。
而今改宅雲居去，威風萬竅聲號怒。謂言不是抉珠人，未應輕踏甌峯路。

送凝藏主歸蜀

凝藏主，五載惡相聚。我既橫點頭，公亦未相許。就中猶畤耐，拗折露明柱。似。
此拙去就端的不可恕，蕭蕭九月風露寒。忽來告別還鄉去，臨歧可煞沒巴鼻。
却要就我覓轉語。一轉語，如何舉？濕紙裹大虫，大棒打老鼠。阿呵呵！無你會。
處。

送曇藏主雪峯見癡絕(前佛隴)

世上有蛇皆可弄，南山鱉鼻不可動。動著冷口暗傷人，傷人至死未知痛。子今去。
也當自著便宜。後日毒遭一口。歸來莫道山僧不曾說與伊。

送姝昭上人歸鄉

昭昭靈靈是何物，非物非心亦非佛。五湖雲衲競頭參，空把光陰恣埋沒。我遊江。
湖三十有四年，飽飯之餘一味閑打眠。子今迢迢苦尋討，不知尋討何慕焉。問吾道，今年大熟收成早。問吾禪，秋林噪晚聲喧喧。抖擻屎腸都說了，莫將一字歸去容易空流傳。斯言寫就相違別，目斷家山雲疊疊。我亦欲歸歸不得，千里萬里一條鐵。

林泉野人

樂哉林泉人，自得林泉趣。渴則掬泉飲，健則穿林去。幾見幽鳥啼，黃葉聚。薰入奏，雪飛絮。四時適吾意，萬象為吾侶。有人更問意如何，笑指巖前大松樹。阿呵呵，快活快活，有甚討處。

再鑄粥鍋

不解多方錮鐺成，一鎚打破與重烹。等閑脫體離窠臼，煮粥依前不是羹。

大芙蓉接待

水雲何處覓行蹤？踏破天台鴈蕩峰，脚力盡時消息在，小芙蓉接大芙蓉。

寧海接待

煙波盡處良田闊，歧路窮時活計新。南北憧憧故多士，不知誰是飽參人。

鷄鳴接待

水雲遇夜須投宿，飯飽何妨又進程。山主豈徒開接待，養鷄意在五更鳴。

元道士(前玉隆知宮)

黃衣捨去混緇衣，弃却甜桃摘醋梨。酸澁一時嘗過了，攢眉歸去許誰知。

淨道士

伊予頭腦不相似，鼻孔由來只一般。冷地自家親摸著，老君元戴楮皮冠。

相士

粼皴一塊爛枯柴，幾見春風長綠苔。豈謂先生也相許，驢年決定放花開。

無方刊字

道在貴亡羈，寧容滯一涯。是山皆有石，隨處可鐫碑。

讚佛祖

釋迦出山相

入山去，何所圖？出山來，胡為乎？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

觀音大士

提起數珠呈伎倆，無端弄出孩童相。何似月明霜滿天，孤猿啼斷千峰上。
隨流入流，無所分別。處處圜通，頭頭漏泄。雲淨八紘天宇，寬萬頃波心。
蓮一葉。
寂滅現前，如月在天。分身利物，影含百川。是所謂不然而然，虛而通，靜而應。萬國春容，千江月影。如今何處求普門，一聲鶴唳寒松頂。
大哉觀自在，善觀諸音聲，而於諸音聲，不作音聲見。是見亦寂滅，亦無寂滅者，由是離眾苦，處處得解脫。分身十方剎，救度於一切，然於救度中，而無救度想。如春在百花，不分長短枝，又如月在水，不分大小器，尋聲隨所念，平等獲利益。是三十二應，十四無畏法，無量方便門，一一皆成就，一一成就處，當體皆如幻。我觀如幻相，願作如幻讚，若有見聞者，當作如是觀。

漁婦觀音

腥穢通身不自知，更來漁市討便宜。就中活底無多子，提向風前賣與誰。
籃內魚，衣中珠，見買見賣，少實多虛。

文殊大士為龍女說法(泰首座請讚)

文殊所法，所說何法？女子成佛，所成何佛？無法可說，無佛可成，臥龍奮迅，獅子嚬呻。

三教合面相

一三三一，三一一三。解不能散，聚不成團。今古合成閉口面，只因門尸有多般。

十六羅漢

身如枯柴，心如斷崖。萬般神變，一種平懷。面面相看，究竟不知論底事。阿耨達池龍王，來日請佛齋。

須菩提

頭白齒豁，空腹高心。被憍尸迦，當面上當。對維摩詰，甘自屈沉。說甚解空稱第一，只堪倚杖獨沉吟。

布袋

露胸坦腹，皺眉搭觜。做箇模樣，是何儀軌。謂渠惺未必惺，請渠睡未必睡。吽吽奉化子，我儂識得你。
肉重千斤，智無半星。回頭轉腦，昧却天真一處。尤堪笑，街頭等箇人。我當時若見，只緩緩地向佗道：謝三娘秤銀。
誰管你地，誰管你天。放下布袋，打一覺眠。若論當來補處，驢年更待驢年。
巡行掠布，既飽且醉。無用心處，打箇噴嚏。更言是真彌勒，想見別有假底。

維摩居士

詐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為下針錐，事祳一啄長三尺，問著依前似鼓槌。
示疾毗耶，平地風波。醫不得處，病在口多。

達磨祖師

大破六宗，單傳一心。遊梁歷魏，罕遇知音。少室九年空面壁，誰向同霜？夜月沉沉。
滿面盡是胡鬚，當門却無版齒。縱不畫影圖形，東土有人識你。
觸忤梁王，悒悒渡江。九年冷坐，重重話墮。一花五葉自芬披，不在春風。
著意吹。

祖師圖

等是清平世界人，多因閑事長無明。使佗箇箇能安分，圖上何緣有姓名。

豐干

淨土不居居穢土，良馬不騎騎猛虎。回頭轉腦謾招呼，誰肯與伊為伴侶。

寒山持經，拾得手接。

手持經卷，付與同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自有一經，不肯受持，却從佗覓，可煞愚癡。

蜆子

出手露脚，撈蝦摝蜆。這窮鬼子，可貴可賤。紙錢堆裏謾藏身，莫言冷地。
無人見。
谿尾谿頭打野盤，撈蝦摝蜆當朝餐，想應不是釣鰲手，得箇蝦兒便喜懽。

金華聖者

飽啖猪頭肉，長齋不喫素。莫言滋味別，要且少鹽醋。吽吽，大有著你處。

端獅子

要弄便弄，要置便置。眼睛倒轉，眉毛踢起。雖然好箇金毛，爭奈爪牙未備。

普化

恣意放顛放獃，走徧前街後街。就中一處叵耐，大悲院裏有齋。

泉大道

這瞎禿，無撿束。浴龍湫，繫蛇腹。飄裏酒，鉢裏肉。到頭底事若為論？
郴州城中六月六

郁山主

收得蚌蛤珠，誇張無價數。我儂不怪佗，佗是村山主。

言法華

褰裳而趨，或然而住。咄咄書空，喃喃獨語。盡語渠儂轉法華，知得身心。
在何處？

鳥窠

佛法有些子，言中設網羅，布毛吹起處，依舊不離窠。

臨濟

善戰不動旗鎗，善縛不加繩約，其毒猶恒山之蛇，被傷者決定無藥。
竊不見蹤，敗不見贓，是真白拈，其誰與當？
晴空轟霹靂，官路栽荊棘。沒興遭逢著，前凶後不吉。

忠道者

聽教一味瞌睡，參禪不入爐冶。盜橘過於揮劒，騎虎穩如乘馬。伎倆元來。
箇樣生，幾乎喚作忠道者。

靈照女

有髻垂肩，無鞾磹脚。一掬精神，十分銷鑠。最苦拈來潑罩籬，風前索價。
無人著。

常不輕童子

作佛名何佛，不輕成自輕。誰知眼睛裏，箇箇有瞳人。

豐干寒拾虎四睡

善者未必善，惡者未必惡。彼此不忘懷，如何睡得著。

惡者難為善，善者難為惡。老虎既忘機，如何睡不著。

題巖寒拾

五峰路上，雙碉寺前。藏頭露面，撫背拍肩。舉筆欲題題不得，斷崖千仞鎖寒。
煙。

圜悟(妙喜侍立)

坐底是誰，立底是誰。兩枚漆桶，一種無知。非惟咈詬啒啐，恣意鳳林吒之。
壞盡東山窮活計，都因這漢兩爺兒。

大慧

僧中之龍，法中之王。讚不及處，衡陽梅陽。

破庵(為即庵讚)

噫嘻吁！何人歟？無德可敬，無言可書。非橫滅族，是真瞎驢。有口不能罵得，捲而分付雲居。
生平蕭散，渾無羈絆。奮惡拳頭，打會禪漢。我嘗一見，口似匾檐。凡侍之者，莫知其幾。往往瞠乎其後，終莫得其畔岸。是故不可毀，不可讚，至於不可奈何。但如今必要知其所竊之羊，謾去西邊屋角頭蜂桶裏尋看。

無相(祥長老請讚)

重如山，靜如水。輕輕觸著雙眉，剔起這般漏綻。許誰知、分付天章，破家子。

孟保相

澄之不清，混之不雜。融融澹澹，辛辛辣辣。徑山橫讚豎讚，終是讚之不著。但以手加額，道箇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殺人不眨眼底觀世音菩薩。

自讚

鄒編修請讚

骨稜層，髮鬣鬖，且不安分，更說指南。置須彌盧於一針鋒，貯四大海於無底籃，不知世有誰知己。樸庵。

彰聖輝長老請

一之上，三之下。有來由，無縫罅。是甚牛溲馬渤，剛自遼天索價。累及兒孫成話杷。

興化益長老請

益無所益，為無所為。迥超玄化，杳絕機宜。桃紅李白自芬披，問著東風。
總不知。

定慧圻長老請

詐啞徉聾，指西作東。肆無所畏，說大脫空。彎弓曾發蓬蒿箭，射中南山。
白額虫

延慶日長老請

不愛人讚，不怕人謗。令是一條筋，見者難近傍。要識渠儂端的，日在東。
山之上。

倫侍者請(見住瑞岩)

見假像真，弄真像假。裂破面門，非驢非馬。世上有誰親見來？天台方巖。
倫侍者。

東林日長老請

無德可崇，無善可從。近之不吉，遠之必凶。傲慢釋迦文，說甚臨濟宗。
誰知目視凌霄外，意在廬山五老峰。

覺際融長老請

無箇模樣，畫箇模樣。既有模樣，是甚模樣？節節危梁十二層，垂垂白髮。
三千丈。

曹山榘長老請

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耳朵聞聲，鼻孔出氣。馬駒踏殺天下人，瞎驢不受。
靈山記。

洪長老請

西有岷峨，南有雪峰。靈龜未爆，爻象重重。拈却玄沙白佒，自然千里同風。

永壽礎長老請

怒罵當慈悲，脫空成善巧。三錢買李子，偏向赤邊咬。如今此話許誰知，永壽破家真種草。

因大師請

不是神，不是鬼，突出人前，是何面觜。妙因等閑覷破，扣齒擎拳頂禮。唵蘇嚧蘇嚧嗦唎嗦唎。

日本琳上人請

頭拄天，脚踏地，大宋國裏鼻孔，日本國裏出氣。覺琳持此歸故鄉，大似波斯入閙市。

禪人請讚

似牛無角，似驢欠尾。突箇形容，誠難比擬。無所思，無所為，臥月眠雲。
誰得知？
眼裏沒瞳人，鼻頭無孔竅。單賣赤髮綜，鬼見拍手笑。世有愚癡箇樣僧。
難為名字上傳燈。
人道脫似，我道不似。口少四方，眉欠八字。不是普豐清上人，定應喚作。
王蠻子
鬚髮蓬鬆，眼孔定動。解拈死貨，手頭活弄。觸著梧桐老樹樁，等閑驚起。
丹山鳳。
這瞎賊，無羈勒。指槐罵柳，將南作北。橫也湊他不得，豎也湊佗不得。
誰知籮裏生薑，元是井中侯黑。
僻性拗木枕。天生沒意智，自己獨冤家。佛祖閑奴婢，嘗聞一飽忘百飢。
今日山僧身便是。
大不可忽，細不可欺。丘嶽之崇，起於毫釐。善惡之積，發乎隱微。洞徹根源。
迥絕機宜，可以拈一塵融十虛以無遺。

小師德輶請

喜一上，怒一上。少機關，足伎倆。硬把虛空量，剛道有一丈。似這般會。
箄底本師如何喚作無準和尚？

德義請

義出豐年，儉生不孝。自古自今，豈容師教。義兮義兮，知不知官稅了兮。
何用鈔？

德濬請

踞胡床，握麈尾，默默自問：誰家之子？寧可併喫五斗醋，不敢說著東山下左邊底。

小佛事

為天童無際和尚起龕

大海渺無際，漫天鼓黑風，悠悠煙渚客，到此盡迷蹤。故我無際和尚慣諳水脉，一生鼓棹揚帆，不犯波瀾，收盡錦鱗紅尾，掃去今時途轍，全提向上爪牙，功魁佛祖而不居，聲震雷霆而難掩。化緣既畢，一笑翻身，天無四壁地無門，畢竟真歸何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負鞍嚙鐵當生涯，佛手明明不可遮。

為靈隱妙峯和尚秉炬

來也如是，浙東山、浙西水；去也如是，七十三、八十二。來去一如，普賢、文殊，清風萬里，擡脚不起。這箇是妙峰和尚臨行得力句子，諸方已為饒舌。雖然，雲月是同徑山，更與一決，且作麼生決？擲下火炬，云：鐵作肝腸，也須迸裂。

為印西堂秉炬(塗毒小師)

塗毒一震，遠近皆死，親聞者誰？松庵老子所謂如是證入，如是踐履，窮萬法之根源，徹千聖之骨髓，至於出沒死生之際，如同遊戲而已。然雖與麼，爭奈命脉猶在徑山手裏。且道把住則是？放行則是？木生火，土尅水。

為擇維那秉炬

蘇州有，常州有，兩兩未為雙，三三不成九。分明抹過威音前，何須更問涅槃後。正恁麼時如何？通身無寄赤條條，破屋從教野火燒。

為一維那秉炬

去却一，拈得七，無孔鐵鎚當面擲。拏著便行千萬里，南北東西絕消息。消息絕，火裏烏龜嚼生鐵。

為開上座秉炬

生從何來，鐵樹花開。死從何去，雲收嶽露。去來生死兩俱忘，火自炎炎風自凉。

為開上座秉炬

昨日茶毗開上座，今又茶毗開上座，忽忽各自奔家鄉，先行後行俱蹉過。不見道：開不能遮，勾賊破家，勇而能斷，只得一半。舉火炬，云：聲前火急要君看。會麼？秦時[車*度]轢鑽。

為覺上人秉炬

迷本無迷，覺亦非覺，纔涉絲毫，病如山嶽。且膏之上、肓之下，如何發藥？擲下火炬，云：擬不擬便著。

為海觀上人秉炬

觀大海者難為水，窮盡煙波一漚爾 。如今漚滅無可觀，回頭喪盡自家底。一不成，二不是，白日青天火把子。

為足知倉秉炬

平生萬事足，知足常自足。所欠惟一死，今朝死亦足。生也足，死也足，種種足，無不足。且如何是足底事？泥捏金剛水底行，紙畫天神火中浴。

為欽上座秉炬

以火炬打一圓相，云：不是心，亦非佛，究竟名何物？若謂死生只這是，欽師猶被馬師惑。如何得不惑去？天色正嚴寒，只宜燒榾柮。

為埴上人秉炬

身心一塊爛泥團，幾曾經歷陶家手。雖然不假埏埴功，其器須知已成就。昨夜無端打破坯模，大地山河一時出醜。正恁麼時如何？冰蠶水底行，神龜火裏走。

為聞上座入塔

某人聞聞聞，不聞不聞，聞不聞不聞。透得這四重關了，便知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春融百鳥喧，雲淨千峰曉。

為法清上座入塔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離念清淨乃能證入。若果能證入，則森羅萬象．四大五蘊．根根塵塵悉皆清淨。指骨云：只這箇豈不清淨？既然如是，不得動著元處安著。

序跋

跋大丞相游公所書心經

此經吾佛以覆大千之舌，所說句句皆心語也。大丞相以運造化之手，所書字字皆心法也。燈既能受持，則知古佛今佛無二心爾。

跋圓覺經集注

喚作圓虧欿了也，道箇覺迷昧了也。黃面瞿曇，十二大士，密說顯演，已是注解。其餘經師論師，於注解中，又添解注。且正文畢竟在什麼處？恁麼問，好與三十拄杖。覺如居士，儻能下手，徑山甘受不辭。

費居士請諸山書金剛經，得最後一分，仍命跋。

若謂如來有所說，則為謗佛；若謂如來無所說，則為謗經。這裏著得一隻眼，瞿曇、善現無地容身。其或不然，非但諸山，乳峯亦遭連累。

跋能凝範三人讚十二散聖

這一隊賊非常敗跡，有贓者五，無贓者七，已經三司明斷，於中一人受屈，屈者重加一等。唵部臨，唵齒臨，急急。其餘並在不赦。嘉定十年臘月二十五日結。

跋船子和尚頌後

船子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安有剩語流布蔡林？是皆傳之者悞，而賡歌讚之者亦悞矣。今又兼行於世，豈不轉悞後人耶？徑山從而注脚，也是蕭何制律。

跋圜悟法語

警誨學徒。筆授之語，盛於圜悟祖師。其縱橫之作，如大藥肆，窻牖洞開，奇材異品，牛溲馬渀，插架盈櫥，貴賤麤細，莫不有也。拈起一物，皆能殺人，亦能活人。中間悞服食者，往往致病，然非藥之咎也。敏既能寶之，宜諦審之。

跋大慧法語

大慧禪師得法自在，譬如川流泉源，其勢就下，浩然無涯。或激而怒，或決而汛，或恬而靜，或暴而吼，變態萬狀，初無作意。及至于海，則混乎一味，而無川源泉流之異。脩羅蚊虻，隨器而飲，皆得充滿，若酌一蠡。自謂盡其大海之量，非愚即憨。

跋雲窠語錄

雲窠入滅未久，有不肖子摘其平生敗迹之欵，成一巨軸，將欲流布諸方，以肆無窮之謗，且携質於子，曲求知證。因為原其語，彷彿橫巾右祖之作，然又節節譌訛，不通翻譯。於中有一句子，稍似唐言，若人辨得，直饒刎頸，未足謝諸，儻涉遲回清凉，贏得鼻孔出氣。

跋念鐵觜語錄

此老平生無所重，惟畜一喙，勘驗諸方，故其所至，一時大老無敢嬰其鋒，由是鐵觜之名大播江湖。後住吳門金芝小剎，有古宿風韻，學者過其門，或以別傳機要及異教之語扣之，隨扣而成頌，如谷答響。其徒摭其緒餘，欲流通於世，且要雪竇剩語，因謂從上佛祖切害處，痛遭一觜，不可禁當，後之覽者，亦宜善看方便。

跋嘯巖語錄

嘯巖一嘯，豈止聞四十里，直得三千剎土，悉皆震驚，猛獸竄伏，飛禽墜落，非雷霆之所擬。今既滅矣，餘音尚存，殷殷紘紘，殆不

可掩。眼裏聞聲者，當自甄別。

跋少林語錄

少林有一句不在六會語中，若人辨得，便請焚却此錄。其或不然，始自篇首，至於卷末，滿紙盈冊，總是黑豆子，不妨從頭咬看，忽然蹉口咬著也不定。

跋石巖語錄

瑞巖緣姪以石巖兄語一編見示，且乞余序語。余與石巖兄固善，然迦葉三昧阿難不知，則吾石巖兄三昧余豈知之耶？後人欲知其三昧，不可無此錄，然不得於此錄中討。若人知得，潮陽有鰐魚。

跋石田語錄

吾父翁活業，為石田兄破蕩無遺。今觀前項所供，皆是詣實。至切害處，不覺咬斷拇指。

跋大歇語錄

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老松源擅楊歧斯旨，噓而發之，大行於世，所至龍象如林，得其要者，吾大歇兄耳。今觀其錄，雖一螢不耀，而冷焰逼人，尤甚於燎原之酷，覽者宜退身七步。

跋大慧出隊歸止知事頭首出迎手帖

此是大慧退閑時帖，既言省緣，又言省靜，觀其恁麼寫出，大故不省也。余持鉢江鄉，純上人持以覓語，奔走中為書，當與大慧併校。

跋破庵法語

破庵老人書此法語曰：恰在侍傍，是時不覺惡心嘔吐而去。經今數十年，豈謂復有寶之者，我所不解。

跋癡絕書石田語

石田供來，句句不實；癡絕寫出，字字譎訛。然上項事於劣弟即無干預，恐後難以分說，書此為憑。

跋無庵語(孟少保)

無庵語質而不文，閱者如喫木札羹然，舌頭具眼底，自有真味。

書楊省元學道論

此書乃五里單牌，十里雙堠也。登徒欲詣之，人不得不一觀。楊公慮其半途而暮者，故求剩語於後，以速其行。雖勉強而作，但恐翻成鈍躓也。

枯禪序

今時師僧往往禪多，病在乾不盡處，非特貫乎形色、作乎四肢，至於八萬四千毛孔皆咂咂地，動輒流出，莫之能遏。求箇脫枝葉、絕氣息底，有若星中揀月。成上人深諳此旨，故以枯禪自名，亦虛空釘橛耳。且欲無準饒舌，予平時不曾與人葛藤，況枯禪分上豈容葛藤耶？成遽而咄曰：已是葛藤不少。徑忍笑書以遺之。

跋闡提頌軸

性上人以闡提為稱，其大旨已見於栢庭友于之作袖軸，亦欲求語，因謂之曰：老夫有一句子，出之不辭，但不知上人信耶？不信耶？與其信，胡為闡提？若不信，則書之何益？闡提聞之，乃仰天掉臂，長歌而去，云：飯一鉢兮香普薰，臥連床兮堂七楹。一句子也年已陳，信不信兮自有人。於是引筆呼之，笑而為書。

跋弼知客山水軸(破庵石田癡絕跋在前)

弼知客，以山水小軸示余。軸雖小而有無盡之意，無盡之意不可形容，不可形容處已為吾父兄形容矣。徑山尚何言哉！

跋用庵軸後

用不及處，熾然用之。熾然用時，卒無可用。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用庵還甘麼？徑山書于即庵後三季。

跋出化先馳頌軸

淳祐五年秋，余將率師出征于山之南，拜玉為先鋒，四方子弟各出奇策以助其行，觀其意，視其勢，決有必勝必取之効。後日奏凱回戈，吾當片枳太虛，為賞有所不吝。

題牧牛圖

誰家牯？誰家犢？谿東谿西，水甘草足。宜乎後夜當春耕，懷袖應難秘斯軸。

題僧畫草虫

似則似矣，是則未是。若是刽利衲僧，不作這般虫豸。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No. 1382-B 大丞相游公祭文

維皇宋淳祐九年，歲次己酉，四月壬寅朔，右丞相兼樞密使、提舉・國史院、實錄院、提舉編修玉牒、提舉國朝會要、提舉編修・敕令、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南充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游侶，謹以香茗之奠，佑昭告于故徑山佛鑑範公無準圓照大禪師之塔。
師起劒閣，錫飛入吳。覺性既圓，聲譽甚都。十有八年，揮塵雙徑。再幻樓閣，一彈指頃。出世間法，非我所知。自世間言，誰能及之。胡不百年，續佛慧命。使彼叢林，知所取正。尺書告別，寂果樂邪。遣一瓣香，臨風嘆嗟。尚饗。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